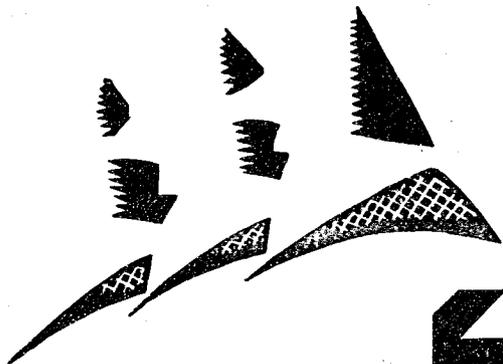


清代三傑

西園左影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第五集回次

- 第六十八回 雲生膝下妖婦發狂癡……………箭中雞頭將軍施絕技
- 第六十九回 將計就計高果臣被戕……………以毒攻毒白教主受窘
- 第七十回 一雀入靈堂牢銜帥手……………雙胎破邪法緊抱夫腰
- 第七十一回 飛章北闕存歿沐天恩……………剪燭西窗賓東論茶務
- 第七十二回 賢夫人不忘守邊客……………悍教主思刺有功臣
- 第七十三回 醫產婦着手成春……………攻回妖出言不吉
- 第七十四回 劣紳通匪挾制三軍……………大將購糧欺蒙二賊
- 第七十五回 逃邊情堪爲往事師……………解奇渴痛飲仇人血
- 第七十六回 金積堡馬賊設陰謀……………仆石巖劉公殉國難
- 第七十七回 少將軍血戰西甯……………老統領魂歸北塞
- 第七十八回 憶誅辭病子述榮哀……………談輓對老人驚識語
- 第七十九回 酬殊勛舉人拜相……………報噩耗愛子遺歸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五集回次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304857

第八十回

攻哈密深知將傾心……… 侵伊犁坐獲漁翁利

第八十一回

因全權俄人起交涉……… 換公事慕友壞良心

第八十二回

狹路相逢冤鬼提頭索命……… 深宵突至閹人獻策生財

第八十三回

學政作庭參童生吐氣……… 尙書行國法巨宦歸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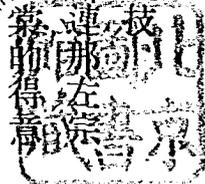
第八十四回

賣私交單聞鶴頂紅……… 動公憤共助魚肚白



第六十八回 雲生胯下妖婦發狂癡

箭中雞頭將軍施絕技



周受三說出妖婦翡翠仙裸了全身，在獄發狂，不但劉松山大吃一嚇，連那左宗棠以及席上衆官，無不認爲奇事。藩臬運三司，因見周受三是左宗棠前得意

門生，忙去敷衍他道：周太尊

受三在籍辦事已保侯補知府

快請入席再談。劉松山等得周受三坐

下，喝了幾杯之後

細

方才問道：太尊是從會甯來的麼？周受三點頭道：是我

自軍門進省，又提妖婦翡翠仙，屢次嚴刑審問，要她供出那個馬化澂究竟好人

歹八，那知那個妖婦矢口不移，說是絕不認識甚麼姓馬的，等我將她收入監

裏，倒說一天晚上，忽據官媒稟報，說那妖婦陡將她的全身衣褲脫得乾乾淨

淨，卽有一股白雲從她胯下生出，竟把獄中籠罩得伸手不見五指，官媒怕她

在弄妖術，不要因此遁走，那就干係非輕，但又因爲雲霧瀰漫，不能瞧見妖婦

只好和她軟求，向她膜拜祝贊，果然雲霧卽散，方才現出妖婦，見她全體裸赤，

容顏愈加嬌豔，便問她爲何忽作妖術，妖婦見問，突然垂淚道：我的法術無次

不靈、自被你們的劉軍門、把那天癸射在我的奶上之後、居然法術不靈、今天我想雲遁、仍又不靈、你快不要拜我、我求你可否轉求你們周大人、快快把我正法、不要再給我吃這些另碎苦頭了、官媒稟報於我、我又自到監裏、只見那個妖婦、果然一絲不掛的坐在籠子之中、見我進去、忽然向我將她雙目一斜、跟着她的私處裏面、放出一股淡烟、那烟一著我的身上、我的心裏、竟會不能自主、心猿意馬起來、幸虧我聽了軍門教我的法子、急把身藏的一塊穢布、向她頭上頂去、妖婦私處裏的那股淡烟、陡然散走、我也回復原狀、妖婦便向我下跪哀求道、周大人、我既被擒、自然只有一死、你要問我馬化澹的事情、我們教官、雖死不肯咬人、那時全監之中的犯婦、都因妖婦赤身裸體、說是污穢監神、於衆不利、頓時鼓噪起來、我怕因此闕監、鬧出大事、急以好言勸那妖婦、叫她穿上衣服、妖婦不肯應允、我命十多個官媒、替她去穿、倒說那個妖婦、只把雙目一注官媒臉上、衆人都會滿臉通紅、大現淫態起來、周受三的一個來字、

尙未離口，席上衆官，個個無不失笑。左宗棠聽得勃然大怒道：「何物妖婦，竟敢施這妖法，說着卽命戈什哈持了大令，去把妖婦翡翠仙，捉來親自審問。」戈什哈奉令去後，劉松山始向衆官說道：「這個妖婦說我用了天癸穢物，用箭射着她的雞頭之上，確有此事。從前李孟羣中丞的令妹李五姐，她曾對我講過，凡是邪法，最忌穢物，我當時卽牢記在心，因爲我們出兵打仗的人物，難免不遇妖人。劉松山說到此地，便向左宗棠笑上一笑道：「爵帥標下又知道凡有妖術的婦人，只有私處和雙乳兩處地方，最容易破法，不過破法的人，倘若破得不好，便有性命之憂。那時爵帥命我小心，不可大意。」補出前文咬耳之事幸而標下的箭法，還能不致虛發。那天標下要與這個妖婦廝殺之先，暗把箭頭用了天癸糞過，臨陣之際，第一箭就射中他的雞頭肉上，妖婦頓時暈至馬下方，被標下所擒。這就是標下擒住妖婦的經過，其實也沒甚麼功勞。左宗棠聽說，很高興的問着衆官道：「諸位同寅，你們老實說說看，我們這位劉軍門，可是一個勇而無謀的人。」

物麼、臬台慶伯廉訪、首先答道、劉軍門一聽李五姐之言、卽能牢記胸中、這就是一個細心的人、有此名將、真正是國家之福、劉松山慌忙謙遜幾句、後軍統領高果臣、此時有了醉意、便向左宗棠說道、穢物爲妖所忌、人盡皆知、照標下說來、不怕劉軍門生氣、似乎也沒有甚麼希奇、聶功廷在旁聽了不服、卽駁高果臣道、高總鎮、這末你可有劉軍門那個百步穿楊的箭法呢、高果臣被駁、無言可答、偏偏強辯道、這是用洋槍打去、也一樣的、董福祥也接口駁高果臣道、洋槍的準頭、也不容易、譬如用洋槍打人、平常時候、不論打在那裏、只要打死敵人、也是一般、但是破法的當口、又非平常可比、倘若萬一沒有打中她的雞頭、打在別處、妖婦倒不會死、打人的、可先受着妖法死了、左宗棠因知高果臣的爲人、同那吳退菴都司一樣、饒勇善戰、確非他人可及、不過鋒芒太露、恐非保泰持盈之器、伏線 注意平時屢以王壯武公、王壯武公之女嫁與左宗同爲堂會彭左三氏每以壯武之言誡人勉人之語、傲誠高吳二人、冀其有所戒懼、或不至半途蹉跌、因爲王壯武每以鈺鋒以屢割

而鈍、源泉以屢汲而渾、治兵莫先於養氣、養氣在心存勿失等語勸人、當時平髮匪、平捻匪的一班名將、無不敬服王壯武的、左宗棠除了劉松山之外、就愛高吳兩個、此時一見大家在駁高果、臣深怕鬧了意見、彼此不睦、於他行軍大、大不利、趕忙用話混過、等得席散、便命劉松山、周受三等、人仍回會甯而去、因爲劉松山的大營、駐在那兒、大衆謝席退出、沒有幾時、那個戈什哈已將妖婦、翡翠仙提到、左宗棠正待親自提審、戈什哈忙跪一足的稟明道、回老帥話、妖婦仍是裸體、沒有辦法、使她穿衣、左宗棠聽了大怒道、本部堂不比別人、曾滌師雖負道學之名、少年時候、還有春燕一聯、膾炙人口、到了晚年、又有彭雪琴佩劍逐妾的艷事、本部堂平生未曾二色、一股正氣、莫非還怕這個妖婦迷惑不成、你快下去、傳諭兩司、速來會審、戈什哈將要退出、左宗棠又喝住道、慢着、吩咐兵丁差役、大堂伺候、戈什哈奉命照辦、等得兩司都到大堂、兵丁差役、執刀的執刀、執棍的執棍、兩縣也帶刑具伺候、左宗棠坐出之後、兩司照例庭參、兩

旁的兵丁差役，一聲堂威，戈什哈高唱一聲，兩司復又躬身一揖，退至兩邊預設的桌上坐下，兩縣站在一邊，很有戲文上三堂會審的威風。作者如此描寫，非寫左氏之威，乃寫蘭州已演劇矣。

妖婦之奇此事

當時左宗棠又命大開轅門，一任百姓觀看，蘭州百姓，何消說得，這

天前來看左爵帥大審妖婦，翡翠仙的民衆，真是萬人空巷，擁擠不堪，在那妖婦

一經提上的時候，一班少年民衆，陡見一個光身赤體，二十四萬分美貌的翡翠

仙，嬌滴滴軟洋洋，六字香，無倫跪在大堂之上，頓時情不自禁，鬨然發喊一聲，當下陡

聽得嘩啦啦的一聲巨響，說也好笑，那座極其堅固，畫着一隻要想吞日大貪

的照壁，早被民衆擠倒下來，跟着又有三五萬的民婦，各人手執棒香一枝，

如朝湧般的奔至大堂之前，人聲嘈雜，萬頭攢動，八字繪齊向左宗棠跪香，要求

赦了翡翠仙，左宗棠忙命兩縣好言勸散，方才喝問翡翠仙道：「一個婦人，應以廉恥

爲重，你既懂得一點邪術，難道連父母的遺體，都不知道愛惜的麼？本部的今天親自審問，正是你的便宜之處，你能老實供出馬化澹的爲人，本部堂可以

法外施仁、赦爾一命、也未可知、左宗棠一邊說着、一邊把那驚堂一拍道、好好供來、否則大刑伺候、翡仙聽說、便將她那一捏柳腰、輕輕一扭、跪上半步、雙眼望着左宗棠、以及滿大堂的人衆、很流利的一瞄、倒說滿堂人衆、上自兩司、下至兵役、無不雙眼緊閉、不敢正眼瞧他、如此靈驗、非妖術不能、左宗棠呢、却能鎮定如恆、未爲所動、又喝聲道、你這妖婦、快快不必再用這般妖術、本部堂聞你在那監中、只求速死、一個既求速死、試問還有甚麼顧忌、何必如此再幫姓馬的呢、翡仙瞧見左宗棠不爲妖術所迷、只好磕上一個頭道、爵帥所說甚是、一個人已到求死、還有甚麼顧忌、不過犯婦確不認識姓馬的、叫我供些甚麼、左宗棠搖搖頭道、好個妖婦、真的矢口不移、說着、卽向左右喝聲道、將她重責一百大杖、再說、翡仙急將她的雙手向左右執刑的一攔道、且慢、又朝左宗棠拱手說道、大清律例、婦人若非犯姦、不得笞杖、左宗棠不待翡仙說完、忙喝問道、你懂律例、那就好講了、本部堂問你、你可知道本朝定例、婦人得免笞杖、無非保其廉恥、你

今裸體迷人，還有廉恥不成，翡仙語塞，自己伏至階下，預備受杖。此時臬司已將雙眼睜開，出位向左宗棠打上一躬道：妖婦既是不肯承認，知道馬化澹，爵帥何必定要問她，況她本與馬化澹不是一案，這個朝廷的大堂，一個裸婦在此，任人觀看，殊失威嚴。說到這句，暗比一個手勢，似請左宗棠迅將翡仙問斬之意。左宗棠連連點頭，便命左右斬了此妖。那時的董福祥，還是一個千總職位，忽然福至心靈起來，不待左右動手，他就很快的拔出馬刀，向那伏在地上的翡仙，疙瘩一聲，早將一個血淋淋的美人腦袋，提到手中，獻與左宗棠過目。左宗棠大喜，正待誇獎董福祥的當口，誰知一班跪香的婦女，忽又鼓噪起來，大有要搶翡仙腦袋的樣子。董福祥急携翡仙之首，奔出大堂，越過民衆面前，到了旗杆底下，將身一縱，恍如猿猴一般，索索的援木而上，頃刻已至杆頂，懸首杆上，又用一隻手，抓住旗杆，將身向外一颺，兀像一面旗子，懸在那兒，復又拔出手槍，向着民衆大聲喝道：你們不散，老子便打你們一個稀爛。他的爛

字未曾說完，如蟻般的民衆，頃刻間散得無影無踪，寫得如火如荼，有聲有色，妙妙等得董福祥溜

下旗杆，回到大堂，左宗棠已經退堂入內，董福祥入內稟覆，左宗棠連點其首道：「好好辦得很妥，你且回到會寧，聽候本部堂的陞賞便了。」董福祥謝了退出，連夜騎了快馬，奔至會寧，等他趕到，老遠的已經聽得一片喊殺之聲，料知劉松山又在和那白彥虎的部下開戰，他又拔出手槍，大喝一聲，殺入陣去，抬頭一望，不禁把他這位殺人不眨眼的董福祥，千總大老爺，嚇得連連稱奇，你道爲何？原來那個僞皇后白朱氏，僞宮主白珊瑚，也是光身赤體的，正與劉松山在那兒大戰，真正奇談董福祥雖然口中稱奇，但怕他們主將劉松山着了兩個妖婦的妖術，忙不迭的把槍瞄準那個僞皇后白朱氏的咽喉，拍的一聲放去，當時在董福祥的意思，自恃他的放槍工夫，也不弱於劉松山的箭法，以爲一槍打去，一定要使白朱氏那個標緻腦袋，立與頸項脫離關係，豈知說也奇怪，只見那個白朱氏，起先故作不知，直待子彈已經近身，方才用她手上的一把馬

刀飛快的向那子彈一擋，同時撲的一聲，先將那個子彈擋了回來，雖然未把董福祥這人打死，可也危乎其危的了。董福祥一見白朱氏有此絕技，倒也知難而退，正擬回馬，忽又聽得呼呼的一聲飛箭之聲，疾忙定睛一看，那枝飛箭早已不偏不正的射中白朱氏的雞頭肉上，那個白朱氏的身子，一經中箭，就在馬上晃了幾晃，撲的掉下馬去。此時的董福祥，在旁瞧得清切，如何還肯放過，立即一馬梢至白朱氏的跟前，手起一刀，砍下腦袋，取到手中，飛馬去向劉松山那兒獻功。那知董福祥尚未奔到劉松山那兒，那個僞公主白珊鳳，早又飛馬追來，要想奪回她那母親的首級。董福祥一聽鈴聲將近，知道白珊鳳妖術更加厲害，一時沒有主張，不覺喊出一聲我命休矣。董福祥正在一邊大喊，一邊持了首級伏鞍而逃的當口，就在此時，又見他的主將劉松山向他大聲高喊道：董千總不必害怕，本軍門前來救你來也。劉松山的也字，剛剛出口，跟着又向白珊鳳的右乳之上，撲的一箭，可憐這位白珊鳳，母親的首級沒有

搶到自己又跌馬下，董福祥趕忙掛下身去，順手一刀，又將白珊瑚的首級砍落，取到手上，把那兩個首級併到一起，朝着白軍陣中一颺道：「你們要命快快投降，那班回兵，一見白后母女均死非命，只得一聲發喊，潰散開去。官軍既是大獲全勝，劉松山忙向董福祥誇獎道：『今天董千總的功勞不小，快快回營記功。』當下他們二人回到營中，有人接過白氏母女首級，劉松山大排酒筵，請董福祥坐了首席，衆將挨次坐下奉陪。劉松山笑向大衆說道：『今天本軍門有兩樁可喜之事，諸位可曾知道？』衆將一齊答道：『軍門又得兩個巨匪的首級，可是兩樁喜事。』劉松山搖頭道：『非也，一樁是殺了白匪母女，一樁是我們這位董千總。他本是回教，居然能夠一點沒有徇私，真正可喜。』董福祥在同教之中極有勢力大衆聽了，無不稱贊董福祥道：『董總爺，你真是一位硬漢，也是邦家的福氣。』原來回教的義氣最重，每有私下徇情之事，董福祥偏偏不然，正是異事。當時董福祥忙答大衆道：『福祥雖是一個粗人，對於公私二字，尙能分得明白。我若對於白氏母女要』

留私情，那就不手刃那個翡仙了。大眾聽了，一時不解。董福祥始將左宗棠親坐大堂，審問翡仙，以及他趁翡仙伏地受杖之時，砍了翡仙之事，一情一節的述給大眾聽了。大眾和劉松山聽說，更加誇董福祥的武藝不置。及至席散，劉松山辦了公事，專人把那白氏母女首級，送到左宗棠那裏請功。左宗棠看了公事，一面將那兩個首級，轅門號令，一面飛奏朝廷。又過兩月，因爲長久未得劉松山那邊的軍報，正在惦記之際，甯夏將軍吉祥前來拜會，請見之後，吉祥面現驚惶之色的問道：「季翁此地這幾天，可得着劉軍門的軍報麼？」左宗棠搖頭答道：「沒有沒有，兄弟正在這裏擔心，老哥那邊可有甚麼確信？」吉祥連連答道：「敝處的協參領兀爾達，剛從定西一帶查案回來，據稱那個巨匪白彥虎，因見他的妻女將官，一同被擒，號令已把平涼靜寧一帶要隘，統統佔據，手下回兵約有十萬，聲稱非將劉壽卿軍門和董福祥周受三等，捉去報仇，誓不爲人。」左宗棠聽了，大驚道：「平涼靜寧，都是要隘，兄弟早已防到，日前業已檄調

高果臣一軍、從他清澗防地、進駐靜寧、以阨白匪、怎麼好久未據詳報、不知何故、左宗棠剛剛說到此地、只見一個戈什哈帶進一個密探、左宗棠忙問、可有甚麼緊要軍情報告、那個密探跪稟道、回爵帥的話、探子探得清澗地方的高軍、似有變叛情事、只因那兒步哨太多、不能進去打聽、左宗棠和吉祥兩個、一聽密探之話、不覺一齊失驚道、這還了得、左宗棠又對吉祥緊蹙雙眉的說道、高果臣的饒勇善戰、是他長處、性情浮躁、是他短處、兄弟屢屢勸誡、不料竟有此變、現在不知究是怎麼一回事、吉祥聽說、忽冒冒失失的問道、高果臣這人可靠麼、不要受了匪衆煽惑、他竟做起忘恩負義的事情起來、果然如此、省垣地方、頗覺可危、左宗棠大不爲然的答道、老哥不要多疑、兄弟行軍多年、別的長處、雖然沒有甚麼、自己將領、何致叛我、我料高果臣必因意氣用事、部下不服、爲匪所乘、或者有之、吉祥連忙謝罪道、這是兄弟以小人之心、在度君子之腹了、左宗棠卽命密探再去探聽、又急問戈什哈道、陳亮功陳大人、昨天稟

辭不知走了沒有，就是走了，諒還不遠，快快派人前去追回。陳亮功本與蘇元春齊名親率本部駐紮靖遠一帶戈什哈奉命去後，吉祥也就告辭而去。及到半夜，陳亮功已被追回，連夜進見。左宗棠急問道：平涼一帶被匪佔據，高果臣那兒又有兵變之事，你可曉得現在怎樣辦法？陳亮功忙答道：標下剛據飛探稟知平涼之事，我們壽卿軍門似乎稍稍疏忽一些。左宗棠道：此刻不是說空話的時候，你快率領本部隊伍趕快去到清澗，只要來得及，總要保住果臣性命才好。平涼那兒我自另派人去，陳亮功聽說一連答應了幾個是字，趕忙退出，漏夜料理前往。那知尚未趕到清澗地方，又得探子報稱，說是清澗地方火光融融，似乎無路可以進兵。陳亮功正擬問話，忽見李成柱單身的飛馬而至，正是

自古軍情同一轍，如今謀略異當時。

不知李成柱究由何處而來，可知清澗之事，且閱下文。

評曰：劉松山老當益壯，左宗棠可謂識拔非虛。董福祥彼時異常能幹，不圖

庚子之役、顛預竟至如是、前後判是兩人、殊可怪也、此回敘述甘省軍事、皆爲非經人道之作、故評者不第贊美作者之文學、且更欽佩作者之經綸也、左氏平西、至無參攷書籍、此書益足貴矣、

徐枕
亞著

清宮濺血記

一册定價
大洋五角
(六折)

本書所記。為清宮一種祕史。有美人。有俠客。情節熱鬧異常。以枕亞先生生花之筆描摹之。無不栩栩如生。且所記。均為事實。尤與憑虛構造者不同。茲將回目列下。備閱者瀏覽焉。

- 第一回 北京城名士坎珂
 - 第二回 皇太子有意採花
 - 第三回 皇宮內君臣定計
 - 第四回 胡言妄說太子調情
 - 第五回 救難婦阿兄行俠
 - 第六回 劫內監打聽冤情
 - 第七回 林舉人以身許知己
 - 第八回 賢尙書設計破冤案
- 如來廟美人施俠
 - 白小姐無心惹賊
 - 中堂府母女嫉驚
 - 嚼舌列身貞女殉節
 - 探消息劍客進宮
 - 罵尙書提出訴訟
 - 陳尙書為國誘東宮
 - 聖天子守法殺親子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六十九回 將計就計高果臣被戕 以毒攻毒白教主受窘

陳亮功正在茫無頭緒之際，忽見李成柱到來，不禁大喜，忙問道：「你與果臣所紮的防地，還不甚遠，可曾聽得一些確信？」李成柱見問，便帶着悲音的答道：「果臣已遭戕害，言之可痛，不是我到了此時，還在怪他。此次之變，果臣總有三分疏忽，陳亮功一聽高果臣業已遇害，連連地蹀足道：「軍事尙未得手，先喪我們一員大將，怎麼好法？」從前抱澤之情，勝於弟兄，今則爾詐我虞，言之可慨。李成柱忙勸住陳亮功道：「你也不必徒自傷感，人死不能復生，且聽我把此事的始末告訴你聽了，我們再籌對付辦法。」陳亮功又喚了一聲道：「快說快說，我此刻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我若不替我們果臣報仇雪恨，誓不姓陳。」李成柱接口道：「這個自然，果臣爲人，雖然有些自負，確是一位名將，他此次的失著，真正叫作陰溝裏翻船。」足見左宗棠也，有知人之明。果臣自從那天席上和人爭論幾句，回到清澗防地之後，就想獨自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情，以塞衆口，他見劉壽卿既是比他立功在先，便思卽把那個馬化澹擊下，

獨占大功，無如太覺性急，沒有防着人家，他只知他手下的那個丁兆熊營官，是他一手提拔之人，決不至於對他生出異心，就在由省回防的當天晚上，把兆熊請到他的坐營，告知他道：我現在且不管馬化澁，究竟是好人，歹人，總想將他立刻拏到，獻與爵帥，讓爵帥自去審問，方始如我心願。兆熊起先還阻止他，何必多事，說是只要將我們應做之事辦妥，並不是無功可錄的。果臣聽了，大不爲然，他就駁着兆熊道：我們應做之事，我又不是一定全行放棄，倘能先將姓馬的拏到，再辦應做之事，豈非功上加功。兆熊不好硬駁他的上司，只得答應去找眼線。當時果臣瞧見兆熊業已承認下來，自然十分高興，馬上交付兆熊五百銀子，限他三天之內，非將眼線找到不可。兆熊却也誠心，不到兩天，真的找到一個名叫丁幹成的劣紳，又由丁幹成約了一個名叫鄔連生的同黨朋友，一同去見果臣。丁鄔二人一見了果臣，說是那個馬化澁，雖然行踪靡定，時而出門，時而在家，只要先去買通馬化澁的胞姪馬八條，卽有辦法。果臣聽

得言之成理、當然極其贊成、當時也不查查丁鄔二人、倒底是些甚麼東西、陳亮功聽到這裏、便岔嘴道、丁兆熊本是果臣的心腹、他去找來的人、果臣自然放心、李成柱亂搖其頭的答道、豈知偏偏悞在兆熊手上、你要曉得一個人上了人家之當、害了他上司的性命、試問和那存心害他上司之命、有何分別、故世

之曾諒
之有益陳亮功又接口問道、難道果臣就死在丁鄔二人之手的麼、李成柱點點頭道、你不要打岔、聽我說完再講、陳亮功將手一颺道、這末你說你說、儼然李成柱又接着說下去道、照了鄔二人的初意、原也想去買通馬八條、只要如意、如意的能夠掣到馬化澹、這場功勞、却也不小、所以當初確是真心、並非假意、誰知那個馬八條的手段、却高過了丁鄔二人萬倍、一等丁鄔二人前去買通他的時候、他就第一句要求、他偷辦到馬化澹、要弄一個男爵玩玩、丁鄔二人本是一雙渾蛋、倒說頭頂磨子不覺輕重的、居然一口就答應了馬八條、其實那個馬八條是、恐怕答應太快、反使丁鄔二人起疑、故意要求要想封爵、方近

情理，寫得真，常曲折豈知丁兆熊和丁鄔二人正在求功甚急之際，一見馬八條似乎見利忘義，於是十分相信，馬八條又因他的那位馬化澹胞叔住在金積堡地方，離開清澗很遠，若將此事先去稟知馬化澹知道，往來轉輾的通信，未免耽擱日子，所以決計由他一手包辦，只要丁鄔二人不疑就好。丁鄔二人本已得了丁兆熊的五百銀子，只望越快越好，事成之後，還有大功，對於如此一個大大漏洞，倒說一點不問，單把馬八條已經一口答應，單望封爵爲酬之事，告知丁兆熊聽了，丁兆熊又隔一手，自然更無駁語，便將此事稟知果臣，果臣一見如此順手，一面假意允許封爵，存心也，就不好一面還委丁鄔二人充當高字軍的巡查，湘知馬八條那時的馬八條雖然在想將計就計，做件大事，但是如何進行，一時還沒主意，及知丁鄔二人已經做了高字軍的巡查，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急對丁鄔二人說道：恭喜恭喜，這件大事，今天方有把握，丁鄔二人不懂此話，

便說一個小小巡查，也沒甚麼關係，何喜之有。馬八條却把他的雙肩一聳道：你們兩個，真是一對呆鳥。我們的那位叔子，他是有法術的，你們總該知道。我們既要謀他，手下至少須有幾百個出力的人物，你們已得高字軍的巡查，就好彰明較著的去招巡丁了。馬八條說到此地，又朝丁、鄔二人鄭重其事的說道：你們二位，快快聽我調度。馬上去見高統領，要求准許各招五百巡丁，以便辦理這樁大事。倘若高統領要撥他的隊伍充當巡丁，你們萬萬不可答應。只說非用吃回回教的人充當不了。丁、鄔二人忙問道：倘若高統領不准呢？或是准而不許我們自己去招呢？馬八條搖手道：放心放心，一定答應。否則你們可以辭差要挾他的。丁、鄔二人聽了大喜，果去照計行事。

丁、鄔二人已中馬八條之計，還說照不行事，作者善於描寫，如臨抽絲，層層出計。

辭於文
妙筆

拜托丁、兆熊轉求果臣，果臣起初還說：何必另行招人，現有隊伍，豈非一樣。丁、兆熊忙替丁、鄔二人代辯道：他們既有計劃，統領何必駁斥。果臣聽了兆熊之言，方始答應。馬八條又將他的心腹回民，統統荐給丁、鄔二人充了巡丁。

馬八條一見事已妥貼，一天晚上特地辦了一桌上等酒席，邀請丁鄔二人赴宴，及至酒過三巡，馬八條忽然對着丁鄔二人猶笑一聲道：其人可殺你們二位，今天腦袋猶在項上，再過幾天，便難說了。丁鄔二人不待馬八條說完，不覺大嚇一跳道：此是甚麼說話，你我既在幹此大事，不久你得男爵，我們也好叨庇保個小官，馬八條忽又搖着頭的低聲說道：這件事情，今天我老實和你們說了吧，我那叔子，不但知道法術，而且能夠未卜先知，我們三個如何可以謀他，幸虧此事，我未稟知於他，不然，你們二人以及高丁兩個，早已化爲灰燼的了，甚至連灰燼已被毒蟲吃了。丁鄔二人一見馬八條忽然變卦，況且又在他的家裏，逃都沒有逃處，頓時一急之下，只好撲的一聲，一同跪在馬八條的面前，口稱饒命。馬八條一任丁鄔二人跪在地上，故意不答，丁鄔二人復又哀求道：馬爺爺，難道一無法想的麼？馬八條至此，方才答話道：依我則生，不依我則死，你們二人自己主張，丁鄔二人急答道：一定依你，一定依你，只求救命。馬八條

一面叫二人起來，仍歸原坐，一面說道：「我們叔子，此時不來，怎治你們和我之罪。大概還是瞧我這個姪子面上，否則一個未卜先知的人，難道也和你們這一對呆鳥一樣不成？」此時之呆鳥不知是，否上文之呆鳥一我因一時糊塗，一心想做男爵，幾乎被你們二人所累，不保性命，幸虧醒悟還早，我的主意，只要你們二人，去把高果臣謀害，就在此地發難，我卽前去稟知我們叔子，率了頃堡的回兵，前來接應你們。馬八條說到這裏，又與丁鄔二人咬着耳朵道：「白彥虎、白翟野主等人，都是我們叔子的門徒，只要先除劉松山，次滅左宗棠，我們叔子做了皇帝，我是親王，你們二人，要得男爵，也不繁難。」丁鄔二人至此，真的如夢方醒，忙指指馬八條道：「馬爺爺，你這個人的辦事，真正可算得有手段的了。你老人家既然要幹此事，老早和我們說通，我們二人，只要有奶便是娘，有鬚便是爺，無有不遵命的馬八條聽說，笑上一笑道：「我防早和你們二人明說，萬一不肯答應，豈不悞事。」丁鄔二人也笑道：「這末馬爺爺，你難道也會未卜先知不成，否則怎麼知道姓

高的，要找姓丁的，姓丁的，要找我們，我們找你呢？馬八條很得意的答道：「本是我們叔子派在此地的坐探，只要一有機會，無事不可便宜行事，不然我所荐給你們上千個的巡丁，也沒這般快的呀？」丁鄔二人聽說，自然恭維馬八條幾句，方又問計道：「馬爺爺，我們二人，此刻回去，怎樣發難，你須指教一切。」馬八條接口道：「你們二位，此地改謂二位行文一絲不亂，回到巡查營內，推說我們叔子已經被我誘到，單請高果臣、丁兆熊兩個，一同去到你們營內會審，他們二人，包你喜極不察，深信不疑，等得他們一到，你們二人，即將他們殺死，馬八條說着，又向丁鄔二人輕輕的說道：「高軍兵士，早被我們的那些巡丁聯絡好了，只要有人發難，他們一定變叛，不過高營離開那個李營不遠，你們須要好好防着，若能守定幾天，我即飛調白翟野主前去援助你們，我現在暫且封你們二人做個副元帥之職，一俟我們叔子到後，再行陞賞便了。」丁鄔二人聽到此地，真連他們兩個的屁股，也要笑了起來，馬上奔回巡查營中，先傳幾個頭目，告知馬八條的

主張大衆本是馬八條的心腹，早已預備舒徐，只候丁鄔二人爲首行事。丁鄔二人立即同見丁兆熊，再同丁兆熊去見高果臣。高果臣一聽馬化澹果真誘到，那有工夫再查真僞，忙同丁兆熊只帶幾個近身親兵，跟着丁鄔二人，高高興興來到巡查營內，尙未站定脚步，丁鄔二人頓時大喝一聲，一刀一個，可憐高丁兩個，早已一靈往封神台上去了。丁鄔二人一見事已得手，急率全營巡丁，一齊殺入高營，好在高營之中，大半已被這班巡丁，早先煽惑好了，自然一個變叛起來，縱有幾個高丁的親信，不肯附和，無非都做枉死之鬼。丁鄔二人既據高營，馬上就了副元帥之職，一面逼迫附近的回民，一同作亂，一面專候那個白翟野主到來，便好大舉進攻省垣，再加當時甘省的回民，對於天方新教的幾個主腦，早經敬服得如醉如痴的了，一見有人發難，誰不情願加入。當時探子報說清澗地方，業已起火，無路可通，正是那班回民焚殺淫掠，在那兒張威的時候，這位李成柱一直說到此地方，才喘了一口氣，又對陳亮功說道：

兄弟的坐營，雖然距離清澗不遠，可是衆寡懸殊，故此單身進省請兵，不圖在此碰見了你。我先問你一聲，你究竟帶了多少人馬來的？陳亮功一直聽得李成柱說畢，又見問他人數，趕忙用他五隻手指一比道：我只帶了我的本部五營，照你所說那裏的人數，很是不少，我也問你一聲，究有多少確實數目？李成柱也將雙手向着陳亮功的臉上一颺道：至少十萬，陳亮功聽了一嚇道：如此說來，我們兩處的人數，併在一起，還不及他們二十分之一，如何能夠前去剿辦？李成柱又問道：省裏還有多少軍隊？陳亮功搖着頭道：不多不多，現在平涼靜甯一帶，都被匪人所佔，會甯那兒，又沒信息到省，依我之見，省垣既沒甚麼大兵，我們兩個，就是去見爵帥，也是枉然，況且爵帥一向重視我們的事，已至此，只好你我二人，負此責任的了。李成柱想了一會道：要末你就同我回去，再由我命人飛報蘇元春那裏，請他率隊來援。陳亮功點點頭道：只有這樣，李成柱急辦一封公事，飛報蘇元春去後，即同陳亮功二人，率了隊伍，到他防次路。

過清澗相近的地方，遠遠的望去，就見火光燭天，烟霧迷目，令人見着，竟至氣餒。及至他們二人到了李成柱的防次，就有探子報上，說是高營全叛，丁鄔二匪作了主腦，聽說那個白翟野主，一到清澗，就要進攻省垣，李成柱聽說，單命再探，正待去和陳亮功有話，只見陳亮功部下一個名叫雷振邦的營官，忽來獻策道：沐恩知道此地定西附近地方，有個名叫沙利奉的回教主，他是老回教，本在反對天方新教，只因他的勢力，不是白彥虎的對手，只好蟄居此地，聽說他的手下，也有回民數萬，但是徒手居多，我想前去運動他去，李成柱陳亮功兩個，不等雷振邦說畢，連連稱是道：此計不錯，但怕那個姓沙的，不肯相信我們，雷振邦道：二位統領，且勿着慌，現在事已危急，沐恩情願一走，陳亮功道：你肯親去，自然再好沒有，不過也得小心一點的呢，現在我們爵帥手下，只有我們這幾個寶貝了呢，雷振邦剛剛才走，蘇元春那邊，還未得着李成柱求援的公文，已經先派一個名叫徐梁生的統領，率了五個糧子到來，李陳二人

對於徐梁生本是熟人，赶忙迎入營內，告知大概。徐梁生道：「敝上司蘇總鎮，隨後就到，但願雷營官此去接洽妥當，那就不懼他們了。」李成柱接口道：「丁鄔二匪，還不甚麼可懼，只是那個白翟野主的妖法厲害，我們大家須得加意小心。」徐梁生道：「邪法最忌穢物，尤怕孕婦。」徐梁生說到此地，忽然把眉一蹙道：「我是只好暫且對不起此地幾個孕婦的了。」陳亮功道：「太覺殘忍，那也不好。」徐梁生把手向他大腿上很重的一拍道：「陳統領的口吻，也和我們的蘇總鎮一樣。我說這些都是婦人之仁，不在大處落墨。」仁不學兵此言信然怎樣當此大敵，徐梁生說着，立即下令，吩咐手下兵士，快把附近一帶所有孕婦，統統捉來。陳李二人，不好阻止，只得兵士去後，李陳二人，又向徐梁生問道：「丁鄔二匪，在那裏白翟野主未到之先，不敢來攻我們，我們可要出其不意，前去攻他一陣呢？」徐梁生搖手道：「且俟我們蘇總鎮到來，或是沙利奉那邊，有了確信再說。」李陳聽說，也以爲是。沒有幾天，蘇元春已率大兵到來，李陳二人，大喜之下，忙將丁鄔二匪作亂始

未告知蘇元春聽了，蘇元春雙眉一豎道：「這點小匪，怕他怎甚？」徐梁生接口道：「白翟野主的妖術，不可不防。」蘇元春方待答話，忽見陳亮功的那個雷營官，面有喜色的恩恩走入道：「沙利奉已被沐恩說動，只要我們這裏接濟餉械，他願去打白翟野主的頭陣。」蘇元春聽了大喜道：「好好快快派人送去。」雷振邦道：「沙利奉說料白翟野主未必逕來此地，必由小佛碎進窺省垣，他們先到小佛碎附近地方，前去攔擊。」陳亮功道：「這也料得不錯，我們何不立即前去包圍清澗呢？」蘇元春聽說，即命徐梁生擔任先鋒，陳亮功的五營擔任左翼，李成柱的五營擔任右翼，定於本日酉刻出發。徐梁生出發的當口，帶有二三名裸體孕婦，蘇元春不便禁止，單勸徐梁生能夠保全一個，須得保全一個。徐梁生的隊伍開出未久，蘇元春的李三軍，也就繼之出發。及至大軍將那清澗地方包圍的時候，白翟野主已有信息通知了鄔二人，即率大隊去至小佛碎會齊。丁鄔二人尚未出發，已被蘇元春的李三路人馬包圍起來。丁鄔二人既無軍事之學，

又少作戰經驗，一見大軍包圍，先已着慌，兩個副元帥沒有調度，除了兩營巡丁，以及高果臣原有的隊伍，總算可以一戰之外，至於那些回民，人數號稱十萬，真是一班烏合之衆，如何禁得起蘇陳李的大軍一擊，再加李成柱和陳亮功二人起先所懼的，無非是怕白翟野主的邪術，此刻既已知道決不來到清澗，胆子自然越大起來，這晚上的一場廝殺，丁鄔那邊，自然大吃敗仗，雷振邦一見業已得毛，忙又傳令諭知原有的高軍隊伍，准其反正歸降，高軍隊伍本被煽惑而叛的，對於官軍，原無甚麼戴天之仇，一聞招降之信，頓時一聲發喊，馬上仍變官兵，僅剩一千巡丁，還有甚麼能力，只有立時潰散，丁鄔二人，於是不費吹灰之力，已被徐梁生雷振邦這邊俘虜過來，蘇元春瞧見已沒事情，便在清澗駐紮，第二天的黎明，又得快馬飛報，說是那個沙利奉，得到官兵的餉械，已在小佛坪附近的那座臥虎崗上，正與白翟野主的隊伍開戰，沙利奉的回民，雖沒甚麼邪術，可是恨極天方新教，蓋了他們面子，因此人人拚命，個個

忘身，居然以一當百，白翟野主，不覺大受其窘。蘇元春聽說，卽命徐梁生率隊前往臥虎崗助戰，正是：

害人實已毫無用，訴憤訴冤大有靈。

不知蘇元春打發徐梁生走後，對於丁鵠二人，怎樣處置，且閱下文。評曰：此回描寫丁鵠之軍，起初如火如荼，以致陳李二人，不敢正視。後則一敗塗地，如此之速，真正是頃刻變幻莫測之寫實也。讀了此書，無形增進軍事之學不少。

李涵秋著

俠

鳳

奇

緣

六册定價
二元四角
(六折)

本書爲江都李涵秋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全曾逐日披露於新聞報快活林。現歸本局印行。先生長於社會小說。此書則兼帶言情。復經嚴獨鶴先生代爲編次加評。畫龍點睛。益臻神妙。全書分三十八回。得三十餘萬言。

徐枕亞著

雪

鴻

淚

史

一册定價
大洋一元
(六折)

本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有亦爲枕亞生平第一嘔心著作。凡閱玉梨魂及喜閱哀豔詩詞尺牘者。均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册。得二百二十餘面。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七十回 一雀入靈堂牢銜帥手 雙胎破邪法緊抱夫腰

蘇元春既命徐梁生率隊往助沙利奉之後，便問陳亮功李成柱二人道：「二位統領，那一位押解了鄔二匪晉省？」李成柱先答道：「陳統領奉令來此，自然是請陳統領晉省，陳亮功忙接口道：「押解了鄔二匪晉省之事，小前去圍剿白匪之事，大依我愚見，只要派他一哨隊伍，押晉省去便得。」蘇元春連連搖手道：「不可，不可，鄔二匪戕官作亂，乃是兩個要犯，我們爵帥一定在那兒盼望，手刃二匪，好替高統領雪恨，況且此去，必須經過好幾處的險要，萬一白翟野主各處已有布置，自然當心一些，爲妙。」愚見准請陳統領親率本部，押着二匪晉省，我和李統領兩個，繞攻小佛磬的後面，給他一個不防，如何？」陳亮功聽說，只好答應。現在先叙陳亮功押着鄔二人晉省之事，且把蘇李繞攻白翟野主的事情，容後接上。原來左宗棠這人，對於他的部將，真的比較子姪還要重視，只要一聽傷了他的大將，恨不得親臨前敵，方始稱心，無奈他是主帥，非在省垣居

中調度不可，那天打發陳亮功去後，迭據探報聲稱，丁鄔二匪的人數不少，正恐陳亮功前往，寡不敵衆，深以爲憂。嗣聞丁鄔二匪，又有白翟野主加入，陳軍不知法術，豈不危險。方擬檄調劉松山去剿清澗，忽見那個賀瑞麟指名有事，陳說趕忙請入，賀瑞麟拱手說道：「我聞爵帥擬調劉壽卿軍門前往清澗剿匪，不知可有此議？」左宗棠點頭道：「確有此議。」賀瑞麟連擺其頭道：「如此，蘭州危矣。」莫謂文人不
知兵事之學左宗棠失驚道：「怎麼？」神情
活現賀瑞麟不答這話，却在懷內摸出一封信來，一面遞到左宗棠手中，一面說道：「此是敵友徐杏林方伯給我之信。」爵帥看完，再談，左宗棠忙去展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聞公已應左爵帥聘，主講蘭州書院，忻極慰極。爵帥既受督師秦隴之命，雍涼號稱山河百二，爲國家西陲屏障，頃值回氛，亂離瘼矣，自非出羣才略，如寇子翼、馮公孫之儔，無能摧陷廓清者。某曾少游秦隴，略習其山川風氣，回民強獷，柔良者事畜牧，凶慄者則帶刀行劫，營中將士十九皆回，漢民極孱。

懦無復秦時銳士、漢氏良家六郡武力矣、平時釁隙已深、因料三秦有事、必花門首禍、欲著徙戎之論、乃不旋踵而禍作矣、蔓延至今、兵力益不可用、財賦殫竭、四方皆不能挹注、師行往往數月無居人、農業盡廢、糧食告罄、既無轉穀他省之理、又山谷糾錯、水泉乏絕、卽能裹糧峙糗、窮追深討、彼則逃匿荒寨、遁出關外、俟我深入、乃潛斷糧路、與汲道、我軍未有不餒者也、竊以爲秦事不獨在猛戰、而在方略、處置爲遠大之謀、且今秦事尤極糜爛、各營兵士、精銳消沮、遠方招募之士、聞風已不樂往、卽往亦不能戰、米麥全不可得、當此而欲卷甲直趨、雖賁育之勇、韓白之謀、亦困於石、據於蒺藜耳、爲左公計、急宜奏請屯田、必二三年、乃見成效、米穀旣足、練軍亦就、然後引兵下隴、戰勝攻取、可運諸掌、左公如以爲是、上奏時、須與朝廷約、勿求近效、勿遽促戰、必食足兵精、始可進討、請以三年爲度、昔王翦趙充國輩、皆定規模、堅方初議、與君相固者、卒以成功、乞公爲左公陳之、仿此意行之、如得棗祗任峻

輩專務墾闢，力行功課，軍食既足，士飽馬騰，其與轉餉他省，功相萬也。他日進兵，視尤驍黠者，誅翦之餘，既不能盡誅，俟其畏服，請撫，因兵力移而分置之西甯階岷，或延榆邊外，聽立四村，勿與漢民雜處，杜塞蹊隧，擇隨立戍，布以威信，又簡彼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約束，無復闖出滋擾，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今左公至於進兵，則威信未樹，縱能克制於一時，未必久安於日後。武侯之處孟獲，固深知此中之層次也。某近來多病，仲帥又不放歸，奈何奈何。

在宗棠看畢此信，交還賀瑞麟後，始極鄭重的說道：徐某之論，極與吾友王柏心相同。從前曾經聞之，他既遠道貢我智囊之寶，自當一一照辦。但是近來清澗之變，患在眉睫，恐怕不及等得我的布置，怎樣好法。賀瑞麟藏好了信，此信照該鄭電竭誠答道：可以取那雙管齊下之法，一面儘管用兵，一面儘管屯田，至於清澗之變，乃是高統領浮躁自召，天下豈有自己久用之兵，爲日無多，竟被他人

煽惑叛變的麼，如此說來，高統領平日之治軍，也可以想見的了，爵師既令陳亮功統領出戰，那裏又有李成柱的糧子，紮在就近，對此烏合之衆，一定能夠立即盪平，卽不立即盪平，其害尙少，若撤會甯之兵，要路空虛，倘若平涼靜甯之匪跟踪而進，省垣不克守矣。大有曹操鎮下許攸許攸之風左宗棠連連拱手稱是道，君言開我茅塞，佩服佩服，賀瑞麟又與左宗棠談了一陣吏治之事，方才告退，第二天，左宗棠已得劉松山的飛報，說是白彥虎因聞其妻其女其將，都被官兵拿獲，正法一痛之下，急率頃堡之兵，該省多堡堡卽較大之村莊猶繞舍鄉間之園子然風俗不同設置自異聯合平涼靜甯一帶地方，素與漢軍積不相能的回民，佔了城池，還擬進攻省垣，現由標下急圖規復，連戰皆捷，不久或能奏功，連日不通軍報，因爲道途被匪截斷之故等語，左宗棠得了此信，心中稍稍安適一點，正擬派人往探陳亮功的行止，却見一個戈什哈報入道，恭喜爵帥，陳統領親將丁幹成、鄔連生二匪，押解來省，現在外邊候見，左宗棠聽了，驚喜得跳了起來，道：快請快請，亮功真不辱命，等得陳亮功走入，

左宗棠先慰勞道：你竟能夠替我果臣報仇，豈止本部堂一人高興而已。陳亮功聽說，便從半路遇見李成柱起，一直講至蘇元春到來，各軍會同撲滅清澗之亂，以及押解丁鄔二匪晉省爲止。左宗棠聽畢道：蘇李二人，本能辦事，現在快將丁鄔二匪帶上，本部堂倒要瞧瞧這兩個究竟是甚麼東西，胆敢傷我大將。陳亮功親出帶上，喝令跪在左宗棠的面前。左宗棠望了丁鄔二匪一眼，跟着又冷笑一聲道：本部堂還當你們這兩個東西，定是三頭六臂，誰知也和常人一般。我們的高統領丁營官，究和你們有甚仇怨，胆敢戕害他們。丁鄔二人只好叩頭如搗蒜的，死命求饒。左宗棠恨得自己拿着馬鞭子，結結實實的抽了丁鄔二人一頓，方命押下。於此可見對待部將之親又和陳亮功商議，要將丁鄔二人活祭高果臣之靈。陳亮功道：標下拏住丁鄔二匪的當口，除將高丁二人之屍覓得，已經嚴刑訊審，問他們將高丁二人的腦袋藏於何處，誰知這兩個東西，真也很辣。倒說竟把高丁二人的腦袋用火燒了。左宗棠喟了一口氣道：大將喪其元，叫

本部堂怎麼對得起我們果臣呢、陳亮功道、這也沒法、現在趕快命人設起靈來、就將二匪活祭、好使果臣早些瞑目、左宗棠慌忙命人在那大堂之上、正中設了高果臣的靈位、丁兆熊的靈位、附在左邊、等得設好、左宗棠揮筆而就、親作一篇祭文、剛剛做好、忽見一隻異乎尋常的麻雀、飛到他的面前、噦噓噦噓的向他邊跳邊叫、左宗棠命人捉住送出、仍又飛入、而且銜住左宗棠之手、牢牢不放、左宗棠至此、方始疑心高果臣的忠魂化雀歸來、却與丁令威化鶴的情事一般、便向麻雀說道、你真是果臣之魂所化、快快飛到他的靈位上去、左宗棠的話猶未完、說也奇怪、那隻小小麻雀、彷彿真有知識、撲的一聲、早已飛到高果臣的靈位之上、站着不走、且將雙眼釘着丁、鄔二人不放、真是怪事左宗棠和陳亮功等人、無不駭異起來、即命剝去丁、鄔二人的衣服、破出心肝、祭過之後、那隻麻雀、便又飛到左宗棠的肩頭、站着噦噓噓噓的抖了幾聲、方向天空飛去、左宗棠眼看麻雀飛去、連連的自點其頭、口中喃喃自語、不知祝贊了幾

句甚麼、陳亮功瞧見左宗棠如醉如痴、忙安慰道、爵帥如此一辦、也可以安慰果臣在天之靈的了、牠既化雀歸來、當然十分感激爵帥的了、左宗棠搖頭道、縱然殺了千萬的犬鼠、那能償我果臣之命、說得哀悲
殺得有勁左宗棠剛剛說完、忽見吳退菴急急忙忙的奔入、伏在地上就哭、左宗棠便將吳退菴扶起、又把高果臣化雀前來受祭之事、細細的告知吳退菴聽了、吳退菴方始止哭道、可惜標下來遲一步、未曾瞧見我們果臣的忠魂、左宗棠道、見了反多傷感、不見倒罷、你可是從定西附近一帶來的麼、現在平涼那邊的軍情、怎麼樣了、吳退菴道、白匪妖術厲害、劉壽卿軍門、真也萬分勇敢、現正雙方停戰休息、標下因聞果臣遇害之事、特此趕來的、左宗棠又問道、這末可曾得着小佛秤、臥虎崗、那兒的消息呢、吳退菴見問、却又稍現喜色道、標下據報、說是蘇總鎮手下的那位徐統領、他把二三百個孕婦、統統殺在陣上、白翟野主的邪法、竟至一點不靈、只是堅守陣地、不肯應戰、蘇李徐雷等人、一時也難攻入、左宗棠道、孕婦既能破

法趕快出錢收買才好，陳亮功接口道：「多殺民命，不免太覺殘忍。」此言左宗棠把他眼睛一突道：「那班妖匪殺人盈野，血流成河，莫非還不殘忍麼？」一家哭如何一路哭呢？陳亮功又去問吳退菴道：「吳統領幾時再回定西那邊的防地？」吳退菴道：「明天就走。」陳亮功又對左宗棠說道：「標下打算連夜趕到小佛坪去，也好代代他們。」左宗棠點頭道：「快去快去，可是省城之中，却沒甚麼隊伍可調的了。」陳亮功告辭退出，真的連夜出發，及到小佛坪的附近，已經聽得逃難的百姓傳說：徐梁生統領起初因有二三百個孕婦，可以抵制邪法，後來孕婦殺完了，白翟野主的邪法又厲害起來了，現下官軍大吃敗仗等等的說話。陳亮功聽了大驚道：「這就難了，那兒再去找這些孕婦呢？」陳亮功一時也想不出甚麼法子，只好且去會見蘇李等人，再說等他走到，只見臥虎崗一帶官軍的營壘，很有蕭索之狀，便知百姓所說並非謠言，忙不迭的趕進營去。蘇元春、李成柱、徐梁生等人一見陳亮功去到，先問左宗棠怎樣懲治了鄔二匪，陳亮功告知

一切李成柱聽見麻雀顯靈的說話，嚇得把他舌頭一伸道：「果臣真有這樣靈法，所以不到此地前來顯心靈呢？我們連日大吃敗仗，你可知道？」陳亮功道：「我在路上業已聽得百姓傳說，大概知道一些。」陳亮功說着，又去問徐梁生道：「徐統領現在沒有許多孕婦，又怎麼樣辦呢？」徐梁生因為陳亮功曾經說他殘忍，此刻忽又贊成此舉，不覺現出德色道：「這真難呀！附近的孕婦，不等我們到來，早已聞風逃走，我所捉到的呢，又已用完，其實這些普通孕婦，還沒甚麼好處，若能找到幾個雙胎婦人，那才真有奇效。」李成柱岔嘴道：「只要肚皮大的，就是孕婦，這還容易去找，至於雙胎婦人，在未生之前，如何會得曉得？」徐梁生接口道：「我就能夠曉得。」李成柱、陳亮功一同驚問道：「究從甚麼地方看出的？」徐梁生道：「我因孕婦能夠破法，曾經請教一位道長，據那道長對我說過，凡是雙胎的婦人，胸是挺的，腰是圓的，氣是喘的，音是澀的。」倒未研究徐氏當不至於欺人蘇元春在旁岔嘴道：「雙胎婦人果然覓到，徐統領能把白翟野主捉到麼？」徐梁生拍着胸脯答道：「總

鎮能夠替我覓到一個雙胎婦人，我一定負責破那白翟野主之法，並願寫下軍令狀，給與總鎮、李成柱、陳亮功、雷振邦一齊接口，問着蘇元春道：「總鎮真的知道那裏有那雙胎婦人？我等各人願捐一千銀子，謝她丈夫，蘇元春微微地搖着頭的答話道：『說到這個婦人，要末不肯爲國盡忠，她若肯來爲國盡忠，一文錢也不要化的。』」奇文奇事寫得波瀾雲幻妙妙陳李雷徐又一同問道：「倒底誰的婦人？總鎮快去辦呀。」蘇元春瞧見大家如此催他，忽又躊躇起來，囁囁嚅嚅的不肯痛快講出。陳亮功很着急的說道：「總鎮怎麼這般樣兒，莫非這個雙胎孕婦，是總鎮的親戚不成？不過這是國家大事，公義爲重，私交爲輕，從前王佐斷臂，干將鑄劍，都能公而忘私，所以名望萬世。」蘇元春聽說，又被一股忠義之氣所激，慨然說道：「這個孕婦，便是我的愛姬史氏。」陳李雷徐四個，不待蘇元春把話說完，大家又驚又駭，各人面面廝覷了一會，李成柱、陳亮功二人，忽問蘇元春道：「總鎮此言，是戲是真？」徐梁生不待蘇元春答出，他却先說道：「君子愛人以德，標下既與總

鎮共事多年，這個大義滅親之舉，標下倒極贊同。蘇元春聽說，却也毅然的答道：「我們身爲將領，天天出入沙場，就是裹屍馬革，分所應該。一個姬妾，算得甚事？」蘇元春說到此地，又忙問大家道：「但是我去和她老實說明，恐怕未必答應。只有想個法子，將她騙到此地，那時由我硬來軟來，臨時再定。」李成柱道：「總鎮的寶眷，不是住在省城裏麼？騙她到此，只要推說總鎮受傷臥病，豈有不來之理？」徐梁生又不待陳亮功答話，忙接口道：「我願親走一趟。」蘇元春微蹙雙眉的說道：「徐統領去，她便相信。」雷振邦忽插嘴對着陳亮功說道：「且慢。」蘇總鎮能幹此事，我們做部下的，自然是一百二十四萬分的欽敬，不過蘇姨太太，到底是不是雙胎，却要弄清楚。雷氏之言，却有見地。蘇元春連連接口道：「確是雙胎，確是雙胎，不但行將滿月，且爲那位道長親口說的。」徐梁生撲的站了起來，道：「事不宜遲，我就立刻進省。」蘇元春又叮囑徐梁生道：「我們史氏小妾，她自先荆亡後，三個小孩，歸她撫養。」徐統領此去，千萬叫她單身來此。可憐苦，心酸矣。徐梁生把頭一點，答聲曉

得得字的尾音，猶未完畢，早已騎上快馬出營，直向省城去了，不到幾天，果與

史氏一個人同來，

蘇元春懼其三字，懼母所以不使同來，寫出人情之筆。

那時蘇元春早與陳李雷三人商量好了，

假裝受傷，臥病在牀，

敘得簡捷。

史氏一見她的丈夫，如此形狀，不禁淚下如雨的問

道：老爺傷在何處？侍妾一聽徐統領前去通知，心胆俱碎，至於將軍難免陣上

亡的俗語，不過勸忠之言，真的事到其間，叫做也沒法子之事，若能平平安安，

奏凱而回，豈不甚好？現在老爺雖是中年，太太留下三位少爺還小，侍妾的年

紀又輕，腹中一塊肉，蒙那道長雖說雙胎，不知怎樣，全靠老爺一個人主持呢，

譬如即爲一塊肉而遭慘亡，使人懷愴。史氏說着，也不顧她那個大肚子，便要去，看蘇元春的傷處，蘇元

春此時一聽他那愛妾的說話，一見他那愛妾的舉動，早已心如刀割，深悔不

該對於李陳等人，要辦此事，當下只好騙他的如夫人道：傷在臂上，起初很是

厲害，故命徐統領前去叫你，這兩天却又好了一些，不必瞧了，你快快休息一

下吧，史氏聽得她的丈夫，似有悲音，好在房內，並沒外人，連忙坐到她丈夫身

為異族(福)

改異族(回)

而似此不情

且這反人

道之身(殊事)

庸愚昧

蘇元春不

可(羞)

邊柔聲的安慰道、不瞧便罷、老爺何必悲傷、且俟痊愈、便好出戰、像老爺這般
 英勇、還怕不能報此仇麼、蘇元春乘機說道、我想明天就去、你肯陪我同上戰
 場麼、史氏毫不推却的說道、侍妾曾看岳傳、那位梁夫人、升桅擊鼓、以壯軍威、
 侍妾前去觀陣、也有一點面子、蘇元春聽說、不禁又悲又喜的答道、悲喜二字其能
繪出蘇氏心理
 這樣最好、我真愛你為人、能夠聽我說話、當下蘇元春即與史氏談上一夜家
 道之身(殊事)、次日大早、蘇元春先與徐梁生秘密商議之後、然後同着史氏去到陣上、白
 翟野主、的兵士、一見官兵、忽又出戰、忽字是表示緊守數天緊閉營門不
戰的了作者的字眼一絲不苟、趕忙飛報白翟野主
 知道、白翟野主本來仗他妖術、正在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官軍既出搦戰、自然
 親自出馬、來到陣前、一見官兵裏頭的主將蘇元春、也出督陣、急在口中念念
 有詞、施展他的邪法、不防那個徐梁生、真是眼明手快、遠遠瞧見白翟野主、又
 在作法、他却一脚奔到史氏跟前、出其不意、拉着就走、史氏不知就裏、忙去抓
 着蘇元春的衣襟道、怎麼怎麼、徐統領拉我何事、蘇元春一想、事已至此、不能

不說實話的了，便向史氏狠命一推道：「我的夫人，今天可要借你肚子裏頭的雙胎一用，破他們的邪法，你只好爲國盡忠，不必怨我無情。」史氏不待蘇元春說完，一面抱着蘇元春的腰幹不放，一面大哭的說道：「老爺，侍妾不要盡忠，此言笑可老爺快快饒我一命，徐梁生恐怕遲則有變，急又拚命的一把將那史氏拖到陣前，跟着手起一刀，對准史氏的那個便便大腹之上，飛快的戳了進去，正是，

萬縷柔情憐史氏，一腔忠義報皇家。
哇！扯起歪電！

不知史氏被戳，到底怎樣，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寫高果臣化雀歸來，蘇元春以他愛妾破法，奇文奇事，看去不近人情，其實則在人情之中，高氏之事，見於左氏家書，史氏之事，見於請旌奏牘，並非小說家之神怪筆墨也，然亦奇矣。

黎錦
暉主
編最
新歌
曲集

三星歌集

黎明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四美之歌

薛玲仙編 一冊實價三角

明月夜曲

張簧編 一冊實價三角

都會之歌

羅靖華編 一冊實價三角

隔牆歌譜

張弦編 一冊實價三角

玫瑰室曲譜

王人美編 一冊實價三角

出塞新聲

胡笳編 一冊實價三角

甜歌一打

黎莉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倚琴樓歌譜

徐來編 一冊實價三角

芸窗歌選

張靜編 一冊實價三角

天聲曲集

白麗珠編 一冊實價三角

黎明之歌

于斯泳編 一冊實價三角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七十一回 飛章北闕存歿沐天恩 剪燭西窗賓東論茶務

徐梁生既爲國家大事，要破妖法起見，只好不顧私情，對准史氏的大肚一刀戳進之後，說時遲，那時快，當下只聽得疙疙瘩的一聲，史氏穿着的幾層衣裳，早已變作紅色，一陣血腥之氣，使人無不掩鼻，可憐那位史氏姨太太，雖是爲國盡忠，死於非命，可是那個白翟野主的妖法，果被雙胞胎的血光所污，已經毫不靈驗，徐梁生一面拔出馬刀，一面又把史氏的衣裳，嘩嘩嘩的，用刀割碎，破開肚皮，取出兩個血胞，奔至陣前，將那兩個血胞，照准白翟野主的所在之地，拋了過去，白翟野主本來沒甚武藝，平時全仗他的妖法，只要作戰時候，一經念動他的邪呪，對面敵陣之中，便會天昏地暗起來，各人伸手不見五指，他就趁此時候，率着他的回兵，衝入敵陣，自然大獲全勝，豈知這天徐梁生竟用雙胞胎的血光，破了他的法術，他的法術一被破去，便沒一點能耐，正待回身逃走，就見左是陳亮功殺至，右是李成柱殺至，前是徐梁生當頭殺至，後是雷振

哇！
言是
何苦！

邦繞道殺至前後左右，既被官軍圍住，白翟野主知道無路可逃，生怕被官兵擒去，死得必慘，不如自刎而死，倒也乾淨，因此不再思索，立即用他手上之刀，僅向咽喉一抹，早已一命歸陰去了。至於他的妖魂，是否在那陰曹，去與史氏見面，做書的沒有瞧見，自然無從懸揣。不過他的死期，僅與史氏相隔不到半個時辰，倘若史氏走得慢些，一定會得等着他的。

如此如火如茶的戰事，則以滑稽出之，洵屬神來之筆。

當時白翟

野主雖然未被官軍生擒，他的屍首，却被徐梁生所獲。徐梁生順手砍下白翟野主的腦袋，復又轉身，對着那些回兵，猶如砍瓜切菜一般。逢人便殺，過馬便刺，還要一邊殺着，一邊喊着，不准蘇元春、陳亮功、李成柱、雷振邦等人收降回兵。後來還是那個沙利奉要求他道：徐統領，主犯已死，這等都是被脅的愚民，還是准我招撫他們，以存上天好生之心吧。此時蘇元春也已下令投降沙利，奉的准其免死。徐梁生方才強勉歇手，等得歸營，自然也用白翟野主的腦袋，去祭史氏夫人。蘇元春至此，方始抱屍狂哭，幾幾乎暈了過去。李成柱、陳亮功

沙利奉可
敬

慌忙勸住，大家奠過史氏夫人，一面由陳李二人辦理陣地之事，一面由蘇元春扶柩進省，稟知左宗棠知道，左宗棠此時已經據報，知道蘇元春殺妾報國，真是難得，早率全城的文武官員，同到城外迎接，蘇元春一見左宗棠之面，不覺又哭一場，左宗棠同了衆官，爭相勸慰，方才一同來到制台衙門，左宗棠不去先辦別事，立即擬上一本奏章，用了飛馬，專送進京，第一是報捷，第二是替史氏夫人，以及高果臣、丁兆熊幾個，奏請死難之獎，慈禧太后見了奏摺，即下兩道上諭，一道是獎勵左宗棠調度有方，殲滅巨逆之功，一道是封史氏爲忠烈夫人，高果臣爲提督銜，丁兆熊爲副將銜，以勵忠魂，蘇元春等等的功勞，應由左宗棠彙奏請獎，左宗棠接到上諭，又去親祭史氏，高丁三個一場，蘇元春既見左宗棠如此重視忠魂，朝廷又是恩深澤厚，方才減了一半悲苦，便對左宗棠道：沙利奉對於這場戰事，雖也有功，不過有言在先，不願受賞，只望得做老教之主，爵帥究竟如何辦理？左宗棠道：我早接到陳亮功的稟帖，所以此次

並未將他叙入奏章，我擬先下公事獎他一番，至於教主之事，只好等得此地肅清之後，再行請旨定奪。蘇元春聽說，也沒甚麼說話，但以會剿白彥虎爲請。左宗棠道：那裏既有壽卿主恃一切，你也不必再往，且在省城休息一時。以後打仗的事情正多呢。蘇元春聽了，方始謝了退出。左宗棠便合陳亮功駐防清澗，李成柱仍紮原防，公事發出未久，又接劉松山的稟帖，說是白彥虎因聞白翟野主失利，業已連夜遁去，標下本來打算跟踪追剿，一則所有兵士已經連戰數月，疲憊萬分，亟宜休養，不可太傷元氣，二則白彥虎、熊飛鵬、熊飛龍以及逃走的馬八條等等，甚至逃出關去。關外即是新疆也難說的，萬里行軍，糧秣爲難，似宜速辦屯田，方能大舉進剿等語。左宗棠忙與賀瑞麟、蘇元春幾個商酌，大家却以劉松山的主見爲然。左宗棠一面批准劉松山之示，一面寫信家中，問那周夫人的病狀，並給王子曾一信是：

自古用兵塞上，屯田以裕軍儲，車營以遏突騎，方略取勝，勦撫兼施，一定之

理壯侯初不見信於漢，韓范終不見用於宋，是以千數百年富強之區，化爲榛莽，茲承彫敝既盡之後，慨然思所以挽之，非倚任之專，積漸之久，何以致此。五十有六之年，去日已多，朝廷所以用之者，不過責一時之效已耳，以不可多得之歲月，而求難以驟致之事功，其有濟乎？惟日孜孜，以啓其緒，博求俊傑，以要其成，則區區之忱，不敢自釋者耳。從前執事籌邊之論，善而猶未盡信，抵此間，始服有見而言。徐公杏林，曾有書致賀瑞麟，所言與君相同，英雄之見，百不差也。

作者因左氏征西之事，除其全集外，無有他書記載之者。既少參攷書籍，而西事復極極詭譎，幻怪深恐讀者疑有虛構情事，每以左氏家書證之。

左宗棠發出此信，忽接孝威、孝寬、孝勛、孝同四子的家報，趕緊拆開一看，方知周夫人雖仍呻吟牀褥，一時尙覺無碍，略略寬心一點，及見函尾述及郭嵩燾臥病京都，不甚得意之語，便自語道：平心而論，筠仙的戰功，也不算少，朝廷怎樣把他忘記，我又不好保荐，跡於黨私。左宗棠想到此地，便到箱子裏去檢出從前郭嵩燾給他的那封信，從頭至尾的再看一遍，提起筆來，覆信給與威寬。

勛同四子道

吾前在湘幕，久專軍事，爲當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爨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誦其冤者，吳縣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蓋得聞之郭筠仙也。筠仙與我交稍深，其與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語，却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豈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歲，曾以召對之語示我，頃於篋中檢得，記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賢如渴，聖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馳驅，不容已也。

附筠仙書

初三日召見養心殿，西煖閣，溫諭移時，問曰：汝可識左宗棠？曰：自小相識。上曰：自然有書信來往。曰：有信來往。曰：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諭知，當出爲我辦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係何原故？想係功名心淡。曰：左宗棠亦自度賦

性剛直，不能與世相合，在湖南辦事，與撫臣駱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離。上曰：左宗棠才幹是怎樣？曰：左宗棠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人品尤極端正。曰：左宗棠多少歲？曰：四十七歲。上曰：再過兩年五十歲，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尙強，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蹋，須得一勸勸他。曰：臣也曾勸過他，只因性剛不能隨同，故不敢出。數年來，却日日在省辦事。現在湖南四路征剿，貴州廣西，籌兵籌餉，多係左宗棠之力。上曰：聞他意思，想會試。曰：有此語。上曰：左宗棠何必以進士爲榮？文章報國，與建功立業，所得孰多？他有如許才，也須一出辦事方好。曰：左宗棠爲人是豪傑，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奮發，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萬無不出之理。上及他事，右記大概如此，未敢稍附會一語也。

左氏知恩不忘，故以郭嵩燾書示其四子。而曾文正公亦曾力保且托趙順爲之設法。當時如無趙順先入之言，文宗顯皇帝亦未必知其爲人。雖有潘鄴保奏，難動天聽。蓋文宗之信任趙順，確屬實情。諛計從者也。左氏既感潘鄴二氏而對曾文正公有所不講，以此觀之，左曾交惡，確爲國家大事，意見不同之故。左氏爲人固非忘恩負義者。此書洋洋百萬言，不弱於正史。註者惟恐讀者因篇幅太廣，或忘却故又重言以申明之。

左宗棠寫完家信，卽檄調劉松山進省，和他商酌道。現在既在專辦屯田之事，

一時反無事情可幹，馬化澁的劣跡，又未查到，卽出示准許人民控告，可是此地的回民斷斷不肯告他，漢人呢，怕他報復，也未必肯來控告，此刻貿然前去攻打金積堡，金積堡卽馬化澁的巢穴，尤非時局所許，新近所放的陝撫汴生中丞，又不以我的措置爲然，你倒替我籌劃籌劃看呢，劉松山接口道：屯田之事的緊要，更比剿匪的事情爲重，何以故呢？行軍倘若無糧，乃是必敗之道，標下愚見，只要屯田有了成效，標下雖死，也要替爵帥去打的。左宗棠陡聽劉松山說出一個死字，不禁暗暗的打上一個寒勁，忙又自忖道：他的年紀雖大，很像漢朝時代的那個馬伏波將軍，近來的一切戰事，他的功勞居多，他既贊成屯田之事，金積堡只好暫時緩一緩了。左宗棠想到此處，接口答道：你的說話極是，我們此刻自然先辦屯田之事，不過這幾天，我又聽得陝甘兩地，在鬧茶荒，這也是樁緊要的事情，劉松山道：標下也聽得這件事情，爵帥何不就把賀山長請來問問他呢？標下知道他的學問，也不亞於王柏心、徐春榮二人，左宗棠連連點頭道：對

的對的，此事只有請教這位古董先生說着，卽命戈什哈持片分頭去請賀瑞麟和蘇元春兩個，一時賀蘇先後到來，大家略略寒暄一陣，左宗棠先問賀瑞麟道：「現在此間在鬧茶荒，老先生的意見，究竟是怎樣？」賀瑞麟道：「兩湖茶葉銷售回番蒙古，大概元朝以前就是如此，明朝起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馬的事情，因爲番馬難致的原故，我朝始用北馬，得察哈爾地爲牧場，馬大蕃盛，北馬極其矯健，易於調馴，雖然形狀毛片不如西產的偉大，但是戰陣可恃，能夠轉旋於路徑曲折之處，牠的筋骨的確健於西馬，朝廷因見西馬的狀況好看，宜於進御立仗，所以才有選充天廡之例，至於戰陣所用，自以北口所產爲宜，西馬既不見重於世，從前以茶易馬之制，於是廢棄，此地總督，雖仍銜兼管理茶馬事務，按其實際，僅專意權茶，以佐軍儲之急而已，其實茶務一事，久已乎沒有解人的了，賀瑞麟說到此地，因見時已旁晚，忽向左宗棠微笑道：「若講茶務的根柢，今天一晚也難講完，我擬回去，仔仔細細上個說帖，呈與爵帥便了。」左宗棠

將手向空一攔道，老先生不必回去再做說帖，今天就在此地談牠一宵何如？賀瑞麟又笑笑道：這末須得打發一個人去通知敝院，讓諸生回家，因為他們都在書院裏等我去講夜課呢。左宗棠聽說，一面派人前去通知，一面開出晚餐，就與賀蘇劉三人一同吃過，邀入內簽押房中，泡了好茶，重行細談。劉松山、蘇元春二人，因見茶味清香，頗覺適口，笑問左宗棠道：爵帥，此茶那兒來的？此地沒有這樣好東西呀。左宗棠聽說，頓時面有起色的撚鬚答道：這是大小兒的一點孝心，虧他把我們舍間自製茶葉，遠道寄來的。賀瑞麟也接口笑着道：我正奇怪，此地是有了錢也買不出好茶的。賀瑞麟說了這句，又朝左宗棠笑上一笑道：前聞爵帥道光甲辰那年，移居柳家衝地方之後，曾署其門曰柳莊，每從安化陶文毅公的綰中回府，自己督工耕作，講求農務，自號湘上農人。此書頗思著述農務書籍，不知成了幾種。左宗棠微微的失驚道：此事有恨，不尙空談，自非率爾操觚之徒，可以執筆。老先生連兄弟的此等瑣事，都能知道如此之詳，真正使人可佩。說到兄弟的

著述實在有些慚愧，兄弟原意本惡近人著書，惟擇易就而名美者爲之，絕無實學，可餉後人，不料甫經著筆，軍務卽興，當時緩急相衡，又去研究軍事之學去了，左宗棠說到此地，不覺掀髯大笑起來道：「兄弟來此謬膺軍政，還是那時讀了幾本古書，世人竟至謬採虛聲，稱我知兵，其實也無非僅有一知半解罷了，賀瑞麟忙接口道：「爵帥何必自謙，爵帥治浙治閩，兼平豫皖數省的捻匪，德在民間，功在廊廟，那個不知，就是這個茶務，爵帥豈有不知之理，今天問及老朽，無非取我野人獻芹之意吧。」音詞典雅左宗棠搖手道：「兄弟雖知一二，那有老先生的博學，兄弟在三十年前，就縮於小淹陶文毅里居的當口，那裡就是山陝茶商聚積之所，當時雖曾留心考究，但知安化夙稱產茶，而山淹前後百餘里，所產尤佳，茶商挾資到彼採辦者，似以包計，倒底此地完厘，還是以包計算，還是以引計算，不甚詳知，劉松山岔口道：「標下也知道似乎以包計算的，賀瑞麟道：「此地包計引計，須看茶質如何，茶商最重磚茶，磚茶只有上品中品，沒有

下品、下品的就是捲包售賣，價目最賤的，不及磚茶十分之一。老朽又知安化的後鄉，無不打草充茶，踩成上篋，售於茶商，其中雜真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蘇元春插嘴道：草與茶葉，豈有不能分辨之理？這倒奇怪。左宗棠點頭道：蘇總鎮，你不知道，茶葉一經做過，確難分辨。賀瑞麟笑着道：爵帥本是內行，老朽怎敢在此班門弄斧，其實所謂草者，並非真的草類，大概是柳葉茅栗之屬，或者稍以凡草攙入，安化縣志裏頭，本有稍采安化草，不買新化好的俗諺，採入足見新化的好茶，還不如安化的草，來得易售。賀瑞麟尙未說完，蘇元春們露不信之色。賀瑞麟便把話頭停下，對着左宗棠說道：此地庫中，本有陳茶樣品存着，爵帥何不命人卽去取來一驗。左宗棠真的命人取至，仔細一看，果有草屬攙入在內。蘇元春大笑道：賀老先生，你可以加着茶經博士的頭銜了。賀瑞麟笑答道：這個頭銜，須讓山陝茶販加着，方才不受安化鄉人所給，不然，連我老朽，也只好跟着吃草的了。左宗棠、劉松山及蘇元春三個聽了，一齊大笑起來。

描寫有味

賀瑞麟却自願自的說下去道，原來山陝茶販，往往不能辯別真茶，雖出高價，也是買的粗葉，也是買的攪有草屬，偶得真茶七八分，便稱上上品了，至於新芽初出，如在穀雨前所摘的，即在小淹本地，也難多求，每斤黑茶，至賤也非二三百文莫辦，印下百物昂貴，至少數倍於前現在海上暢銷紅茶，紅茶雖然不能攪草，又必須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條索，可是其價也比行銷此地之茶，可貴數倍，此地不出善價，只有三茶以及剪園茶，做成黑茶，銷於此地，不過此地的銷數，每年倒也可觀，由陝境銷至甘境，由甘境而又出口，國家所收的厘稅，全賴這個，此地最通銷的，不過香片、珠蘭等等名色，沒有做成封的，便是私茶，其價每斤至貴數錢，分上中下三等完厘，因為他們的成本，比較包茶、磚茶為輕，完厘也就輕了，若已成茶之封，無所分別，只能按引抽厘，照正雜課計算，每引已暗加數錢了，茶販因為抽厘之事，與其成本攸關，故以私茶販此，包茶、磚茶，因此絕跡，市上焉得不悉茶荒的呢，爵帥欲救茶荒，只有奏請減去湘南、湖北厘金之半，商販

有利可獲，自然結隊而來，國家厘金收入，名雖減半，只要多中取利，通盤一算，也不吃虧，此乃老朽鄙見所及，似有一得之愚，爵帥舍此，卽與茶販商酌，也蹈與狐謀皮之嫌，難得其中底裏呢，左宗棠一直聽畢，忽把雙手向他的大腿上，連連大拍道，作吏須用讀書人，此言信不誣也，兄弟一定立卽出奏，倘若大部不允，兄弟當以去就爭之，賀瑞麟道，陝撫汴生中丞，到任不久，未知此中情形，爵帥也得與之往來函商才好，左宗棠復又點首稱是，等得送走賀劉蘇三人，天已東方調白了，月宿宵落正是。

好官纔識求長治，大將方知重久安。

不知左宗棠出奏之後，朝廷准許與否，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評論西北茶務，確中時弊，幸勿以小說之言，河漢觀之，前清之督撫，兼掛鹽務茶馬等務之頭銜，人雖顛預居多，而尙有告朔之羊，其名存焉，今則并此無之，何不於此通俗之小說中，研究大概，藉知西陲之事乎，此書

有益讀者實匪淺鮮評者固早言之矣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七十一回

一一三

說小稽滑童兒

程瞻廬編



每部一册 定價每册二角七分

小朋友！你們到過滑頭國沒有？滑頭國裏的人，滑頭得了不得，滑頭得非常可笑。你們又到過糊塗國沒有？糊塗國裏的人，糊塗得了不得；糊塗得非常奇怪。你們又到過健忘國沒有？健忘國裏的人，健忘得了不得，健忘得非常有趣。你們又到過小器國沒有？小器國的人，小器得了不得，小器得非常滑稽。

這四國你們都沒有到過嗎？那末就請你買上面四部書看看；因為這四部書就是記述這四國的事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七十二回 賢夫人不忘守邊客 悍教主思刺有功臣

左宗棠納了賀瑞麟的條陳，奏請減厘，以興陝甘一帶的茶務，沒有多久，奉旨照准，卽飭兩省藩司照辦。劉松山因見在省無甚事情，便返原防。時光易過，又是年餘，有一天，左宗棠接到李鴻章的書信，說是荐個人來投効。左宗棠卽回書道：

手示拜悉，推薦人才，本屬正理，惟在乎人之才不才爲定，其人若才，弟已早知其名，或奏調，或咨取，猶懼不遑，奚用荐爲？其人不才，尊處不願位置，尸位之人，弟處雖正用之際，其如莫能用何？務祈止之，勿勞跋涉。此間回多於漢，非熟悉回中情形者，無能爲也。回之錯處中土，自古而然，徙戎尙難，何況議勦，欲比花門種類而盡之，無論勢有不能，亦理有不可，入關之始，卽奏分別勦撫，蓋不得已也。竭誠力行，已逾三載，至今歲春夏，乃見徽效，安插平涼者，尙祇數千，惟獲訊金積狄河等處之回匪，亦知平涼安撫之局，實出至誠。

陝西各回酋，始無詞脅迫諸回，馬化澂亦不能挾陝回以爲重，然如馬化澂父子，則實無撫理，而又不可深閉固拒，以絕甘回求撫之心，此誠難而又難者也。沙利奉其人，頗思主掌此間老回教，而其人亦不爲回民所深信，弟亦不敢一時許其所請，公撫內地，三吳風氣柔和，人民知禮，較之此間之慄悍成性，無理可喻，誠有霄壤之別矣。老懷愁悶，恩是手復。

左宗棠覆信之後，忽見一個戈什哈恩恩的含笑而入，垂手稟知道，三少爺四少爺到了，左宗棠一驚道：怎麼他們兩個都來不成？戈什哈又回道：聽說三四兩位少奶奶也同來的，還在城外打尖。打尖者即起早之人，逢午逢晚，在沿途飯店之中休息之謂。左宗棠道：這末趕快命他們進來，戈什哈退出未久，左宗棠已見他的三子孝勛、四子孝同，一齊趨入口稱爹爹，向他磕頭。左宗棠將手微攔道：且起來，你們母親的毛病怎樣？此次何以未曾預先稟明爲父？貿然率眷來此，孝勛孝同拜完起立，方始肅然答話道：母親毛病大有轉機，左宗棠不待二子說完，一聽周夫人已有轉機，心裡

衛門

南此不知

史夫人何

虞想？

一個高興，便吩咐二子道：「這末你們姑且坐下再講。」左宗棠說了這句，又望了二子一眼道：「聽說你們二人，都帶家眷來的麼？」孝勛、孝同二人一齊答道：「母親吩咐，說是爹爹年紀已大，又有腹瀉之症，遠在邊陲，沒人服伺，故命兒子等，不必稟知爹爹，就率兩個媳婦來此。」左宗棠微笑了一笑道：「這就是你們母親賢淑之處，她倒未顧自己有病，單是惦记老人在此塞上，其實又何必呢？」孝勛又答道：「兒子不知道這衛門裡，能不能夠住家眷，不敢一直帶了媳婦進來。現在請示爹爹，好讓他們來此叩見爹爹。」左宗棠很快的答道：「衛門不比軍營，照例可住家眷，你們二人快去同了她們，妯娌兩個，就進衛門來吧。」孝勛聽說，便對孝同說道：「四弟，這末我們就去同了她們進來。」孝同忽然嚶嚶嚶的對着左宗棠說道：「四媳已有身孕，算起日子，應該落在下月，不知怎麼一來，昨天今天兩天，肚子很覺疼痛，大約閃了胎氣。」左宗棠聽說，連蹙其腳，嘆着氣道：「唉，四少奶奶既有身孕，怎好經此長途跋涉，你們母親偏只顧我，不顧媳婦，太沒成。」

墨了呢、左宗棠一邊說着、一邊提高喉嚨、叫了一聲來呀、來呀二字前稍會揚喚人的口吻左宗棠的呀字未了、跟着呀字聲中、一聯串的奔入三五個戈什哈進來、左宗棠吩咐他們道、你們快去預備轎子、隨着兩個少爺、去接少奶奶去、再命人去找個接生婆、就來伺候、不可慢事、幾個戈什哈答應了一聲、隨即同孝勛孝同二人、出衙而去、原來孝勛的妻子姓劉、就是劉松山遠族劉純客之女、小字繡雲、人極賢慧、孝同的妻子、就是紅羊時代名將、賜諡壯武王公之女、小字淑花、非止十分賢慧、而且能詩善畫、頗有不櫛進士之目、此次她們妯娌二人、奉了周夫人之命、隨夫到甘、以便定省公公、淑花在途閃動胎氣、勢將分娩、正愁旅店生產、頗覺不便的時候、忽見她的丈夫、同了三伯、帶了幾個戈什哈去接她們進衙、當下略略收拾一下、便坐轎子進城、繡雲在上轎子的當口、帶眼看見似有一個彪形大漢、釘着在看她們妯娌兩個、本擬告知她的丈夫、因在恩促之間、她還未曾開口、轎子已經抬了起來、她又暗忖、一個百姓、隨便偷看婦女、也是常事、

只要進了制台衙門，也就由他去了。及至衙內，她們二人拜見公公之後，左宗棠那時已將二子的住屋收拾出來，見着兩個媳婦，略問幾句家務，即命子媳一同進房休息。孝勛的房間，做在孝同的對面，中間僅隔一座堂屋，離開左宗棠的臥室，也是隔了一個院子。左宗棠如此布置，原備二子二媳住得就近，可以常常承歡膝下之意。繡雲到她自己房內，方將旅店門口，那個大漢偷看她們之事，告知丈夫。孝勛聽說，笑着答道：「此間風氣閉塞，陡見制台的少奶奶遠道來此，爭瞧鬧熱，也是有的。你怎麼這般注意此事？」繡雲也微笑的答道：「此人一臉橫肉，爲妻見了害怕。」孝勛又笑道：「你已到了此地，還怕誰呀？」繡雲不好再說，便到對房前去照料她的嬌子。淑花對她道：「三伯母，我此刻一陣陣地腹痛，恐怕就要臨禱。」方才你們四叔來說，公公已經預備接生婆了，怎麼還未見進來？」繡雲正待答話，忽見孝同已同一個老年的接生婆走入。繡雲便命接生婆前去摸摸淑花的肚子，當晚可會發動。接生婆摸了一摸道：「四少奶奶，今天晚

上、或者未必、但是也在這兩天了、繡雲便命接生婆去到下房伺候、等得吃過晚飯、左宗棠命人來喚二子問話、二子到了左宗棠的臥室、左宗棠又仔細的問過周夫人的病情、以及孝威的近狀、二子答過一切、又接說道、大哥也沒甚麼一定的毛病、只是精神頹唐、眠食無味、醫生說他恐得損症、兒子等再三勸解、大哥口口聲聲總說、母親一有長短、他卽殉孝、左宗棠聽說、大爲着急的說道、你們大哥的天性素厚、但望不致鬧出這個亂子才好、這也關乎吾家氣運、只望祖宗默佑你們母親之病、那才好呢、孝勛道、母親也常常地勸着大哥、又命大嫂防着大哥、孝同也接口道、大哥聽得爹爹此地軍事順手、他的意思、還想一等母親稍稍健旺一點、奉了母親、全家來此呢、左宗棠不覺笑了起來、道、痴兒之孝、雖則可嘉、但是其愚不可及也、天下豈有一位久病之人、能夠再行萬里之路的呢、說起此間軍事、也還可說順手、不過積重難返、不是三五年可能成事、我從前奏對太后、說是期以五年、誰知轉眼三四年來、成績極少、左宗

棠說到此地，忙又大擺其頭的自語道：爲父當時言過其實，未免有欺君之罪矣。孝同道：聽說毅齋，毅齋名鶴棠，即松山之姪。已到此地，不知住在何處？兒子急欲一見。左宗

棠聽說，便對孝同的臉上認認真真的望了一眼，方才太息道：你們幾兄弟，總算命好，投胎我家，自從出世以來，只要上心念書，就算你們的責任已盡，何嘗眼見衝鋒打仗之事？毅齋是因他的叔子久戰邊陲，願以身代，特來投効。我已

派他自統幾個糧子，去到省外剿匪去了。此刻遠在千里之外，你到那兒去見

此地細叙左氏父子先誠家務繼言軍事，婉不掩實，非空妄，皆承上啓下之關鍵也。

孝同剛想答話，陡聞他的妻子房內霎時之間，人聲

嘈噉，脚步雜沓，忙對左宗棠說道：大概媳婦要生產了。兒子前去看來，左宗棠將手一颺道：快去快去。凡事小心。孝同去後，孝勛因是一位大伯子，自然不好同了孝同前去，便在此地仍陪老父談天。過了一會，孝同又來報告，說是媳婦肚子雖痛，恐怕時候還早。左宗棠又揮手道：你去陪你妻子，不必在此。孝同便又退出。左宗棠復與孝勛談上半年，聽得孝同房裏沒甚聲響，靜了下來，方對

孝勛說道、你也回房睡去、爲父近來一到十二點鐘、就要上牀、倘遲一刻、卽不能夠睡熟、讀者認字時候、下文便有頭緒孝勛親自服事老父上牀、方始回房安睡、左宗棠睡到牀上、心中默想家事一會、後又側耳聽聽他那四媳房中、不聞甚麼響動、稍覺放心、不多時候、便也沉沉睡去、那時甘省地方正在大旱、三月未雨、左宗棠既是大員、豈不關心、此時上牀、忽於睡夢之中、陡聞一聲霹靂、跟着又見雷電繞身、同時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一喜而醒、却見窗子外邊一派紅光、以爲定是火起、趕忙翻身下牀、走到窗前一望、看見那道紅光、是從他那第四個媳婦房中發出來的、正待去喊孝同、問個明白、突又聽得呱呱墮地之聲、知道他的四媳已經產下、又知新產小孩、似乎有些來歷、始有這道紅光、左宗棠想到此地、趕忙出房、尙未走到孝同所住的房外、只見外面一同奔進十多個戈什哈進來、似有甚麼急事一般、左宗棠急問有了甚麼事情、那班戈什哈一齊回道、沐恩等等、睡在牀上、忽見上房走水、趕來救火、左宗棠微笑道、我起初也當是起

火後來方知道這道紅光，是從四少奶奶房裡出來的，而且小孩也落地了，戈什哈不待左宗棠說完，一齊連向左宗棠道喜，內中有個戈什哈，眼睛最尖，陡見四少奶奶所住的屋面，似有一條黑影，他就連話也不及再說，只把靠近他的一個戈什哈一拉道：那邊屋上有了強盜，快去捉去，大家忙向那邊屋上一望，果見有條影子，正在那兒閃動，似有要想逃走之意，不禁駭聲道：真的有了歹人，這個歹人真個大胆，大家一邊說着，一邊早已擁到那邊院子，好在這班戈什哈，雖沒那些捉鬼拏妖之技，却也稍有飛檐走壁之能，前清督撫衙門的戈什哈至少是進士很多的當時一個個撲的撲的縱上屋去，第一個上去的那個戈什哈，不知怎樣一來，已被那條黑影打倒，連連大喊救命，大家一齊奔了過去，幾個救人，幾個捉賊，幾個去打一個，那個歹人，雙拳難敵四手，自然即被捉住，大家將他細細一瞧，並不認識，那時左宗棠、左孝勛、左孝同父子三個，一見屋上有賊，都到院子之中，仰頭觀看，及見那個賊人，已經拏住，左宗棠即命快快帶下，由他親

自審問起先被那賊人打倒的那個戈什哈，更加恨那賊人，急把賊人的辮子抓到手中，拖到屋檐，飛起一腿，那個賊人早已嘖咚一聲，掉在地上，大家跟手跳下，抓住賊人，請示左宗棠何處審問，左宗棠便到產婦房外的那間堂屋之中，一坐，吩咐帶上賊人，戈什哈便把賊人拖至左宗棠面前跪定，左宗棠先向賊人的臉上望了一望，方始喝聲道：「你這鼠子，究竟是賊是盜，一個人膽敢來到總督衙門的上房，真正可謂膽包天了，快快從實供來，還可貸爾一命，那個賊人，連連的磕頭道：大人開開天恩，小的名叫王六，實因母老妻病，來此行竊，叫作無法，左宗棠這人，平生最敬孝子，一聽王六所供，不覺撚鬚太息道：就是母老妻病，無錢過活，這也只有行乞，不能行竊的呀，左宗棠還待再說，忽見孝勛走到他的身邊，對他忿然說道：「此賊所供，全是假的，今天白天，你老人家兩個媳婦，剛要上轎的時候，此賊膽敢釘着她們妯娌二人在看，三媳親眼所見，

原來白天是他
編鑿應註意

請爹爹好好審問，內中必有重大情節，也未可知，左宗棠聽了大怒，

立即喝問王六道、少爺方才所說、不是冤枉你的吧、你倒竟敢用這母老妻病四字、前來騙人、本部堂幾幾乎上了你的當了、左宗棠說着、又向左右一望道、快取大刑伺候、那班戈什哈、一面去取大刑、一面吼了一聲堂威、對着王六喝道、快快老實供上、免得皮肉受苦、王六一見事已至此、料定沒有生理、却把他的心肝一橫、反向左宗棠冷笑一聲道、老左、你也不必拏那大刑嚇俺、俺若怕死、也不敢前來行刺的了、左右的戈什哈、一聽王六說出行刺二字、一齊忙向左宗棠打上一個千兒、各自認罪道、沐恩等保護大人不週、致有刺客來到上房、只求大人重辦、左宗棠將手一颺道、不干你們之事、你們替我搜檢此賊身上、再說、那班戈什哈、忙又極重的答應了一聲喳、就向王六身畔一搜、果然搜出一柄利刀、一道偽諭、左宗棠把那道偽諭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天方新教第一教主、總大阿訇、滅清自在大皇帝白、爲諭飭事、頃據某某奏稱、左妖宗棠、劉妖松山、亟亟辦理屯田之事、分明欲與朕爲難、朕由平涼一

帶出關、非懼左劉二妖也、因念連月大旱、米糧昂貴、人有飢色、路有餓殍、長此戰爭、殃及池魚、實非上天好生之德、今聞左劉二妖、辦理屯田之事、必思與朕久戰、朕爲援救數千百萬回民計、封爾黃自信爲征左大將軍、去到蘭州、迅將左劉二妖分別刺死、旣免戰事、一興人民有流離之苦、糧秣有不繼之虞、舍重取輕、爾其知之、若能不辱君命、俟封之獎、決不靳也、欽此、

左宗棠一邊在看、一邊已在大叫氣死我也、及至看完、先將僞諭交與一個戈什哈、拏去存卷、然後突出眼珠、喝問王六道、黃自信、爾來行刺、旣已被拿、本該萬死、爾若將白逆彥虎的細情、好好供出、本部堂仍可赦爾一死、黃自信聽得尙有生望、忽又朝着左宗棠磕上幾個響頭道、無恥甚矣爵帥真能饒赦小的一死、小的便將白總大阿訇的秘密供出、左宗棠點點頭道、爾快供來、不必多說閒話、黃自信又拜了幾拜、方才朗聲供出道、白總大阿訇、本在馬化澂馬總大阿訇部下、後因他的妻子女兒都有了法術、他才決心想做皇帝、離開馬總大

阿訇部下自立爲皇，不料此地的劉松山、劉軍門，連將他的皇后公主，連同那個翡翠女將，生擒正法，白總大阿訇見已失了銳氣，且怕官兵合圍，因此自棄平涼靜甯一帶之地，率隊出了嘉峪關，打算先去佔據伊犁，得有基礎，再行大舉進關。左宗棠一聽，見白彥虎要佔伊犁之話，不禁急出一身冷汗，你道爲何？原來那時候，尙無新疆的省名，伊犁還是一府，孤懸關外，接近俄疆。作者也似左宗棠之胸臆地理全書雖爲大清朝的土地，却沒省分轄管。俄國瞧見清朝對於伊犁，鞭長

否則無此經驗
學問如何爲法

莫及，不甚注重，便有併吞之心。此等事情，清朝皇帝也有所聞，有時間問軍機

大臣，

軍機處係雍正朝所設

那些軍機大臣，都是龐然大慣的，奏對的說話，無非都說天朝

土地外夷怎敢覬覦，果有此事，只要一旅五師，還怕外夷不來雙手送還不成。

後來中日之戰
何嘗不是快此

清朝皇帝也是自大慣的，一聽此言，也就丟開，獨有左宗棠既任陝

甘總督，當然較爲關心，況且伊犁的毗連之處，就是烏魯木齊。烏魯木齊係譯音
鴉音好園場也烏魯

木齊，卽迪化州，屬於甘肅所轄，與迪化州毗連的地方，就是涼州肅州，若是白

彥虎一佔伊犁，烏魯木齊，乃爲必爭之地，勢必不保，涼州肅州，也就危險，那時清朝的睡獅，尙未被人戳破，對於臣下失地的處分，又極嚴厲，江督何桂清的正法，浙撫王有齡的自縊，都爲失守城池之事，左宗棠旣爲清臣，聽了黃自信之供，焉得不驚，當下左宗棠暗驚一會，忙把面色放得異常和悅，怡然的問着黃自信道：「白彥虎旣思去佔伊犁，他手下究竟還有多少兵將呢？」黃自信又供稱道：「大大王郝廷龍，二大王施鷹揚，元帥熊飛鵬，先鋒熊飛龍，軍帥安必烈，等等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其餘還有大將百員，回兵十萬，左宗棠又問道：「這末白彥虎手下的回兵，究竟那些教名的居多呢？」黃自信道：「天方新教，老清真教，花門教，都有，還有哥老會在內，那時孝勛還在旁邊站着，便岔嘴問道：「爹爹，哥老會，四川謂之公口，怎麼竟會蔓延至此？」左宗棠見問，正待答話，陡見孝同從那產母房中奔出，一臉驚惶之色，令人見了也要害怕，正是：

設教從來多悞國，行軍端的在奇材。

不知孝同究爲何事，如此驚惶，且闕下文。

評曰：白彥虎自平涼而遁，讀者必不防其作出如此之大文章也。作者上數回叙白彥虎時，乃爲劉松山張本，猶非白彥虎正文，有意淡淡不著痕跡，則下文之波譎雲詭，纔能使人拍案驚奇不置。

三國志

足本大字

三國演義乃情文雙茂。百讀不厭之說部。可供消遣。且多用油光紙。因價較廉。一部未購之。且知此等劣本。最傷目光。一實非得計。故諸君不買則已。若買則非買本書不可。因

書本

全用四號大鉛字精印。紙張為無光厚報紙。毛評。一行疏。不傷目光。書中情節及金批。節依正史而詳考。其出處。或誤。或無。按。一加以說明。俾讀者於讀此書之餘。能明瞭三國之真實事蹟。至印刷之鮮明。校對之準確。猶其餘事也。請讀者於購買時。注意「大眾書局印行」字樣。

十二厚册裝一錦盒 原價五元 特價祇售二元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各省各大埠均有代售

第七十三回 醫產婦著手成春 攻回妖出言不吉

左宗棠正想答孝勛的說話，忽見孝同一臉驚惶之色，從那產婦房內奔了出來，趕忙問着孝同何事驚慌，孝同抖擻凜凜的答道：媳婦生下一孩，起初倒還平安，此刻忽又暈去，連那接生婆也着忙了。左宗棠聽了一嚇道：這還了得，一面急命戈什哈飛奔去請賀瑞麟，請來醫治他的媳婦，一面吩咐左右暫將黃自信帶下，停刻再審。孝同又說道：可惜媳婦睡在血房，不然就請爹爹進去瞧瞧。左宗棠聽說忙站了起來，一邊同着孝勛孝同一齊走入產婦房門，一邊嘴上說道：爲父久處營盤，那裡能忌這些。左宗棠說着，跨進房內，便向牀上一望，只見接生婆正在抓那產婦的人中，在他將進房內的時候，他的三媳繡雲一班僕婦和那接生婆幾個正在圍着產婦，抓人中的抓人中，拍背心的拍背心，大家忙得手忙脚亂，產婦一絲沒有聲響，及至他去望着產婦的當口，大概他是天上放下來的一顆星，眼睛裡頭定有神光，倒說產婦被他釘着一望，頓時噤喏。

的一聲喊了出來，同時嘴上有血冒出，孝同一見他的妻子，嘴上冒血，更加急得跳足，幸虧那個賀瑞麟急忙忙的走入，一見產婦這般樣兒，急在懷中摸出一包藥粉，遞到孝同手上，教他沖了開水，先向產婦灌下，剛剛灌下，產婦口中的血水，即已止住，人也清爽不少，左宗棠大喜的對着賀瑞麟說道，老先生真有起死回生的醫道，此刻產婦可還碍事麼，賀瑞麟一面上去診脈，一面答稱道，這是汚血攻心，還不要緊，且俟老朽開好方子，服下藥去再講，左宗棠不敢多問，怕分賀瑞麟之心，眼看開過方子，命人速去抓藥，方又說道，老先生兄弟要你在這多坐一刻，須待產婦服藥之後，天亮再去，此處緊接上文約在夜間三四點鐘時候賀瑞麟連連答應道，爵帥放心，老朽一准等得四少奶奶安全之後再走，左宗棠不待再說，又見產婦已在和孝同講話，說是心裡悶得發慌，賀瑞麟接口對着孝同說道，四公子，嫂夫人的身體虛弱，以致氣血一時不能調和，只要服下藥去，疏通之後，便能安全，產婦聽見賀瑞麟如此說法，心裏一安，似乎氣就平了不少，孝

同又問賀瑞麟道、產婦既是虛弱、可要先吃一些參湯、賀瑞麟搖手道、不必不必、虛不受補、還是吃老朽的藥相宜些、左勛因瞧見產婦已無十分大碍、便插嘴對着左宗棠說道、爹爹、四妹將才生產之際、室中忽發紅光、大家都疑火起、此孩或非等閒、左宗棠便命孝同自去服事產婦服藥、他却坐到賀瑞麟對面、細細的把那一晚上之事、講給賀瑞麟聽了、賀瑞麟聽了一愕道、新產文孫、既有這般異兆、將來一定大貴、可喜可賀、只有那個白彥虎、倘若真去擾亂伊犁、這倒不好、因為伊犁地近俄邊、俄人久蓄併吞之志、爵帥倒要注意一點、左宗棠稱是道、此事乃是兄弟的責任、當然不敢疏忽、不過伊犁不歸甘省管轄、須得請旨定奪、賀瑞麟道、依我之見、一面儘管請旨定奪、一面不妨先行飭知伊犁府道守、以及迪化州錢牧、小心防範爲妙、左宗棠又點點頭道、老先生指教甚是、白彥虎既是想佔伊犁、必與金積堡的那個馬化澂父子有關、須得先將這個內援除去方好、賀瑞麟因見房內並沒外人、忙對左宗棠說道、老朽曾經

說過馬化澁父子二人，以教爲名，陰有不軌情事，豈知此間的官吏人民，無不受着馬氏父子之毒，全說他們都是好人，彷彿一經剿辦，甘省便有大福立至一般，此乃迷信神權之故，爵帥身受朝廷重任，這件事情，只有爵帥當機立斷，甘省方沒大患，此時孝同已將那藥命他妻子服下，覺得大有效驗，便來插嘴對着左宗棠說道：壽鄉叔姪兩個，確屬當今名將，只要他們兩個能夠出力，兒子說，一定可以制住馬逆父子而有餘的，賀瑞麟先接口道：四公子之言不錯，現在此事不愁没人去辦，所愁的是，此間官民，都是極端不主張去攻金積堡的，辦得好呢，不過爾爾，倘若辦得不好，輿論一壞，朝廷一定不諒，左宗棠太息道：此事真的關係太鉅，等我且與壽卿商量之後，始能行事，左宗棠尙未說完，牀上的那位王淑花四少奶奶，因見藥有奇效，身體已覺安適，便向她的公公說道：媳婦服藥之後，業已不要緊了，公公和大家在此血房，媳婦心裡很覺不安，公公還是請去審問刺客，尤關緊要，淑花左宗棠聽說，卽向賀瑞麟拱手稱

謝道、小媳既承老先生妙手回春、我們全家感激、容後再謝、此刻天已將亮、兄弟不留老先生了、賀瑞麟客氣幾句、又對孝同說道、此藥可服兩劑、老朽明天、賀瑞麟說到這裡、忽又笑着改口道、此刻天將亮、要說今天了、今天晚上、老朽再來換方、寫得孝同慌忙謝過賀瑞麟、即送大家出房、左宗棠還要親送賀瑞麟出去、賀瑞麟連連攔住、自去、左宗棠便將那個黃自信帶上、再審黃自信、又供稱道、小的情願投効爵帥、却出真誠、爵帥倘若相信小的、小子馬上回到伊犁、探出白彥虎的軍事行動、即來稟報、左宗棠躊躇道、本部堂赦爾一命、並非甚麼大事、只怕縱虎歸山、又是你的世界了、黃自信慌忙磕上幾個頭道、爵帥不必疑心、小的跟隨那個白彥虎、無非要想巴望一個出身、小的若替爵帥去探秘密、爵帥也可錄用小的、小的何必一定要去帮着白彥虎呢、左宗棠聽到此話、微微地點首道、這話尙近情理、君子可欺其方孝勛在旁插嘴道、此人腦後見腮、恐怕口不應心、昨天白天、他在大庭廣衆之間、胆敢偷看婦女、孝勛猶有餘怒必非好人、左

宗棠還未答話，黃自信卽接口道：「少爺不必記着昨天之事，小的昨天在那城外，因聞人家在說，左制台的兩位少奶奶到了，小的前去看看鬧熱，那是有的。少爺恐怕小的有甚歹意，這是冤枉小的了。」孝勛含怒的駁斥黃自信道：「你連行刺的事情都敢來做，還有甚麼歹意不歹意呀？」左宗棠道：「勛兒不必和他爭論，爲父准定放他回去，他若有意棄邪歸正，自能上報朝廷，否則二次將他掣到國法具在，還怕他有兩個腦袋不成？」從前諸葛武侯七次放回孟獲，我又何必這般量狹？孝勛不好再說，黃自信又磕頭道：「爵帥如此法外施仁，小的也有天良的。」左宗棠又問道：「本部堂放你回去，你難道不怕白彥虎疑心你的麼？」他一疑你，你便不能再去探他，黃自信道：「小的此去自有法子使他相信，但是爵帥這裏也得替我守秘，小的以後暫不親自來此，隨時自有稟報。」左宗棠點點頭，卽命左右帶領黃自信出去，並賞百兩銀子，以作盤纏。黃自信叩謝出去，左宗棠又把孝同喚出，問明之後，知道產婦確已平安，方始對着孝勛說道：「昨天

晚上你說那個哥老會的說話，且聽爲父說給你聽，哥老會匪，本是四川噶嚕二字的變稱，始以結拜爲同心，殺賊患難相顧之據，繼之以結黨抗官，鬧餉梗令，又繼之以恐喝取財，迫脅異己，分遣黨羽，潛居水陸要隘，若遇同會之人，私自驗票放行，川人又稱謂票匪，否則刼殺不免，其實不過斂錢肥己，因爲利，非若那些真正的邪教，黨堅交，秘陰謀不軌，爲害尤大，他們入會之徒，也不像逆黨甘心作賊，另有深謀，但是勢之既成，終至積重難返，黠桀的倡之於前，愚懦的附之於後，始成尾大不掉之勢，其黨各處都有，左宗棠說到此地，又向孝勛微蹙其額的說道，痴兒以爲哥老會只在四川，不至蔓延遠地，真乃井蛙之見矣，孝勛聽了老父之言，方始明白此事，卽向老父說道，爹爹忙了一夜了，請去安睡一下，產婦房裏，兒子同了媳婦，自會照料，此是孝子口氣，左宗棠點頭道，這末你也得和你妻子，輪流回房休息一下，莫要大家鬧出病來，更是不對，此是慈父口氣，孝勛應了一聲，伴送老父回他那邊院子，服事上牀，方才回轉自己那邊，這天左宗棠一直睡

到午後，方始起身。當下就見孝勛、孝同二子一同來請早安。左宗棠問過產婦之事，便命退出。二人退出，又有戈什哈進來回話，說是全省文武官員，因為昨天晚上，鬧了刺客，都來自請疏虞之罪。又知產下一位孫少爺，都又忙着道喜。沐恩分別道乏，道乏卽是不見之謂擋駕。衆官方始散去。左宗棠點頭道：「一個小賊，怎好算到刺客？至於生個孫少爺，尤其不能驚動他們，說着。」又吩咐戈什哈：「命人速請劉壽卿軍門到省有事。」戈什哈退出。左宗棠提起筆來，寫信給與周夫人道：

三四兩兒，各帶妻子來甘，現已平安抵此。夫人不令我知，分遣兒媳前來視我，情固可感。事則可懼。蓋萬里長征，道途不靖，已費周折。而四媳復有身孕，舟車勞頓，果有顛動胎氣情事。到署卽產一孩。時我業已上榻，忽夢雷電繞身。大雨如注，驚極而寤。適此間苦旱已久，以爲或係心中望雨所致。嗣見窗外紅光，闔署均疑失火。此夢竟與三十年前，夫人產霖生時，霖生爲字同一境界。可驚復可喜也。夫人得此第五之孫，數年老病，必能藉此冲破矣。產婦初

則稍有血暈等事，今已無碍，特此飛告，并請轉諭威寬二兒爲囑。

左宗棠發信之後，賀瑞麟不到上火，果已自來。左宗棠命人引去診過產婦，賀瑞麟又由着孝勛陪同來見左宗棠，道恭喜爵帥，四少奶奶老朽可保無虞的了。左宗棠含笑謝賀瑞麟略談一會，告辭而去。收束上文過了幾天，劉松山已

由防次到來，一見左宗棠，道過添丁之喜，復又請上一個安道，舍姪錦棠，年紀還輕，爵帥既保他官，又委他差標，下怕他幹不下來，反而負了爵帥的栽培。左宗棠聽了大笑道：「壽卿，你怎麼和我鬧起世故來了呢？殺齋令姪，久在我行，我們老輩之中，誰不稱爲當世名將？壽卿說到此話，豈不是做叔子的，反而不知姪子的爲人了？」劉松山又客氣道：「舍姪雖然曾經打過幾次勝仗，也是他的微律，怎麼當得起名將二字，不是標下在爵帥面前說句狂話。現在時代，名將很少，就是鮑春霆、劉省三，也只好算爲饒將，一個名字，豈是容易的？」劉錦棠是當名將左宗棠在浙重用請益

禮在甘肅用劉錦棠也有知人之明

左宗棠微搖其頭道：「壽卿不必在此和我辯別字眼，我的找你進省。」

狠有大事商量呢。劉松山忙問甚麼事情。左宗棠又把黃自新所供之話，以及賀瑞麟攬掇即攻金積堡的意思，告知劉松山聽了。劉松山一直聽完，方才答話道：「標下自被白彥虎逃走之後，至今耿耿於心。此賊十分慍悍，又有幾個部將助他，不比白翟野主那般容易剿滅。只因軍食之事，尙未籌劃盡善，復又不知白逆匿跡何處。現在爵帥和賀老先生，都既主張即攻金積堡，標下願負此責，萬死不辭。」左宗棠此時雖見劉松山又說一個死字，想起上回之戰，劉松山也說一個死字，且將白彥虎逐走，毫沒一點不祥之事，便也不再注意。上回劉松山台征之際，誤過一個死

字體者或疑爲虛文矣，殊不知正是作者實實處處布局之法，不觀下文烏能知之。

當下便將他那大拇指頭向着劉松山一豎道：「馬伏

波老當益壯，這件大事，自然只有你去。不過此地的官民二界，都不以攻金積堡爲然。我們倘不順手，那就沒有臉兒去對他們了呢。」劉松山拍胸道：「爵帥放心，馬氏父子，本非易辦之事。但是標下受國恩深，又蒙爵帥指名調到此地，這件事，倘若不替爵帥分憂，還成話麼？」左宗棠道：「話雖如此，我們也得斟酌一

下，你要那些將官，我都給你帶去。劉松山道：曹克勛、曹統領、李訓銘、李統領，他們二位，須得討去幫忙。左宗棠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還有沒有呢？劉松山道：爵帥這邊，也在用人之際，怎麼能夠統統讓我調去？左宗棠道：其餘之人，尚可商量，只有你們毅齋令姪，他却正在陝邊得手，萬萬不能給你。劉松山因見左宗棠這般相信他的姪子，自然十分高興的答道：他在那邊，既還得手，標下本不主張要他同去。左宗棠道：軍餉之事，我就派周受三辦理，諒來不致悞事。軍米呢？劉松山笑上一笑道：今年屯田很好，標下自會打算，只要爵帥不限我的日子，標下們也沒有甚麼要求了。左宗棠又想上一會，方說道：沙利奉這人，對於金積堡地方極熟，可以帶他去作嚮導。劉松山點頭道：標下自去請他。爵帥一用公事，他就覺得沒有面子，反而不好。左宗棠還待答話，忽見一個戈什哈送上一件報捷公事，一見就是劉錦棠的，便朝劉松山笑着道：毅齋出兵以來，大小也有幾十戰了，從沒失利一次，真正使人佩服。劉松山因見左宗棠並不

等他答覆已在拆那公事，他也不再答話，等得左宗棠看完之後，始問道：「何處又打一個勝仗？」左宗棠道：「甘陝交界之處，有座北嶺，那裡的花門禍首伍勒訥，倚仗回教之勢，欺凌漢民已久，府縣稟請剿辦，我却命毅齋剿撫兼施，毅齋起初也主收撫，無奈這班回匪驕悍異常，又恃地理熟悉，愍不懼法，毅齋只好改變主意，一律剿辦，苦戰半月，始得伍勒訥的部下殺潰，現又獲着伍匪之子，就地正法，特來報捷。」劉松山狼感激的答道：「錦棠與我本屬老相軍出身，一班弟兄更能替他盡力，真是他的便宜。」左宗棠吩咐文案上批獎劉錦棠的公事去後，又與劉松山斟酌妥善之後，劉松山很得意似的出省而去。左宗棠本信劉松山的，對於一切軍情並不遙制，沒有幾時，已是同治十一年二月下浣了。一天左宗棠忽得官報，才知曾國藩已在本月初四那天，薨於兩江督署之內，不禁狂哭起來。孝勛孝同兩個不知何事，連忙奔到老父跟前，左宗棠一見二子到來，方始拭淚說道：「曾侯已薨，老成凋謝，國家又失一座棟樑矣。」孝勛孝同

也一驚道、滌生伯父、不聞有病、怎麼竟至逝世、左宗棠連搖其頭、並無言語、

高揚

傷感之極、爭與爭背、並表明左曾無甚嫌隙也。

父子三人默然一陣、左宗棠始命孝同寫了唁信、自作輓聯一

副、附賻敬四百兩、去到南京、又命孝勛執筆代書家信道、

威兒入目、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愜然也、已致賻四百金、並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紀實也、見何小宋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從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卽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乃負氣耶、謀國之忠、兩語久見報章、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喪過湘干、爾宜赴弔、以敬父執、更能作誄辭哀之、申吾不盡之言、尤見道理、吾與侯所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兢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擬之詞、何值一哂、

左宗棠發出兩信、又命孝同錄稿寄給劉松山去看、劉松山那時正在圍攻金

積堡忽得左宗棠之信，方知曾國藩已死，也是掩面大哭，因他本是一個小卒，投入湘鄉團練裡頭，嗣由曾國藩一手提拔起來，轉戰江浙皖川數省，因功保至記名提督，方由左宗棠奏調至此，一時感激私恩，故有這個悲傷，那時李訓銘、曹克勛兩軍早已趕到，李曹二人瞧見劉松山哭至噎得拍胸蹀足，一齊忙相勸道：「軍門感激侯相，正是大丈夫的行徑，但是現正大攻馬妖之時，自宜節哀治事，若能立即盪平此妖，侯相就在九原也高興的。」劉松山聽說道：「一個人一生做事，能遇幾個知己上司，二位說得也是，我姓劉的若不爲國效忠，如何對得起我的這位恩上司呀？」李訓銘道：「現在我軍合圍已久，這個老賊負隅死抗，長此遷延下去，怎樣好法？」劉松山蹙額道：「明天讓我且去親看陣勢，相機進攻便了。」曹克勛正待有話，忽見軍糧官恩恩走入，正是：

數載屯田原有見，一生作戰不尤人。

不知這個軍糧官走入，有何報告，且闕下文。

評曰、左氏父慈子孝、足徵齊家有法、治國者必先齊家、左氏之爲中興名臣、原不委曲、觀其對於曾侯之喪、悲痛如此、允稱人傑哉、

郭後
覺編

家庭兒童新教育淺說

一册定價大洋
二角（七折）

兒童家庭之教育。關係將來國家社會之前途極鉅。亟有傳佈或灌輸於民衆之必要。本書係參集專家著作及著者個人育兒經驗而編輯。共分十九章。對於家庭兒童教育有極深確之理論。並有極精審之實施方法。足資參考。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七十四回 劣紳通匪挾制三軍 大將瞞糧欺蒙二賊

劉松山瞧見這個軍糧官走入便問有何軍情報告，軍糧官答稱道：「軍中糧秣僅有三天可用了，特地前來請示。」劉松山聽了一楞道：「周受三竟至悞事不成，曹克勛發急的說道：『軍中糧秣不比尋常，倘一悞事，那還了得。』」劉松山道：「周受三從未悞事過的，況且他此次只管軍餉，這次的軍糧，乃是我拜托他代辦的，並非他的責任，就是悞事也難怪人。」李訓銘道：「怪人事小，悞事大，倘若真個悞事，如何救濟？」我們須得預先籌劃妥當。」劉松山道：「我因現在四處的百姓都恨我們來攻馬妖，對於我們很有惡感，運糧之事本屬萬分周折，周受三素來謹慎，這次稍悞幾天日子，內中必有甚麼道理，他都悞事，我們自己去辦理，未必不悞事吧，但是話雖如此，我們現在救濟之法，我也想過，只有前去劫糧，前去劫糧，很是有些危險，馬化澹那個老賊，事事辦得縝密，他的糧所豈有不防人去搶劫之理，胆願周受三那邊日內能夠到來，那就好了。」軍糧官報告之後，也

就退出，劉松山便和李訓銘、曹克勛二人密商道：「軍糧官既來報告，你們瞧他那一種萬分惶懼的樣子，全軍兵士恐怕早已知道底蘊的了。此時還沒有鼓噪起來，乃是我的營規所致。我們這個老湘軍，所有名譽也虧這個營規保住。李訓銘道：「敵軍還有十多天的糧秣，可以分牠一半過來。劉松山搖手道：「不必，我這裏有二萬多人，你那裏可供五營人馬，十多天的糧秣，統統掣到我們這裏，也不過三兩天就完，也沒甚麼大的好處。此刻就請李統領去，到我們的糧秣所，對那軍糧官說，只說方才他一走後，我們這裏已接周受三的通知，三天之內，軍糧一定可到。先將這位軍糧官穩住，他若不甚張皇，軍心自然固定。曹克勛接口道：「這末李統領就請勞駕一趟，再來此地商議。就是李訓銘聽說，真個站起就走，不多時候，滿臉笑容的回了進來，朝着劉松山、曹克勛二人說道：「軍門這個急智，真正有效。我方才一到糧秣所，就見所門之前，似有三五成隊的兵士，果在那裏探聽軍糧的事情，及至我與那個軍糧官一說，軍糧官

固已當場歡天喜地起來，那些門外探聽軍糧的兵士，也就放心而去。曹克勛不待李訓銘說完，便接嘴對着劉松山說道：「這個法子雖然是好，只能瞞過一時，三天之後，又怎樣辦法呢？」防得有理劉松山很快的答道：「我是等第三天的晚上，軍秣所中，真正一粒米也沒有了，方命兵士自去看過，那時他們自然嚇得要死，我就在那個時候，親自率了他們前去覷糧，曹克勛攔着劉松山的話頭，不用說了，這是抄那破釜沉舟的老文章，劉松山摸摸他那唇髯，微微的一笑道：「不是如此，他們怎肯拚命？」李訓銘接口道：「軍門倒不要這樣說，軍門所統的糧子，倒是個個能夠拚命的，所以無攻不克，無戰不利，現在這個老湘軍的名譽，才爲人們欽敬。」劉松山將頭一別道：「李統領只說了半句，尙不完全。」李訓銘一楞道：「什麼？」我也劉松山又笑着道：「李統領將才說我的兵士，個個能夠拚命，若說個個拚命，那就不必我用這個激將法子了，因爲說了能夠二字，既說能夠，可見並不是次次肯拚命的，不過能夠能夠拚命罷了。」上面能夠二字與下面能夠二字有別讀者細讀爲妙

我的這個激將法子，正是激出他們的能夠來呢。曹克勛在旁嘆息道：劉軍門如此用心，應有大將之譽。說着，又朝李訓銘說道：李統領，我們兩個以後也得學之才好呢。李訓銘聽了，自然十二萬分的佩服。劉松山當場客氣幾句，又和曹李二人商量一會軍情，方才各散。第二天的午後，劉松山正在調度軍情時候，又見那個軍糧官欣然而入，對他報告道：軍門的話，及周受三所辦的糧秣，已經全到。劉松山大喜道：我說他不會悞事，現在果然到了。軍糧官退出，劉松山立即傳齊全部將領，諭知大家道：依我之意，本擬長圍下去，那個姓馬的老賊，看他能守幾時。現在的軍糧，既是如此爲難，以後難免沒有斷絕之虞。只有拚力進攻的了。現在我就限你們三天，這三天之內，若不把金積堡攻破，我只有一撤退軍隊，自向爵帥那邊領罪去了。大家一見劉松山不責將士，只責自己，頓時各現愧色的說道：我等此次未將金積堡立時攻破，內中却有幾層道理。第一是軍門未曾下令限着日子，第二是老賊的妖法厲害，槍炮竟失一半效。

力、第三是老賊的陣地堅固、我們是行軍、他是以逸代勞、第四是各地的回民無不暗中設法私助老賊、致使我們大受打擊、劉松山聽完、將手向着衆將一拱道、這幾個難題、兄弟豈有不知之理、現在我已下令、你們只有不顧一切、內中一個名叫倪德標的營官說道、我們既是拚力猛攻、對於一班暗助敵人的回民、可否一律勦辦、否則礙手礙腳、萬難奏功、劉松山聽到這裡、不覺又躊躇起來道、這是這是、劉松山連說幾個這是、大概一時也想不出甚麼兩全之策、因爲未曾彰明較著、與那官兵對敵的回民、似乎確也不能就去勦辦他們、劉松山正在疑惑不決之際、忽然聽得營門外面、陡然闖起一片喊聲、正待命人出視、已見值日官報入道、此地一帶紳矜、聯合此地的耆老百姓、約有一百多人、說有軍情大事、要見軍門、劉松山又問道、營門外面、究竟是誰在鬧事、值日官答稱道、就是這一百多個紳矜、帶了來的普通百姓、劉松山又問多少人數、值日官道、至少也有三兩萬人、劉松山道、這末你就一面去請紳士進見、一面飛

報各軍營官，須防這班百姓，內中夾有老賊的隊伍，值日官出去照辦，沒有多時，那班紳矜已經進來，爲首的一個名叫方壺，曾任道光朝的監察御史，先向劉松山打上一拱道：「壽卿軍門，兄弟同了衆位耆紳來此，要求軍門停止進攻之令，劉松山慌忙回禮道：「老先生吩咐，松山敢不遵命，不過松山率兵到此，業已半年，倘若爵帥見罪下來，怎樣辦法，方壺聽了，又拱拱手道：「這着棋子，兄弟們也已防到，只要軍門暫時停止進攻，兄弟即日進省，去和爵帥面商，倘若爵帥不允我等之請，那時再由軍門攻打便了。」劉松山道：「松山不敢不遵，老先生之命，不過姓馬的那邊，也得老先生等之擔保，不來暗中劫我。」助得極是方壺忙答道：「兄弟可以具結，劉松山即將監軍官請至，當場即請方壺具結，等得方壺具結退出，營門外面的數萬百姓，也已同散。」劉松山見沒事情，上文傳命之語，無其事不可不防又將退在一邊的衆將請至道：「方御史既要進省，我們只好暫時答應，內中又有一位姓繆的分案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幾個紳士。」劉松山搖首道：「這是

從前的古話、大清朝却行不通、這是一層道理、還有我們的那位爵帥、雖然命我來此剿辦馬妖、他也在怕輿論、好在這個老賊雖凶、將來總是囊中之鼈、也不怕他、衆將聽說、只得各散、不到半月、劉松山果然奉到左宗棠的公事、命他議剿爲撫、不必得罪就地紳士、同日又接到駐坐坐探的稟報、說是左宗棠已受嚴督肅斥、怪他激變回民、穆春嚴欽差、也不以左宗棠勦辦馬化澂爲然等語、劉松山氣得只是嘆氣的自言自語道、天下竟有如此不明白的朝廷、又有這般不懂事的欽差、爵帥如此被人掣肘、真也難以辦事、劉松山自說自話、會忙將李訓銘、曹克勛二位統領請至、先將左宗棠的公事、以及坐省探報的稟帖、都給二人看過、方才太息道、從前那位岳武穆、他在誅仙鎮上、連敗金人數次、金人買通秦檜、竟用十二道金牌前去召他進京、後來盡忠風波亭上、今天的事情、比較岳武穆的事情、還算好得多呢、曹克勛答道、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老賊方才有些胆怯、激變二字、從何說起、劉松山道、爵帥已在爲難、曹

統領只有耐煩一些的了，我的意思擬請你們二位去與紳士接洽，招撫之事，李訓銘道：我們去只管去，倘若那個老賊稍有一點不服我們的命令，我們仍要與他拚命，劉松山尙未答話，忽見聶功廷入見道：標下探得馬化澂仍與陝回通氣，標下暗令一個哨官去，到要隘截攔軍火，果然獲到洋槍五百枝，業已解到大營，馬化澂既想招撫，怎麼還在運械添兵呢？劉松山安慰聶功廷道：你能如此細心，辦了此事，自然可佩，不過馬化澂的洋槍，或者還在未說招撫之前辦的，也未可知，請你回營，仍舊好好訓練兵士，我們這裏倘若招撫不妥，還得打仗，聶功廷聽說，微吁其氣而退，劉松山等得聶功廷走後，向着門外一指道：此人和董福祥兩個都是好將，你們二位只要瞧着他的一腔忠義之氣，便知此人可用，曹克勛道：我和李統領馬上就去找那紳士，且看怎樣，再來回稟軍門，劉松山先站起來，一邊送走曹李二人，一邊又叮囑二人不可胸有成見，負氣行事，曹李二人告辭去後，劉松山又接到劉錦棠由陝邊發來的捷報，拆

開一看、大意報告陝邊回匪已平、花門禍首也已正法、又說聽得爵帥已允紳士之請、對於馬化澁、改剿爲撫、此賊十分刁悍、縱使能夠就撫、得能安靜一時、也難永久不變、與其如此、何不早早進攻、只要擒到馬賊輿論也會變樣的云、劉松山看完覆了一封長函、又過幾時、紳士對於馬化澁就撫的條件、甚至替他要求保官、曹李二人、自然不肯答應、往來駁詰、便覺遷延日子、有一天、劉松山的軍中、又到缺糧時候、方在爲難之際、忽見軍糧官走入報告道、馬化澁那邊派了兩個頭目、押着一萬担白米來營、說是報効軍門的、如何辦法、特來請示、劉松山便問軍糧官道、我們的糧秣、到底還有多少、軍糧官回答道、至多十天八天、劉松山聽說卽與軍糧官咬了一陣耳朵、軍糧官會意而去、又過一個頭目、趕忙小心翼翼的朝着劉松山磕頭道、馬教主特派我們二人、獻上一萬擔白米、劉松山吩咐二人起來道、你們起來、我有話說、兩個頭目起來、垂手

此處是劉松山故意提出時候好讓軍糧官辦事

劉松山方始盛其軍容、出見馬化澁派來的兩個頭目、兩

侍立，劉松山又微笑說道：「你們教主，一等受撫之後，我們就是自己人了，他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不過我們此地的軍糧，確是辦得充足。」劉松山說着，將手向兩個頭目一招道：「你們二位，且隨本軍門前去看了，再說。」兩個頭目雖然不敢不去，可是他們的臉上早已不言而喻的現出驚駭之色。劉松山不管他們，只是朝那糧秣所的地方，一直走去，等得走到，笑指米倉對着兩個頭目說道：「你們二位請看，不是本軍門欺騙你們的吧？」兩個頭目一見劉松山的軍糧，果然不少，不覺老實說道：「小人等動身的當口，我們馬教主的確確對着我們說過，官兵之中，糧秣已罄，目下四處採辦爲難，你們將這一萬擔白米，好好押去，獻與劉軍門去，兩個頭目說到這裏，又望了一望米倉道：「誰知老軍門此地的軍米，真個可稱山積，這樣說來，我們馬教主，必被探子所悞了。」劉松山聽了，極高興的答道：「軍米關繫全軍的命脈，那裡可以讓牠缺乏，現在因是自己人了，所以肯給你們看看，否則軍事秘密，怎樣可以洩漏外人，兩個頭目不禁

心悅誠服的答道：軍門真是天人，幸虧我們教主已在辦理受撫之事，否則怎樣能夠抵敵天兵。劉松山不答這句，單對兩個頭目說道：勞你們二位，上覆你們教主，替我好好道謝，心領其情罷了。兩個頭目失驚道：我們教主吩咐，一定要請老軍門收下的，軍門倘若收下，小人等回去，也有面子。劉松山忙自己收蓬道：軍糧本也越多越好，你們二位既是如此說法，本軍門只好收下，不過還有一層，你們二位，須將米款帶去，不然我一定不收。兩個頭目只是再三再四的不肯答應。劉松山却又再五再六的要他們答應，二人弄得沒法，只好領了款項而去。其實劉松山用的是空城計，無非騙騙兩個呆鳥罷了。戰爭之際用此法子，本是應該，既在招撫

運用此計劉松山一等兩個頭目走後，便命軍糧官將米收進米倉，滿營兵士個個雀躍。只怕主又過幾時，此是時為兩個頭目同去日子曹克勛來見劉松山道：馬化澂這個老賊，真正十二萬分的刁鑽，起初難得就範，我和李統領二人軟硬都用，甚至哄嚇，詐騙無不用到，他却只像一條死蛇，一動不動，還有那班紳士，無不帮他求情，我

們二人實在沒有法子，要決裂了，倒說那個老賊，方始有些軟了下來。劉松山聽了，微笑道：「我老實和你說了吧，不是我在背後用了一計，那個老賊未必就肯軟下。」劉松山說了這句，始將空倉上面，稍稍蓋些米糧，誘騙兩個頭目之事，細細的告知曹克勛聽了，曹克勛聽畢，方始恍然。劉松山又說道：「此事我不作主，你們二位去到省城，可與爵帥斟酌，單是替我寫個信與爵帥，就是收撫了。」馬化澂之後，我要一年以後撤兵，曹克勛聽說，便與李訓銘二人一同進省，後來招撫馬化澂之後，各軍都已回省，劉松山果不撤兵，馬化澂瞧見劉松山不肯撤兵，心裡異常疑懼，便與他的姪子馬八條此人久遠了商議道：「劉松山這個老賊，他的不肯撤兵，自然不信我們，我們的受撫，本是緩兵之計，只因大兵雲集，一時無法對付，方才走此一條路的。」老實說，不見得就要到手的一個皇帝，不做真的去做降卒不成，你的計策本多，你快替我想，我做皇帝，你就是世子了呢。馬八條聽說，只把他的眉頭一皺，早已計上心來，便與馬化澂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說了一陣，馬化澹聽完大喜道：「准照此計行事，你快和你兄弟辦理，原來馬化澹之子，名叫小澹，也是一個慙不畏法的東西，因為馬化澹已有年紀，一切軍情大事，都是馬小澹作主，馬小澹一見馬八條前去和他商議，對於劉松山有所不利，自然大喜，他們兩堂兄弟又鬼鬼祟祟的斟酌一陣，預先暗囑金積堡四面的回民，凡是官兵可以行馬之處，統統種上蒺藜，蒺藜這樣東西，滿身是刺，馬一踏着，勢必狂跳起來，馬上之人，任你甚麼本領，一定栽下，那裡四面的回民，不論是否是馬化澹父子叔姪的心腹，都被天方新教四字所迷，只要馬氏的命令傳出，真比皇帝的上諭，還要靈驗，不然馬化澹倒沒想做皇帝的的心思了，馬小澹這個遍種蒺藜的計策行出之後，又命他部下的回匪，凡遇有水的地方，統統放下毒物，這個毒物又是甚麼東西，都是馬化澹用了邪術製就的毒汁，一到水中，漢人吃了便要生病，因為這個毒汁之中，有與豬肉相尅的東西在內，回民不吃豬肉，當然無礙，馬小澹馬八條二人行過此計之

後不到兩個月，官兵之中無不害病起來，松劉山雖是一位名將，到底不是神仙，瞧見他的兵士突然害病，還當水土不服的原故，又見馬氏父子一混數月，也還對他恭順，他的命令沒有一樁不是立即照辦，於是便動回省之念，部下兵士自然十分贊成，誰知馬化澁一聽劉松山似有撤兵的意思，慌忙親自來到劉松山的營內，要求萬萬不可撤兵，他說他雖十分誠懇的受撫，劉軍門同在一起，自然不疑，倘一撤兵進省，省中大吏難免沒有和他不睦的，萬一聽了甚麼謠言，必有對他種種不利的事情發現，劉軍門留在此地，於他大有好處，劉松山聽了這些君子可欺其方之語，更加相信馬化澁不會變叛的了，既是不會變叛，自行回省休息爲宜，馬化澁見留不住劉松山，方去大排筵席，要替劉松山的兵士餞行，正是

甜言蜜語明中見，毒計邪行暗底藏。

不知餞行之時，又有甚麼文章出來，且閣下文。

評曰、劉松山本爲名將、應該不受馬氏之給、一則君子可欺其方、二則兵士
個個有病、留下亦難爭戰、三則起初的銳氣、日子一久也已完了、於是不幸
之事、接踵至矣、

徐枕
亞著

清宮濺血記

一册定價
大洋五角
(六折)

本書所記。為清宮一種祕史。有美人。有俠客。情節熱鬧異常。以枕亞先生生花之筆描摹之。無不栩栩如生。且所記。均為事實。尤與憑虛構造者不同。茲將回目列下。備閱者瀏覽焉。

- 第一回 北京城名士坎珂
 - 第二回 皇太子有意探花
 - 第三回 皇宮內君臣定計
 - 第四回 胡言妄說太子調情
 - 第五回 救難婦阿兄行俠
 - 第六回 劫內監打聽冤情
 - 第七回 林舉人以身許知己
 - 第八回 賢尙書設計破冤案
- 如來廟美人施俠
 - 白小姐無心惹厭
 - 中堂府母女驚駭
 - 嚼舌劍身貞女殉節
 - 探消息劍客進宮
 - 厲尙書提出訴訟
 - 陳尙書為國誘東宮
 - 聖天子守法殺親子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七十五回 述邊情堪爲往事師 解奇渴痛飲仇人血

劉松山瞧見馬化澂要替他的全軍兵士餞行，既未懷疑，便也答應。馬化澂便約定三日之後而去。馬化澂走後，劉松山正在部署行裝，忽見聶功廷、董福祥兩個營官一同走入，面帶驚惶之色的說道：

讀者必以爲二人前來報告馬化澂變叛之事然而非也

聽說陝西回匪

首領白禹崔糾黨二萬多人，業已佔據大小南川作亂，勢甚猖獗。軍門這裡得到甚麼警報沒有？劉松山大驚道：此匪雖然久有叛意，我還當他不敢遽發。你們這個信息，究從那兒得來？聶功廷道：外邊百姓紛紛傳說，標下怕是謠言。特地差人函詢馬化澂父子，馬氏父子答覆並無其事。但是今天的風聲更大，標下故同董營官前來問軍門。劉松山聽說更加着慌起來道：馬化澂本與這個白匪通聲氣的，他們父子必有信息，爲何覆絕得這般決斷？我倒反而疑心起來了呢。董福祥道：標下雖是同人，因爲久離鄉土，回中故舊，又因標下不與他們接近，以致一點聲息不通。白禹崔的歷史，標下竟不知道。劉松山便問聶

功廷道：「你可知道麼？聶功廷道標下曾聽軍門說過，大概知道一些。」劉松山指董福祥道：「他既沒有知道，你且講給他聽。」聶功廷笑着問董福祥道：「你眞的一點不知道不成？」董福祥點頭道：「確不知道。」聶功廷聽了，方才細細的講給董福祥去聽道：「西甯古鄯善地，大峽小峽，羣山對峙，蜿蜒八十餘里，湟水就出其中。漢書上面稱爲湟中，卽是指此。正北有座威遠堡，漢番雜處，便是晚唐所稱的沙陀。西南通巴燕戎格，循化撒拉回番，以達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等處，地險民悍，由來已久。明以前，因爲鞭長莫及，都取羈縻政策。我朝入關之後，始設青海辦事大臣，控制回番蒙古，各處倒也相安無事。直至嘉道年間，回番漸漸地跋扈起來，朝廷乃派林文忠、琦靜菴、沈朗亭諸公，先後出督此間。於是時有用兵之事。同治初年，陝回之禍更大，各處蠶起響應。前西甯辦事大臣玉通調度無方，失却控制能力，反而爲回所制，只好以循化地方的回紳馬桂源署理西甯知府，等得玉通一死，豫師嗣事後，這個白禹崔的聲勢更大。聶功廷一口

氣講至此地、董福祥忽現現貌、視白禹崔的神情出來道、這是回漢不睦而起、我看這個白匪、未必有甚本領、劉松山接口道、現在既已興兵作亂、恐非皮毛之患、聶功廷道、這末我們從速撤兵回省、好聽爵帥調遣、劉松山蹙眉的說道、此地馬化澂父子、一向平安下來、我本不甚疑心他們的了、此刻一聽、劉松山說到這句、目視聶功廷道、你說馬化澂父子回絕得這樣快法、我倒有些疑心、不要馬化澂已與白匪聯合、對於我們有所不利呢、恐怕遲了劉氏對於此事不免失算一點聶功廷董福祥兩個聽說、不覺一同失驚道、軍門防得不錯、現在我們的兵士、十有九病、倘若真的、有起事來、很是、不好、劉松山側頭一、想道、我此時越、想越怕、連這個餞行的事情、我也担起心來了、呢、董福祥道、依標下愚見、我們不妨假以剿匪為名、連夜開拔、離開此地、怎樣、劉松山正待答話、忽見一個探子、慌慌悵悵的奔至、上氣不接下氣的報告道、馬化澂部下的那個香娃娃隊伍、一向紮在金積堡、很遠的、現在突向該堡移動、據稱馬化澂剋扣他們餉項、他要兵諫、馬化澂已

派他的兒子率兵一萬出堡迎敵，又說一俟後天來替我們餞行之後，便要圍剿那個香娃娃。董福祥不待探子說畢，忙不迭接口對着劉松山說道：他們那邊既在自相併吞，我們更好趁此開拔。聶功廷聽說，連連搖手道：他們自相殘殺，若是真的，董營官此計本好，我恐此事就是對於我們發生的，那就不能再走。劉松山一面吩咐探子再探，一面急對聶功廷道：我倒贊成董營官之計，准定漏夜開拔，好給他們一個湊手不及。聶功廷聽了，不便違令，只好同了董福祥兩個，各自回營。前去料理開拔之事。劉松山便也立即下令各隊，准於當晚亥刻拔營。那知劉松山這邊開拔未久，又據探子報到，說是馬化澂父子各率回兵一萬五千，已與那個香娃娃合在一起，連夜追來。劉松山聽了，連說不好，不好。馬賊果真變了。劉松山正待去喚聶董二人前來商量。聶董二人已經由頭站趕回轉來，一見劉松山之面，一同氣喘喘的說道：馬賊已變，我們的隊伍大半有病，不能禦敵。怎樣辦法？董福祥又單獨獻計道：事已危迫，軍門可率輕

騎趕緊先走，只要軍門一個人脫了險地，標下願與馬賊在此拼死。劉松山不
等董福祥說畢，一把執着董福祥的手，突出雙眼珠子，厲聲說道：「董福祥，你雖
好心，難道姓劉的如此貪生怕死不成？況且我已這般年紀，就是死於馬賊之
手，也是我姓劉的對得起我們爵帥，不然他老人家爲甚麼不調別軍，單單調
我隨他來此呢？」死又一聶功廷接口道：「軍門乃是國家棟樑，怎好去和馬賊拚命，
聶功廷聽說，邊把他的手向着劉松山亂揮道：「軍門快快走吧，再遲一刻，那就
不能走了呢。」劉松山氣得亂頓其脚，大怒道：「這是甚麼說話，姓劉的從來不
幹這種丟人之事。」劉松山的事未完，立卽一面回馬，一面指揮他一部分的親
信隊伍道：「此地不甚險要，你們快快埋伏此地，若見馬賊追來，你們出而腰擊，
馬賊必定以爲埋伏已過，他必放胆再向前追，本軍門另有辦法。」劉松山吩咐
之後，卽與聶功廷、董福祥二人說道：「此去二十里有座小山，名曰峒峽，地勢很
險，你們二位埋伏那裏，一等馬賊本人走過，你們趕快率兵追殺，那時我在前

面一定回兵和他大戰，這樣的前後夾攻，我們的病兵便可以一當百了。聶董二人奉令自去，劉松山又把其餘的四個統領，十多個營官，一齊叫到跟前，很鄭重的說道：諸位統領營官，今晚上的這場廝殺，只要大家拼命，馬化澁父子二賊便有九成死法。大家聽說，無不忿忿的答道：軍門放心，常言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我們大家只要不怕死，那個馬賊不怕他怎麼厲害。劉松山連稱好好道：這末我們快快前進。劉松山說着，立即加上一鞭，首先向前飛馬奔去。大家各率隊伍，也向前進，直等東方調白，方才看見後面塵頭大起。劉松山料定馬化澁父子已經追至，連忙擺開陣勢，立馬而待，不到片刻，果見馬小澁率了大隊趕來，遠遠的瞧見劉松山等在那兒，他就飛馬上前，高聲對着劉松山說道：壽卿軍門，何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起來。我們父子並無歹意。壽卿軍門，究爲何事，不別而行。家父已在後面等候，特命小澁追上前來，務請壽卿軍門快快回轉，稍領家父餞別之情。劉松山瞧見馬小澁不提他那親信隊

伍埋伏之事，越加知道小澹這人十分險詐，頓時冷笑一聲道：「哼，馬小澹，你們父子二賊的詭計，早被本軍門識破，本軍門就算小人，你們就算君子，不過本軍門並不歡喜飲你們的餞行酒，却歡喜飲你們二人的血。」馬小澹一見騙不了劉松山，當下變臉大罵道：「姓劉的老賊，你既不受抬舉，這來且看還是你這老賊飲我們父子的血，還是我們父子飲你的血。」馬小澹尚未罵完，劉松山氣得大吼一聲，立即揮動人馬，直撲馬軍。馬小澹的戰術本也不弱，不過他的邪術不及乃父罷了。此時一見劉松山大有和他拼命之意，忙用他的洋槍，拍的拍的，對准劉松山這人打來。劉松山雖然年老，他的本領却比馬小澹高過十倍。又知馬小澹會得邪術，忙不迭用他手上的兩柄馬刀，交換着一柄護住他的咽喉和前胸，一柄只去噹噹噹的撥落近身子子彈。還要一邊撥落子彈，一邊一馬衝至馬小澹的陣前，放出他那兩目的神光，釘住馬小澹這人不放，使他一時不及去施邪術。那知劉松山正擬彎轉手去，向他背上抽那神箭，要想

射死馬小澹的當口，說時遲，那時快，他的部下四位統領，一見他們上司奔到馬軍陣前，生怕中了馬小澹的妖法，立即一同手挽雕弓，撲的撲的對准馬小澹的要害射去，可巧內中一箭，不偏不正的射中了馬小澹鼻梁，馬小澹痛得丟了手上的那枝洋槍，頓時把繮一緊，回馬伏鞍而逃，劉松山正在拼命之際，如何肯將馬小澹放鬆一步，立即也把他那坐馬，加上幾鞭，箭般的追了上去，馬小澹的那個心腹大將香娃娃，那時正在押陣，一見馬小澹受了重傷，敗下陣去，趕忙一馬擋住劉松山的去路，馬上廝殺起來，劉松山依然把他的性命置諸度外，看見那個香娃娃前去和他廝殺，當下又大吼一聲道：「來得正好，好字方才出口，二人已經殺得難解難分，劉松山手下的四位統領和十多位營官，大家正在恨得此次禍事，都由香娃娃一人而起，誰也不肯懈怠一點，同時一鬩而下，便將香娃娃圍在垓心，你也朝他一槍，我也向他一刀，恨不得立刻就把香娃娃這人，砍爲肉餅，方出大家之氣，香娃娃雖然來得十分饒勇，無

如雙拳難敵四手，不到半個時辰，稍一失手，早被劉松山覘空撲進，一刀砍落馬下。香娃娃的回兵，一見主將陣亡，已覺蛇無頭兒不行，那裏還禁得起官兵之中的一二十員大將，一齊揮兵廝殺，只好轟然的發喊一聲，如潮般的潰散開去。劉松山急又將手一揮，命他兵士追趕上去，起初邊追邊殺，無非還是那班回兵遭殃，後來一追兩追的，剛剛追到遠遠的望見那個馬小澹的影子了，就在那時，陡然聽得埋伏在那峒峽地方的兩枝官軍，不約而同的大家一聲信炮，左有聶功廷殺出，右有董福祥殺出，劉松山復由中路殺上，大家狠狠的把那馬小澹前後左右夾攻了一陣，那個馬小澹那有還兵之力，僅僅乎只有招架之功而已。馬小澹一見劉松山又在此處設了第二道的伏兵，心裏也覺又氣又怕，方待設法施展他那妖法的當口，聶功廷距離馬小澹較近，隨手向馬小澹那匹坐馬的眼睛上，對准放上一槍，那馬既中子彈，痛得狂叫一聲，立即把馬前蹄向空豎立起來，同時騎在馬背上的馬小澹，早被掀至馬屁股上。

去身子掛下馬背，馬小澹恐怕一經落馬，被人追至，便沒性命，他急將脚用勁，鈎住馬踏橈上，要想鈎了起來，重復騎上馬去，不防那馬前蹄豎立起來的當口，又被董福祥在牠腹上射了一箭，那馬更加只知自己疼痛，何嘗曉得牠的主人，還想鈎了上去，牠又怒吼一聲，急急放下前蹄，突向斜刺裏直衝奔去，這樣一來，試問馬小澹縱有本事，如何還能拗上馬背，只好一任那馬將他身體，在那地上，拖着亂跑，劉松山瞧見馬小澹那般形景，諒他不能再施妖法，他就放膽一馬追了上去，剛近馬小澹的身子，立即伏下身去，舉起馬刀，就是一刀，可憐馬小澹一個滿身有那妖法的悍賊，到了此時，也只好乖乖的一命嗚呼，身首異處的了。聶功廷看得清切，忙也一邊趕上，一邊對着劉松山說道：「軍門我們既已連傷馬香兩賊，何不赶快殺了回去，去擒那個老賊。」劉松山連連點頭道：「這又何消說得，不見得還留老賊一命的呀。」劉松山一面說着，一面又喘着氣的說道：「我此刻可是十分乏力，且待董營官到來再說。」聶功廷正待答話，

已見董福祥飛馬到來，一見他在和劉松山講話，疾忙把馬勒住，一邊也在拭他額上之汗，一邊始向劉聶二人氣喘喘的直聲喊了一聲好殺呀，老子也被殺累了，董福祥因爲殺得渾身是汗，一見劉聶二人，一時話不留口，不覺喊出老子二字，及至話已出口，方才覺着上司面前，如何可以這般放肆，但又縮不回去，於是更加急出一頭臭汗，一直搖搖驚戰情形至此換一個人那有如此開筆聶功廷看得好笑起來道，董營官，我們軍門正在等你商量大事呢，董福祥聽說，方去問着劉松山道，軍門有何吩咐，口上說着，手上還在拭汗，備有燒梁之音劉松山見問，忙去慰勞董福祥道，老董二賊既死，喚出老董二字高與態度不肯而歇我們怎樣，董福祥便直截痛快的答道，殺殺殺，沒有第二句話，不過標下殺得乏力，尙是小事，肚子却有些餓不起了，原來董福祥本有日食一牛的聲名，此時日已過午，應照東方調白二句又已殺半天，他的肚子在打飢荒，也是情理，當下劉松山和聶功廷二人一同答道，我們何嘗不餓，只因此地四面是山，沒有人家，帶便寫出峭峽形勢只有再上前去再講，聶功廷又單獨說道，我們三

個、至少須得留下一人在此守候、後面的隊伍、不然、他們未奉前進的命令、恐怕進退無據、董福祥笑了起來道、後頭四位統領、十多位營官、他們是和隊伍在一起的、隊伍裏頭、自然帶有乾糧、他們餓了、有得吃的、我說等他們屁事、撥又

未了、只見王顧兩位統領一同趕至、瞧見劉聶董三個都在一起、已是一喜、同時又見那個馬小澹的屍身、直挺挺的死在地上、不覺高興得指着馬小澹的屍身罵着道、你這逆賊、也有今天、劉松山接口道、我決計率着全軍、殺了回去、但不知道後面的大隊何時可到、王顧二人一齊答稱道、軍門和聶董二位、本有天生神勇之號、所騎之馬、又是著名的北馬、我們二人此刻能夠趕到此地、還是不顧性命的殺來的、其餘人衆、至少還在五里以外、至於那些隊伍、都是光腳板走着、恐怕更加遠了、董福祥一聽、王顧二人如此說法、料定後面隊伍、不是頃刻可到、忙問王顧二人道、這末兩位統領、身上可有乾糧麼、王顧二人

連連搖頭道：「那裏來的乾糧，我們離開隊伍也遠，我們也餓極了，可是沒法，董福祥又恨恨的說道：『我此刻不但是餓，而且還渴得厲害，這個峒峽地方，原是著名的不毛之地，水也沒有一點。』董福祥說到此處，只把他那一隻烏溜溜的眼珠子，一停不停的，在朝馬小澹的屍身在看，因為馬小澹身上溜出的血水，一汪汪的在那地上，被那日光一照，又在照際上文目已過午那句文細如髮雖然成爲碧色，使人見了，有些發膩，但是拏牠前來救急，暫解口渴，倒也有用。聶功廷帶眼瞧見董福祥的那種賊頭狗腦的樣兒，不禁順口罵了一句：『這個野人，又在看上馬賊的血水了。』董福祥平時，本是常常在吃死人肉，死人血的，此時恐怕劉松山怪他太覺殘忍，所以只在看着，不便動手，及被聶功廷老實說破，他便假酒三分醉的，立刻撲的一下，跳下馬身，奔到馬小澹屍身旁邊，伏着就吃血水。劉松山和大家都太息道：『這真難了，這真難了。』董福祥也不管大家說他，頃刻之間，吃個大飽，然後對着劉松山說道：『軍門既不喜歡喝這血水，我們准到前邊找些飲食。』

之後、索性調齊隊伍、再和那個老賊一拚、劉松山聽說、一面割下馬小澹的首級、掛在腰間、一面吩咐王顧二位統領、守在此間、等得後面大隊到齊、傳知他們立即向前進發、再待後令、王顧二位統領當然照辦、劉松山便和聶董二人、又向前進、那時馬小澹香娃娃的兩枝回兵、早已潰得沒影沒踪、劉聶董三個、真個如入無人之境一般、及到從前駐軍之處相近的所在、一邊找些飲食、一邊守候後邊大隊、在那大隊未到之先、忽見幾個探馬、沿途迎了上來、一見他們在此、疾忙稟報道、小的等方才探得馬化澹那個老賊、一聞馬香兩賊陣亡的消息、已經退回金積堡中去了、除離堡外一百里地、那個媽媽廟地方、留有少數回兵外、餘外並沒一兵一卒把守、劉松山聽了發恨的說道、老賊既是這般沒有信義、本軍門不該相信他如此深法、聶功廷接嘴道、老賊雖已退去、指日就有大戰、照標下之意、我們一邊暫時自固陣地、一邊還得飛稟爵帥那兒、最好是就調毅齋姪少爺來作援兵、劉松山先命幾個探子速去加意四處的

飛探隨時稟報，方始將頭向着聶功廷連搖幾搖，正是

豈第救兵如救火，須知宜勇更宜謀。

不知劉松山連搖其頭，要與聶功廷所說何話，且閱下文。

評曰：劉松山能率病兵，一戰而殲馬香二賊，不得不稱爲勇敢。馬香二賊未死之先，不得不稱爲險惡。詎知馬化澂若無馬八條二次之計，劉松山固不致如是。馬之自身亦不至如是也。彼時之實在事實，本是如此。然亦佩作者之布局離奇，使讀者猶如身入其境，慨嘆頻至也。

新華祕記

(折六) 角六元一洋大價定 册二

是書爲武進許指嚴先生所撰。內容於洪憲帝系之黑幕。描寫盡致。如禹鼎鑄奸。溫犀燭怪。又如百戲雜陳。萬醜齊演。令人閱之嬉笑怒罵。不能自己。人物則有六君子。十三太保。兩小妖。十四皇子。十六御妻。御弟皇姪等。事蹟則有瘦馬陰謀。小王爵。玉龍杯。瓊島古碑。乾兒孽。冰燕玉乳湯。彼昏穢史。歡喜佛。芙蓉城主。遮羞錢。寶石釧等類。皆珍聞祕帙。不可殫舉。洵可謂新華宮內未經漏洩祕事。絕非坊間袁氏軼事等書可比。諸君欲知袁皇帝之祕史者。不可不讀此書也。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七十六回 金積堡馬賊設陰謀 仆石巖劉公殉國難

劉松山因見聶功廷要他去調他的姪子來作援兵，頓時蹙緊他的五官，答道：「遠水難救近火，怎麼來得及呀？」聶功廷接口道：「怎麼來不及呀？」馬化澂這個老賊本來有些詭計多端，軍門只要看他一聞前方吃了敗仗，他就竟肯不戰而退。這正是他能夠不負氣的長處。聶功廷的一個處字還沒出口，董福祥在旁聽得早已熬不住起來，忙去攔着聶功廷的話頭，露出大不爲然的臉色，駁詰他道：「老賊連連退去，正是他的胆怯之處。」聶大哥偏要誇他此事，我却不甚佩服。劉松山也接口道：「董營官這句說話，很是不錯，我也說老賊有些胆怯。」聶功廷便又伸述他的意思道：「軍門和董大哥兩位，且勿駁我，聽我把我的意思說完了再說。」起初我的贊成軍門乘勝一直殺到此地，還當這個老賊尚未退去，一則趁我們連傷他們兩個大將的銳氣，本可與之一戰；此理甚長二則老賊還是追趕我們的形勢，一定沒甚穩固的陣腳，又可與之一戰。我就仗我們有這兩

個優點，所以贊成軍門的主張。此刻這個老賊，既已退到他的巢穴裏去了，我們若是貿然進攻，對於以上兩個優點，一經失了效力，此其一。老賊退到他的巢穴，一定必有甚麼深謀在內，我們用了病兵，前去攻他，以逸代勞的隊伍，並沒甚麼把握。此其二。方才探子報稱，說是媽媽廟那兒，雖只留着少數隊伍，我正疑心這個少數隊伍內，中必有甚麼蹊巧，否則爲甚麼原故，不留大兵駐紮，僅留少數隊伍的呢？此其三。有此三樁道理，我就不主張立即進攻。既不立即進攻，我們一面堅守陣地，一面前去請援，有何不及？此四字比前發矇目，爲說明三個理由也。聶功廷說到此地，不禁現出一臉的忠勇之色，又接着說道：與那上文黃氏色遙遙相對，寫得細極。我蒙軍門調到此間，真正恨不得手刃老賊，既替朝廷立功，又報軍門的知遇之恩，難道還會怕死不成？劉松山一直聽到這裏，便把聶功廷的一隻手，緊緊握住道：「你的說話都有道理，我在平日一定贊成，今兒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甚麼意思，我的心裏，只想去和老賊決一雌雄，至於勝負二字，還在其次，董福祥又插口道：

軍門這個勇氣，我極佩服，我也贊成乘勝前去進攻。若照聶大哥方才此其其的那些迂腐騰騰的道理，豈不失了我們的銳氣，長了他人的威風了麼？此處以阻他的立即進攻之意，對於董福祥同是一個營官，他就不肯再事相讓，當下便接董福祥的口道：「甚麼叫作失却銳氣，甚麼叫作長了威風，一個人既來打仗，自然要打萬穩萬當的勝仗，若以一時的負氣爲榮，此處歸管上文不負氣三字我也不甚爲然。聶功廷的這個然字，有意說得極響，且把眼睛望着董福祥的臉上，董福祥原是一勇之夫，平時打仗，無非倚恃他那不怕死三個字而已。倘若遇着蠻打蠻戰，敵方也會被他打敗。倘若遇着能用智謀的敵軍，他就可以一敗塗地。所以後來他在庚子那年，對於北京的那班拳匪，便弄得手忙腳亂起來。不比這個聶功廷，真有獨當一面之才。那時的董福祥，却也並不知道聶功廷這人謀略勝他萬倍，便又釘還聶功廷一眼，氣烘烘的答道：「你所說的甚麼負氣不

負氣，我都不管，我此刻也不再來和你鬥口，我只等着我的本部人馬一到，立即單獨殺進金積堡去，那時倘若擒住老賊，你又怎樣說法，聶功廷正待很很的再駁董福祥一番，尙未開口的時候，劉松山因見聶董二人都已動了真氣，只好先向聶功廷搖着手道：「聶營官，此刻不必空爭好不好，且等大家到齊，取決一個衆議怎樣。」聶功廷微微地點首道：「標下本是爲好，並非要和我们董大哥空爭，軍門既說取決衆議，標下怎敢再事反對。」劉松山聽得聶功廷說完，一面也連點其首，口稱好好，一面放開聶功廷之手，又朝董福祥笑上一笑道：「老董，你瞧你此刻弄得面紅筋脹，彷彿要與聶營官打架一般，人家稱你爲猛張飛，我到今天才信。」董福祥至此，方才皺眉一笑道：「活靈此人標下的要去進攻金積堡，也不過是爲好，方才聶大哥死命的駁我，我就急了。」聶功廷聽得董福祥老實說出自己毛病，忙也轉口道：「董大哥知道發急，難道不知道人家也要發急的，不成。」劉松山又將雙手向着聶董二人一搖道：「好了好了，你們二位不必再

講了，劉松山說到這裏，又見探子來報，說是後面大軍，卽時可到，顧統領專人前來請示，停刻大家一到，是否仍回原防，劉松山道：隊伍可回原防，所有將領統統都來此地，有話商酌。探子奉命去後，沒有半刻，四位統領和十幾位營官統統到來，劉松山忙問大衆各人的隊伍，是否已回原防。大衆答稱：因據探子傳命，已將隊伍先回原防。大家特來聽令。劉松山卽指指聶功廷對着大衆說道：他在反對本軍門立卽進攻金積堡的政策，你們諸位之意，究竟怎樣？大衆一齊答稱道：我等識見，本來不及軍門，況且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軍門怎樣發令，我等怎樣去辦。就是劉松山皺了一皺眉頭道：這是本軍門在和你們諸位商量，大家不妨各抒己見。大衆便恭維劉松山道：軍門既是主張立卽進攻金積堡去，我等也以軍門之意爲然。此語雖非達君之惡，可是劉松山的幸，卽在是矣。劉松山一見衆謀僉同，此處稍覺有些偏見於是卽刻吩咐大衆回營候令，自己也回坐營。正在發令之際，聶功廷忽又單獨進見道：軍門旣是一定要攻金積堡，務請先去稟知爵帥，趕派援兵。

爲要、劉松山聽了很覺詫異道、聶營官素來膽壯、何故此次尙未出兵、只在顧慮一切、聶功廷道、金積堡的地方、老賊久有布置、軍門自然知道、我們的隊伍、又是害病的居多、軍門更是知道、所以要請軍門預備援兵、以固後路、劉松山不便再駁、只得飛稟左宗棠那裏、但是沒有指名那枝隊伍、聶功廷見了、方去預備隊伍、第二天的黎明、劉松山發令各營盡出七成隊伍、統統隨他出發、并令董福祥爲前部先鋒、聶功廷爲左翼、王占魁統領爲右翼、其餘隊伍、悉作中軍、由他自己指揮、發令之後、卽時浩浩蕩蕩的殺奔金積堡而來、那知董福祥甫抵那個媽媽廟附近、忽據探子來報、說是駐紮媽媽廟的回兵、一聞我們大軍到來、已向左右名叫仆石巖的地方退去、特來報知先鋒大人、董福祥忙問道、我知道我們去到金積堡、只有向媽媽廟那路最近、不過是條小路、你們既作探子、難道真的探不出第二條路來的麼、那個探子答稱道、此地到金積堡、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大路、一條就是媽媽廟、先鋒大人、若是打聽出來、

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小的願受軍法。董福祥聽說，揮手命退，仍率他的人馬，直向媽媽廟進發。及到媽媽廟地方，天已旁晚，便暗思道：此次我與老聶彷彿有些賭氣，他既口口聲聲在說這個老賊，本來老謀深算，忽然不戰自退，內中必有蹊巧。我雖憑我一身本領，向不懼人，今天可得仔細一點。董福祥想到此處，又將幾個嚮導喚至問道：仆石巖離開此地，究有若干路程？內中一個七十多歲的嚮導，首先稟答道：四十五里。董福祥又問道：此地本有敵兵駐紮，何故忽向仆石巖退去？你們可知，究是甚麼主意？老年嚮導又接口說道：馬化澁這人，對於此地的地理，閉了眼睛也會畫出，內中定有道理，怕是誘敵的一方面居多。董福祥亂擺其頭的說道：我偏不去追他，瞧他怎樣誘法。又有一個嚮導接口稟道：依小人之見，今天晚上，還是駐紮此地爲妥。董福祥道：怎麼原故？這個嚮導又說道：再往前進，路途更狹，萬一有事，我們的後隊不能驟至。董福祥聽說，很快的答道：我却偏要前進，我既做了先鋒，對敵作戰，本是我的責任，若仗

後援，我也不做這個先鋒了，你們退去，我有主意。他的主意無非仗他幾斤蠻力，劉松山素來穩當，此次也極疏忽。嚮導退
出，董福祥卽令漏夜前進，他的隊伍怎敢不遵，等得走上一程，時已三鼓，軍中
執事官忽向董福祥稟說道：「此刻時已不早，請示大人，究到何處安歇，因爲我
們隊伍還有一牛病兵。」董福祥厲聲答道：「出來打仗，走他一夜，本是常事，我要
走到天明，無論那兒都可紮營。」執事官聽說覺得深夜進兵，有些冒險，不肯就
退。董福祥便很很的釘了執事官一眼道：「你怎麼不走？」執事官道：「沐恩相隨大
人多年，大人有了面子，就是沐恩有了面子。」聶大人既已有話在先，我們似乎
不好深夜進兵。董福祥聽了這個執事之言，突然大笑起來道：「深夜進兵，總比
紮營時候睡熟少些危險，我的隊伍倘若沒病，我自然早命他們紮營睡覺的
了，你快下去傳知他們，只管前進。」執事官退下，忙去告知兵士，兵士聽了，倒也
沒甚說話，仍舊望前進發，一直到了天亮，離開媽媽廟已經有五十多里的了。
董福祥一見天已大亮，方始傳令下營，下營之後，執事官又來請示道：「此刻我

們隊伍已在燒飯，飯後要睡，請問大人，停刻何時拔營，好去預備。董福祥道：此地再往前進四五十里，便是金積堡了。今夜三更時分拔營，明天大早，就好進攻。執事官退下，又去告知兵士。這天晚上，上自官長，下至兵士，除了董福祥一個人沒有睡覺外，其餘無不全入睡鄉。豈知忽在二更時分，大家方在好睡之際，突聞轟隆隆的一個信炮之聲，頓時四面的都有回兵殺至。董福祥驟遇變故，並不十分驚慌，單只大罵了一聲道：這班回狗，只管來用埋伏，我姓董的却不懼怕。董福祥一邊罵着，一邊傳令出敵，忙又一個人飛身上馬，執了兩柄馬刀，首先衝出營去。那時四面的回兵，簡直像個螞蟻搬家一般。一時不能確知人數，一見官兵營內，飛奔的殺出一個天神出來，料定就是董福祥了。又是一聲發喊，圍住董福祥，便戰。董福祥毫無懼色，接着廝殺。那時他那一班哨官，也已率隊出應，說也奇怪，倒說上萬的回兵，竟會沒法奈何董福祥一個人。以及幾百兵士，原來馬化澂父子兩個，自從納了馬八條之計，各處遍布蒺藜，即替

劉松山前去餞行，劉松山初未疑心，後被聶功廷提醒，方始疑心起來，於是連夜拔營，香娃娃和馬小澹連夜追趕，都被劉松山打敗，一同喪命。馬化澹得此警報，一面馬上退回金積堡中，一面用了誘敵之計，要將劉松山等等引入布有蒺藜之處，使他馬蹄受傷，不能作戰。那時便好一一就擒，所以駐紮媽媽廟的回兵，一聞董福祥殺至，即遵原有之計，連連退入仆石巖去。表面上裝出膽怯之狀，退避一邊，其實就是要引董福祥追趕。不料董福祥忽然小心起來，並不追趕，這是馬化澹防不到的。及至董福祥越過媽媽廟的時候，馬化澹又用第二條計，一面以大隊回兵，圍住董福祥廝殺，一面沿途都有大隊回兵，出截劉松山的全部，所以董福祥被圍的時候，正是劉松山在那仆石巖陣亡的時候。此處細細敘明讀者自然明白這末劉松山怎麼竟至陣亡的呢？讓我細細敘來。劉松山的年紀本已七十開外，平時作戰，確未因為年老，稍有疏忽，只要瞧他對付馬化澹獻糧的那種手段，就曉得他很細心，豈知此次之事，竟會負氣起來，非但不聽聶

功廷的諫勸，還要自己出戰，他的單命董福祥去做先鋒，聶功廷反做左翼，這個計策就錯，及至一到媽媽廟地方，先鋒既往前去，左右兩翼，又不在他身邊，一見那個駐紮媽媽廟的回將，又從仆石巖那邊，回來引他深入，他就不暇思索，跟踪追去，不防仆石巖那兒，本有很多很多的蒺藜布滿遍地，劉松山的那匹坐馬，首先前蹄受傷，馬一受傷，劉松山一個筋斗，早已倒栽葱的撞落馬下，兵士不及搶救，可憐如此一位名將，畧一不防，竟至爲國捐軀，陣亡畢命的了，當時回將正想去取劉松山的首級，幸被劉松山的那個負靈兵，拚了命的搶屍在手，逃回後方，那時王顧兩位統領，剛剛殺到，一見他們主將，已經陣亡，一陣悲痛，只好保護着劉松山的屍身，趕緊退回，後面的隊伍，自然中止前進，還怕董福祥業已派軍深入，不知後面消息，忙又一面派了飛探前去通知，一面報知左翼聶功廷那裏，請他飛速進援董福祥，以便保護着，一同退兵，那時聶功廷的隊伍，雖是担任左翼，可是聶功廷的心理，認爲前去進攻金積堡的

事小、接應董福祥個人的事情更小、只有保護劉松山主將的事情爲大、并且料劉松山身經百戰、必不至於單身去追仆石巖的那些回將的、所以只把左翼伍、一逕掩護中軍、直向媽媽廟小路前進、誰知劉松山偏偏改了平日的穩當行徑、竟向仆石巖地方追去、及至聶功廷得到劉松山陣亡的噩耗、方才拚了命的、率隊前去接應董福祥的隊伍、顧統領這邊所派的飛探、尙未報到、聶功廷已將董福祥的隊伍、安安全全的救了回來、聶董二人入營之後、瞧見劉松山的棺木停在那兒、一慟之下、竟至半個時辰、不會甦醒、後來好不容易救醒轉來、董福祥百話不說、撲的一聲、跪到聶功廷的面前、一面伸直頸子、一面痛哭流涕的說道、聶大哥、我求你快快的一刀把我砍了腦袋、以正我去慫恿我們主將立即進攻金積堡之罪、聶功廷不待董福祥說完、赶忙一把將他拖了起來、滿面垂淚的說道、你的主張、立即進攻那個老賊、也是一片好心、我從前的諫阻你們、這是各人的計劃不同、此刻主將既已不幸陣亡、我等就是全力

禦敵猶怕寡不敵衆，你你你。這笑邊說之態三個字可以代表出之怎麼還要說出這種的傷心話來呢？董福祥本在過意不去，故有此言。此時一聽聶功廷反無一句責他冒險之語，不禁更像老牛嘆氣般的狂號起來。於是大家勸慰的勸慰，譬解的譬解，開了半天之久，方始大家議出幾樁事來。第一件是速將劉松山陣亡之事，飛報左宗棠那兒，并且指名迅派劉錦棠前來接統湘軍，以繼劉松山未竟之志。第二件是推舉王占魁統領，暫時代理劉松山的遺職，以維軍心。第三件是劉錦棠未到之先，傳令各軍，緊守營門，不可出戰。董福祥到了此時，却也不敢自作主張，急於報仇再行出戰的了。這樣一來，此地既沒甚麼事情可紀，姑且將牠擱下，再來接說左宗棠那邊。左宗棠自派劉松山進攻金積堡去後，朝野已有不滿之議。那知那個陝西回匪白禹崔，率黨萬餘，又將大小南川一帶佔據，署理西甯知府馬桂源，上了請逐陝回的公事。左宗棠却知馬桂源也非好人，於是更加心裏不樂，正在對於白禹崔勦撫未定之際，蘇元春忽來獻策道：現在好

久不得壽卿的信息，不知那邊究竟得手與否，這個白禹崔的回匪，雖然佔了大小南川，勢甚猖獗，其實比較那個馬化澁，還是小巫見了大巫，依標下之見，對於白禹崔本人用勦，所有的其餘回匪，一概用撫，至於那個馬守桂源，久蓄異謀，爵帥須得好好防他，左宗棠一直讓蘇元春講畢，方才連點其首的答道：「尊見與我同心，准照這樣辦法，左宗棠說着，忽又躊躇起來道：『這末究派誰去呢？』蘇元春接口道：『標下保舉一人，可當此任。』左宗棠忙問是誰，蘇元春道：『何提督繼善，胆大心細，定不悞事。』左宗棠聽說，連稱是是，立即下了一個公事，給何繼善，命他率兵進駐碾伯地方，對於白禹崔，准定勦撫兼施，對於馬桂源暗中察看，有無叛跡，也准何繼善便宜行事，何繼善奉令出發，蘇元春又去問左宗棠道：『爵帥從前曾和標下說過，不是命那個刺客黃自信，前去探聽白彥虎的，秘密的麼？』這幾天可得甚麼稟報，左宗棠道：『這個黃自信，不久還有稟帖到來，說是白匪怕懼俄國干涉，決計罷了。』佔據伊犁的念頭，蘇元春不甚相信道：『恐

怕此信不確吧、左宗棠道、此信爲何不確、蘇元春正待答話、忽見一個戈什哈、恩恩的奔入、似有緊要公事稟告、正是、

遠關將士原無數、克敵人材却不多、

不知那個戈什哈稟告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馬化澂所設謀害劉松山之計、事極尋常、劉松山之陣亡、本在聶功廷意料之中、因思急於手刃馬賊之故、遂蹈此險、以一著名大將、而在陰溝翻船、豈非天意乎、

海 內 孤 本

上海花列傳

(折六) 元六洋大價定 册六

此書爲前申報主筆韓太癡先生所著。別署花也憐儂。所記爲四十年前名人事跡。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古今名作如石頭記儒林外史等。亦無以尙也。或曰書中所說趙撲齋。其人以無賴得志。擁資鉅萬。其微時。作者嘗救濟之。及其盛時。作者僑滬窮乏。向借百金不允。故憤著此書以譏之。書出。趙揮巨金。全購而焚之。故外間鮮有傳本。雖間有改頭換尾割裂抄襲者。皆出書買之手。盡失書之真相。茲本局覓得最初石印抄本。重爲校正付梓行世。不乏愛慕是書者。得之欣喜當何如也。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七十七回 少將軍血戰西甯 老統領魂歸北塞

蘇元春正待答話，忽見一個戈什哈進去稟告左宗棠道：劉錦棠劉統領已在
外邊說有要公稟見蘇元春大喜的接嘴道：毅齋進省來了麼？快快請入，我們
正有事情和他商量。

前清規矩制台面前照例不容屬員
插蘇元春對於左氏却在例外

左宗棠也對那個戈什哈說道：我

正要找他，快請快請。左宗棠一邊說着，一邊迎到門口，等得戈什哈導入劉錦
棠，左宗棠很高興的喚着劉錦棠的名字道：毅齋，你是今天到的麼？此次真辛
苦了。劉錦棠慌忙先向左宗棠行禮之後，又與蘇元春招呼一下，方始含笑的
答着左宗棠道：這算甚麼？爵帥怎麼竟和錦棠客套起來。左宗棠聽說，將手忙
向劉錦棠一颺道：你的勦匪手段真好，並非我在和你客套，快快坐下再談。劉
錦棠對於蘇元春本是後輩，便在下面坐下。左蘇二人也同坐下。劉錦棠先將
勦平花門禍首之事，詳述一遍之後，方問左蘇二人道：爵帥和蘇老伯這邊這
幾天接到家叔的信息沒有？左宗棠先答道：我們正爲久不接着你們令叔之

信，很在此地惦記，蘇元春也接口道：劉統領，你們令叔本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這回久沒信來，或是道途梗塞的原故，我們不過記掛他，這還罷了，只是這幾天外邊很有謠言，說是烏魯木齊那裏，似有亂事，劉錦棠將眉一蹙道：小姪怎麼沒有聽見，左宗棠道：此地謠言本多，我說事有緩急，白禹崔已把大小南川佔據，我雖派了何繼善去了，其實還不放心，左宗棠說到此地，又朝劉錦棠笑上一笑道：我的意思，還想請你再走一趟，劉錦棠忙答道：爵帥只要相信，錦棠不致僨事。劉錦棠那時已保兵部郎中，郎中對於兼尚書銜的總督本有堂屬之分，故自稱名。錦棠敢不奉令，蘇元春在旁岔嘴道：劉統領肯去，還有何說，我的鄙見是最好等得平了白匪之後，劉統領還得去到金積堡一趟呢，劉錦棠連點頭道：老伯的說話不錯，小姪本也不放心家叔那兒，左宗棠聽了大喜道：這末我就叫人去辦公事，劉錦棠道：錦棠的隊伍本來紮在城外，只要爵帥的公事一下，錦棠馬上動身，左宗棠一面便命文案上去辦委札，一面又將他想剿撫兼施的主意，告知劉錦棠聽了，劉錦棠剛剛

聽完札子已經辦到、當下就向左宗棠謝了委、又向蘇元春請教一些軍情、

將名

不肯自滿即此可見一斑立即告辭而退、左宗棠同了蘇元春送走劉錦棠後、又和蘇元春閒談一會、方命蘇元春退去、沒有幾天、有天晚上、左宗棠睡得好好的、突然哭醒轉來、孝勛孝同聽見聲氣、赶忙一同奔至忙問道、爹爹怎麼、左宗棠瞧見二子到來、便坐起來緊皺雙眉的答道、爲父夢見壽卿浴血而至、似要和我講話的樣子、我已一驚而醒、左宗棠說着、忽把雙眼向那房內四處一望、似現害怕之色的接着說道、此夢奇突、壽卿恐怕不祥吧、孝勛孝同二人一齊答道、這是爹爹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壽卿軍門這人很有馬伏波之風、況且又有聶功廷董福祥兩個在他那兒、決不至於有甚變故、左宗棠搖着頭道、爲父本也這般想法、但是此夢十分不好、誰知左宗棠的一個好字、尙未出口、忽見一個辦理機密公文的文案、手上擎了一件公文、慌慌張張的走入道、回爵帥的話、壽卿軍門業已陣亡、這件公事、就是那邊專人送到的、左宗棠忙問你在怎說、那個文案

又重了一句道、壽卿軍門已經陣亡、左宗棠雙手把他大腿一拍、同時發出悲音、對着二子說道、壽卿真有靈呀、左宗棠一面說着、一面連忙下牀、展開公事一看、看未數行、眼淚已是簌落落的流下、孝勛孝同兩個、只好勸慰道、爹爹且莫傷感、現在只有連發大兵、去替壽卿軍門報仇、左宗棠先把公事交還那個文案、命他退出、然後又拭着淚的對他二子說道、壽卿此次出征、忽又說出一個死字、爲父從前因見他去勦辦那個白彥虎的時候、也曾說過一個死字、並沒甚麼壞處、所以也就大意一點、此次又令他去出征、說明死字之兆 照應前文極詳不料竟出這個亂子、這真是爲父對他不起了、孝勛孝同兩個、先將老父服伺上牀、方始又勸着道、壽卿軍門的遭此不幸、爹爹自然有些悲傷、若說對他不_起、這也未免太過、因爲常言說得好、將軍難免陣上亡、此是一定之理、爹爹倘因壽卿軍門之事、萬一急出甚麼病來、那更不妥、左宗棠微微地把頭點了幾點道、你們所陳、却也有理、此刻且去睡覺、明天再講、二子退出、左宗棠這一晚上何曾合

眼、第二天大早、剛剛起身、又見他那長子孝威專人報到、說是周夫人因病去世了、左宗棠一聽此信、連連頓腳、淚如雨下、孝勛夫婦、孝同夫婦、也已得信、一同搶天呼地的奔到左宗棠身邊、圍着說道、母親、婆婆、出此大事、兒子媳婦等人、只有立即奔喪回家、左宗棠仍是掩面痛哭了一會、方始亂颺、其手的說道、快快收拾行李、馬上動身、現在不必多帶盤纏、我叫沿途局所、按程付給你們、大家聽說、草草收拾一下、叩別起程、左宗棠一等兒媳走後、趕忙親筆函致沿途局所、從簡的按程發給路費、跟手又寫家信、諭知孝威辦理喪事等等的禮節、甘省同寅、得信較早、都赴督轅慰唁、左宗棠只好設靈開弔、忙了幾時、一天忽接劉錦棠的捷報、說是他到碾伯地方之後、何繼善軍門、已與白禹崔開過幾仗、只因白匪的回兵太多、沿途回民、更有暗中幫助情事、幸他設了一個誘敵之計、方將白匪手下的一個大將擒住、白匪既失臂膀、以後方始連戰皆捷、又說西甯知府馬桂源、因見左宗棠不納他那逐去陝回之策、索性暗中聯合

陝回一同抗拒官兵，他已派了親信將領去到西甯，擬繳馬桂源之械。馬桂源的叛跡既彰，雖是親是出戰，不敵而退，預料兩處戰事一月之內，可以得手。云左宗棠得此捷報，稍覺放心一點，又過兩月，始見劉錦棠平亂回省，接見之下，正擬詳詢經過事實，忽見劉錦棠滿身素服的哭拜於地，一口氣的對他說：道：錦棠一得先叔陣亡之信，幾至暈絕過去，那時白匪禹崔正率大隊拚命來攻官兵，錦棠一想，此匪若不馬上勦平，必至釀成他去與那馬化澂聯絡一氣，那更不了，錦棠只有暫時丟開奔喪的念頭，自從八月起，直至十月止，六十多天之內，血戰了五十餘次，仰仗爵帥虎威，首將白禹崔擊斃，然後同了何軍門直薄西甯城下，馬桂源自知無力再抗，服毒而歿，西甯一帶的難民數十萬，方才重見天日。左宗棠起先一面拉起劉錦棠，令他坐定，一面讓他一直說畢，方去執着劉錦棠的雙手，慰藉道：毅齋，此次之事，你能移孝作忠，所以我們壽卿的那個英魂，能夠助你殲平巨匪，現在我就一邊奏保你的這次大功，並請朝

廷派你接統老湘軍，好去替你令叔報仇，一邊飭知那裏四個統領，統統歸你節制，你看怎樣？劉錦棠仍舊垂淚的答道：爵帥不用保我這次勞績，只要能夠讓我前去接統先叔的伍隊，去和那個老賊一拚，我已感激不盡的了。劉錦棠尚未說完，蘇元春、曹克勛、陳亮功、李訓銘、李成柱等人，都已聞信趕至，大家向着劉錦棠賀功的賀功，慰唁的慰唁，衆口嘈雜，竟使劉錦棠沒有工夫答話，鬧了好久。左宗棠才將方才那個主意，告明大衆，大衆自然一力贊成。左宗棠卽命左右就在大堂之上，設了劉松山的靈位，以便回省的隊伍都來弔奠。當下前來弔奠的人物，除了蘭州就近幾個文武官員之外，其餘都是劉松山的舊部。弔奠時候，十分哀悲。左宗棠瞧見劉松山如此深得軍心，自然愈加感嘆。劉錦棠也因那些兵士遙跪拜奠，都極誠摯，更覺傷心起來。誰知就在那個時候，左宗棠忽見一個勇丁，突然越出隊伍之前，手舞足蹈，如醉如痴的，一直向他面前奔來。文章又起波瀾，讀者自然驚異。方在大駭，左右當那勇丁，又是一個刺客，陡的各把手槍

對那勇丁瞄准要放，左宗棠此時又已看得清楚，趕忙搖手阻止，道：「此人手上似沒甚麼凶器，不必開槍，只把他快快拏下，由本部堂審問就是。」左右聽說，立即奔了上去，把那勇丁設法拏住，先搜身上，並沒凶器，方始抓到左宗棠面前，喝令跪下。那個勇丁，毫沒害怕之狀，單是定着兩顆眼珠，厲聲的對着左宗棠說道：「老統領劉松山派我來說，要請爵帥給我滿餉一月。」左宗棠見那勇丁，語無倫次，始知是個瘋子，便命左右將他拉開，不防一二十個人衆，拉了半天，不但一絲拉那勇丁不動，而且覺得那個勇丁，滿身寒氣逼人，使人不能禁受，只好據實稟明左宗棠知道。那時劉錦棠正在劉松山的靈位旁邊，跪着還禮，忽見他的隊伍裏頭，突然奔出一個瘋子，雖已拏下，還怕左宗棠怪他平日治軍不嚴，當下忙不迭的奔到那個勇丁面前，喝問他道：「你叫甚麼名字，究是那哨名額，爲何膽敢前來驚動爵帥？」那個勇丁，雖見劉錦棠這人，仍舊毫無懼憚之色，連連稱呼劉錦棠做少統領道：「我叫王得貴，現充錦字第三營後哨副目，剛

才忽見我們老統領滿身是血的走來對我說道、現在少統領接統老湘軍了、說我一向辦事忠心、給我滿餉一月、又說金積堡那兒很冷、趕緊要求爵帥發給少統領二萬套寒衣、劉錦棠聽完、雖覺此話有些古怪、還不相信、又怒喝道、真是一個瘋子、快傳三營後哨哨官前來、把他抓去、重責八十軍棍、左宗棠急阻止道、此人所說、彷彿令叔真的來此受奠一般、我倒還要問他、老統領還有甚麼說話沒有、那個跪在地上的王得貴、不等劉錦棠接腔、忙又說道、沒有沒有、我只見老統領一隻腳穿了靴子、一隻腳還是一隻毛襪、左宗棠聽說、嚇得變色的對着劉錦棠、和蘇元春、陳亮功、曹克勛、李成柱、李訓銘幾個說道、此人真個見了我們壽卿的了、我見王占魁給我那個稟帖之上、的確說過壽卿陣亡的時候、失去一隻靴子、此人既沒倒過金積堡去、此事我又未曾向人提過、這樣說來、壽卿的英魂、豈不是真在毅齋身邊了麼、越邊越是有忠魂顯露蘇元春等人一聽、左宗棠這般講法、青天白日、竟有活鬼出現、無不汗毛凜凜起來、劉錦棠雖不

害怕、更是悲痛不置、左宗棠正待相勸、已見那個三營後哨哨官、嚇得神色大變的趕至、首先朝他陪了管教無方之罪、急又走近那個王得貴的身邊、一面訓斥幾句、一面又將王得貴的腦門擊了幾下、說也奇怪、到說那個迷迷糊糊的王得貴、居然被他一擊、甦醒轉來、睜眼一望、頓時現出十分遑急之態、朝後哨哨官、連連地叩頭如搗蒜的哀求道、小的不知犯了何罪、要在爵帥面前處治、左宗棠聽得王得貴這般在說、不覺笑了起來、吩咐後哨哨官道、此人既能瞧見壽卿軍門的英魂、他的忠實之處、必有可取的地方、不必難爲了他、你只問他起先在弔奠老統領的當口、他的心裏、作甚感想、不然、老統領怎麼單去和他講話的呢、後哨哨官照着宗棠的說話、問過那個王得貴、王得貴忙又磕上兩個頭、方才抖擻凜凜的答道、小的起先一見老統領的靈位、心裏陡然一陣酸楚、小的暗想、老統領這個人、何等英勇、怎會喪在馬化澂那個老賊之手、這樣一想、小的陡覺一陣陰風、就見我們老統領和我說話、以後之事、概不知

道左宗棠聽說將手一揮，又對後哨官說道：「好好帶他下去，賞他一點酒食。」後哨官命那王得貴謝過左宗棠，方始帶了下去。左宗棠目視二人下了大堂，便去拉着劉錦棠的手道：「令叔既能如此顯靈，他在那邊必不瞑目，你快稍稍休息幾天，就此出發。」劉錦棠正待答話，忽見批摺到來，左宗棠放開劉錦棠之手，忙去取出一看，只見兩宮嘉獎劉松山殉國之忠，賜諡忠壯，不等看畢，交與左右，又對劉錦棠稱賀道：「令叔得此諡法，可以瞑目的了。」劉錦棠謝過左宗棠，以及大家，決計次日一早祭旗起身。第二天，左宗棠率領文武，親自送出城外，方才回衙，沒有數日，接到孝威稟帖，知道孝勛孝同夫婦業已安抵家中。周夫人的喪事，也已辦得楚楚。左宗棠對於這些事情，還不在他心上。日日夜夜，所最注重的事情，就望劉錦棠馬到成功，蕩平巨寇。既可報他老友殉國之仇，又可抒那兩宮西顧之慮。誰知有志者事竟成，不到兩個月，已接劉錦棠的飛馬報到，果然克復大仇，已把馬化澁生擒過來，不算外，還把金積堡中馬化澁

的親戚二百餘人，連同那個謀害劉松山的馬八條一齊拏下，一個未曾逃走，並派聶功廷親自押解進省。左宗棠這一歡喜，還當了得，一等聶功廷到省，左宗棠問過仔細情形，聶功廷又將劉松山種種顯聖之事告知左宗棠聽了，左宗棠忙又再設劉松山的靈位，將那馬化澂馬八條二人祭過靈位，處以極刑，其餘二百多人，統統分別正法。左宗棠正在萬分高興之際，可巧接到他那仲兄左景喬來信，問那金積堡之事。

左景喬名宗植，爲左宗棠之同榜解元，曾幼時曾受業。

馬上立覆回信道：

金積堡攻破之後，毅齋搜得當時謀害壽卿之逆賊馬八條，極刑處死，瀝血以祭壽卿之靈，三軍爲之涕泣。弟詢回衆，均稱劉帥亡後，堡中夜靜，時聞戈甲之聲，如怒潮湧至，賊中每疑官兵夜來襲城，不敢解衣就枕。本月十六夜，平涼城外忽聞大聲鳴鳴，山鳴谷應，守城將士疑爲狼嗥，比緇城出視了無所見，弟在敝署時亦徘徊帳中，覺其有異，然未疑及壽卿之靈。後得聶營官功廷面稟，是夜馬化澂果就擒矣，乃知前史所載忠魂毅魄，靈爽昭彰，實不

得謂爲虛誣僞託也。此信省去
數回小說

左宗棠發信之後，始將馬化澂一案出奏，不久奉到批摺，劉錦棠陞賞四品卿銜，其餘將領，也是陞賞有差。左宗棠函知劉錦棠時候，命他兼統周受三、雷振邦二軍，暫駐甯夏固原綏德一帶，以待後令。不料又接陝撫公事，說是陝回白禹崔的羽黨。白禹崔本屬三個回匪，因是首領，平時行坐與共，又在
一起，變叛人民，遂以白禹崔呼之，猶民國之朱毛也。復在陝邊起事，指名速派劉錦

棠、蘇元春二軍會剿。左宗棠正待傳令蘇元春前往，同日又據肅州知州袁昭飛稟，說是白彥虎已佔伊犁烏魯木齊一帶，肅州危在旦夕。云云。左宗棠不待看畢，不禁嚇得把那稟帖落至地上，好久好久，方始定神自語道：「我也算得一個老於行軍的了，怎麼竟會上那黃自信小賊之當？」左宗棠想到此地，急傳蘇元春進見，先將袁昭稟帖交他看過。蘇元春一邊在看，一邊也變色道：「這件事情標下確也疏忽，因爲上兩個月，民間確有一些謠言，一則不久卽息，二則標下只在注意馬化澂之事，竟至忘了此事。」三則那個黃、蘇元春說到黃字，恐怕

一說出黃自信出來，左宗棠便有失察之嫌，於是不再往下再說，單把稟帖放在一邊，忙問左宗棠道：「標下還聽得白禹崔等賊的羽黨，又在陝邊作亂，左宗棠搖手道：『此是小事，停刻辦個移文，就請陝撫自去辦理。現在我們第一要緊的大事，須救肅州。肅州保住，我們准定出關，不過去攻伊犁。先須克復烏魯木齊。蘇元春接口稱是道：『爵帥說得很是，標下此刻下去，先派幾營人馬，漏夜去保肅州。然後再與爵帥商酌出關之事。』左宗棠連連點頭道：『就去就來，豈知蘇元春還未回到營盤，已得肅州失守之信，只好不再調兵，急又回到左宗棠那兒。』左宗棠一見蘇元春馬上回轉，便先問道：『肅州之事，你已得信了麼？』蘇元春一邊點頭，一邊答道：『已經得信，現在只有請爵帥迅速發令，此次大舉出關，自然以劉毅齋京卿爲正標，下願聽他的驅策。』左宗棠不待蘇元春說畢，忙搖手道：『你須留在省城，我准率同毅齋出關。』蘇元春聽說一楞道：『爵帥真的親自勞駕不成？』左宗棠連連點頭，似乎還有要緊之話要講，正是：

邊陲多故原堪恨，異域乘機更可危。

不知左宗棠要講何話，且閱下文。

評曰：劉松山如此靈驗，可謂英靈不泯。王得貴之心旌一動，英魂卽來顯聖，表面似極神怪，實則古史所載，何可勝舉。前者有高果臣化雀歸來之事，此地又有劉松山顯靈一節，前後相映，便不落單。

漱六山房新著

反倭袍

長篇言情小說

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馳名文壇。為小說界之耆前輩。前者《九尾龜》一書。家絃戶誦。極受讀者歡迎。但張君年來不尙著述。報章雜誌。不見其作品者久矣。此次因聞楚友之言。悉湖廣襄陽刁劉氏之沉寃。欲著書為其昭雪。事前商於本局。本局乃派人往襄陽實地調查。除據多數載有刁劉氏事蹟之文藉外。並攝得刁劉氏之墓及其真節牌坊照片。(現已製版印訂書內。俱付張君。作為參考。費時三年。至今始得出版。故其中所述。全為當年事蹟。亦甚亦艷。可泣可歌。讀之令人感慨不已。至於張君筆法之流連。文字之通暢。此係燕人皆知。毋用贅述。

翻四百年奇案 雪刁劉氏沉寃

既非投機 又非取巧 更不是瞎造

書中事蹟 有憑有據 與倭袍完全不同

樂而不淫 雅俗共賞 百讀不厭

看過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對不起刁劉氏！

未看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錯過了好小說！

六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六元 實售六折

上海 大眾 書局 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七十八回 憶誅辭病子述榮哀 談輓對老人驚讖語

左宗棠決計將蘇元春留在省垣坐鎮，以及籌劃接濟糧餉之事，當下便極鄭重其事的說道：現在伊犁、烏魯木齊、肅州等處既失，我確有些處分，這還是說的公話，若說私話，我對於深信那個黃自信的小賊，以致未能先事預防，出了亂子，我的良心上更加講不過去，我的決計親自出關，便是爲此，你可代我坐鎮此地，軍糧軍餉，你須負責替我辦理，蘇元春也極誠懇的答道：爵帥吩咐，標下敢不遵辦，蘇元春說了這句，還待再說，忽見戈什哈自作主張的導入一個武弁，對着左宗棠說道：此人是劉錦棠劉總統那兒派來的，說有萬分緊急公事，面稟，沐恩故此將他導入，左宗棠忙問那個武弁，有何緊急公事，那個武弁屈着一膝，稟明道：回爵帥的話，沐恩奉敕上劉總統的面諭，命沐恩漏夜趕來，稟知爵帥，敕上說：白逆彥虎，胆敢佔據伊犁和烏魯木齊，必致引起俄國併吞之心，已經萬劫莫赦，又敢進佔我們肅州，害得爵帥和敕上都有處分，敕上業

已預備舒徐，只候爵帥公事，他願先克肅州，然後大舉出關，再行收復其餘失地。左宗棠聽完，一面連連點頭，一面很高興的答道：「你們貴上，真是本部堂的股肱，本部堂還沒前去通知他，他已派你來此，你就出去候着，帶了照會回去，你再通知你們貴上一聲，本部堂還得親征白逆呢，那個武弁是了一聲，又請了一個安，方才退出。」左宗棠立命辦了照會，交與那個武弁帶走，又切切實實的吩咐了蘇元春一番，擇日祭旗，預備前往會同劉錦棠之後，再向肅州進攻。剛要動身之際，不料他的長子孝威，忽由家鄉到來，一見了他，傷心得不能講話。左宗棠的父子天性本厚，此時瞧見孝威哭得已成淚人，更加想起老妻過世，不能見着一面，也就老淚涔涔的，一邊嘆聲嘆氣，一邊前去捏着孝威的左臂，想要說話，那知孝威一被左宗棠捏着他那左臂，痛得忙不迭的縮了開去，左宗棠見下，不禁很詫異的問道：「我兒臂上怎麼，孝威只是搖頭不答。」左宗棠愛子心切，急去勒起孝威的左袖一看，更覺大駭道：「我兒曾經割過股的，不成。」

左宗棠說了這句，又連連踱足道：「唉，唉，這是愚孝，我兒曾讀詩書，爲何做出此事？孝威至此，不便再瞞，只好老實認賬道：『兒子明知這是愚孝，甚非讀書人應爲的。但是當時兒子因見母親沒有藥醫，只好冒冒失失的這樣一辦。』」左宗棠聽說，又去輕輕的撫着孝威的傷處道：「趕快醫治，趕快醫治，這個傷處，直到現在尙未收口，還得了麼？」孝威不答這話，只把周夫人害病之事，以及臨歿之言，統統稟明老父。孝威天性純孝，於此即可表現。左宗棠不忍再聽，忙不迭亂搖其手的說道：「我兒此刻莫談此事，爲父聽得心裏已如刀割的了。現在又要出發，我兒還是同到前方去呢，還是就在省垣等我？」孝威忙問：「此去何時可回？」左宗棠皺眉的答道：「爲父此去，委實不能預定日子，我兒還是同到前方去吧。」孝威聽說道：「兒子送到肅州，打算回去。」左宗棠想上一會道：「這樣也好，說着因爲軍事緊急，不能久留，卽帶孝威同走。」及至會見劉錦棠的時候，左宗棠先命孝威見過劉錦棠，然後問明一切，劉錦棠急答左宗棠的說話道：「敝總統之意，打算立卽進攻肅州。」

威哥身體單薄，不能同往，還是回省爲妥。孝威接口道：「毅哥兄弟本與家父約定，送到此地，卽行回湘。」劉錦棠聽說，很詫異的望了孝威一眼道：「這是甚麼道理？威哥既是遠道來此，如何可以馬上回去？」左宗棠因見孝威每日只是咳嗽，似乎得了弱症，又因曾接孝寬來稟，提過孝威大有殉母之志，想起兩樁事來，也以劉錦棠的主張爲然，當是就接了劉錦棠的話頭，對着孝威說道：「你們毅齋世兄的說話不錯，我兒還是回省候着爲父回去。」孝威驟然垂淚的答道：「兒子既是暫時不能在此定省，還是回去爲是，因爲母親的葬事，雖有三個兄弟料理，兒子總覺眼見好些。」孝威說到這裏，忽又想起一事，忙對左宗棠說道：「爹爹，滌生伯父靈柩回湘的時候，兒子曾去弔奠，并遵爹爹訓諭，做了誄詞一篇。此稿還在身邊，孝威一邊說着，一邊摸出稿子呈與老父過目。」補懸上文
詳細之美左宗棠雖然接到手中在看，本已沒有心思，還要想到孝威和他一路同走多日，竟會將這稿子之事，一點記不起來，直到此時，方才想着，這種心神恍惚的現象，更

加證明病入膏肓，豈不可怕。

此處一看作者對於這種開文布局，都有安排，說者稍稍性急，便認爲漏洞矣。

左宗棠想到此事，竟會

手拏稿子，一字不能入目，當下出神一會，強勉看畢，可憐還去竭力獎誇孝威文字，做得很好，以慰這位病子之心。孝威此時真被他的老父料到對於人生一切之事，除去一位老父，一位亡母之外，萬事真的有些恍恍惚惚。當時瞧見老父誇他文字，方始偶爾鼓起稍許興致，一邊接回稿子，一邊忽問他的老父道：「爹爹此刻和毅哥，有無緊要公事商量？」兒子想將滌生伯父將要過世幾年的事情，稟知爹爹，劉錦棠不等左宗棠答話，忙不迭的接口道：「沒有甚麼公事，沒有甚麼公事，這個軍情，非得到了肅州相近，方能見機行事呢。」左宗棠因爲曾國藩數年所做之事，雖有官報可憑，私人函件可查，但是均不十分詳盡，聽見他的愛子，要把這位亡友之事，說給他聽，不覺很高興的，對着孝威說道：「你講，你講，爲父本要聽聽這些事情。」

此書篇幅太長，不能同時並敘，此地始將曾國藩臨歿數年之事補出，亦見作者苦心孤詣也。

老父如此說話，心下一樂，便詳詳細細的稟知道，滌生伯父的大學士，還是同

治四年補授的那年十月裏，滌生伯父因爲積勞成疾，奏請開去協辦大學士及兩江總督之缺，并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等情，旋蒙溫諭慰留，賞假一月。十一月裏，又有上諭，命少荃伯父接辦欽差大臣事務，仍命滌生伯父速到兩江之任。孝威說到這裏，已經微微地氣喘起來。左宗棠見了，忙說道：「我兒，倘怕吃力，慢慢再談，爲父此地還有一兩天耽擱。」孝威又咳上幾聲道：「兒子只要一說話，就要氣喘，這個毛病已經長久的了，沒甚碍事。爹爹放心請聽。」左宗棠聽說，卽把他那五官蹙在一起，又搖着頭，怪着他那次子孝寬道：「這就是寬兒的不是了，這個毛病也是大事。家信之中，何故不來稟明爲父？」孝威接口道：「這件事情不能怪二弟的，起先是母親的主意，後來是兒子的主意。」孝威生怕他的老父還要怪他二弟，急又接着說下去道：「滌生伯父既到兩江之任，他老人家所辦的軍事，爹爹大概已經知道，兒子就不再說了。只有曾娶一位如君，却被雪琴伯父逐走的。」左宗棠微微點首道：「此事爲父似乎聽人說過，這些小事，」

不必提牠，孝威又說道：這末滌生伯父是同治七年的秋天，調補直督的兩江之缺，放了馬新貽接任，滌生伯父到京之日，已是年底，第二年元旦那天，以及十六十七幾天，都蒙兩宮先後召見，垂詢軍務很詳，二十那天，他就出都，行抵保定，那時直督衙門不在天津接篆任事，九年三月，滌生伯父的左目忽然失明，四月間，天津民教相訐，左宗棠聽到此地，不禁連連的點首道：這件事情，你們滌生伯父辦理也還不錯，不知怎麼一來，很受民間的閒話，孝威接說道：這件事情，因有幾個教民，很覺跋扈，民間又有洋人挖取小兒心肝製藥之謠，好事的人們，便將教堂燒燬，於是釀成國際交涉，那時京中，已設總理衙門，派了恭王總理其事，恭王倒命滌生伯父持平辦理，滌生伯父查明之後，確是錯在百姓，始將天津府縣革職充發，極邊贖罪，又辦幾個肇事的百姓，左宗棠正待說話，劉錦棠忽岔嘴道：這就是中國太覺自大的壞處，從前海禁未開，我國閉關自守，甚麼天朝呀，甚麼夷狄呀，鬧得很被文明國家非笑，劉錦棠說到此地，又單朝左宗棠說

道、文正一到兩江之任，首先就派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閱，伴送聰穎子弟出洋留學，這正是他的眼光遠大之處。單看這樁事情，文正辦理交涉的手段，我說只有爵帥和李少帥能夠及他。左宗棠陡然掩耳道：「毅齋不必當面在此地恭維我，我是最倔強、最惡洋人的，還有甚麼外交手段可言？」孝威不願這些說話，仍舊接着說道：「那時江督馬制軍突被張汝祥所刺，兩宮便命少荃伯父、陞補直督，滌生伯父仍回兩江。那年十月十一那天，正是滌生伯父六十歲的整生，皇太后還賜親筆壽字。十二月初上出京，二十那天到的金陵，劉錦棠忽然對着孝威笑上一笑道：「威哥記得真是詳細，孝威只報以一笑，又接說道：「滌生伯父既回江督之任，首先便辦馬故督的案子。其時皇太后因見張汝祥胆敢行刺現任總督，太沒法紀，特派鄭敦爲欽差大臣，專辦馬案。嗣見張汝祥確替義兄報仇，並無主使之入，僅將張汝祥凌遲處死，不曾累及旁人。次年十月，同治十年矣滌生伯父出省巡閱，親至吳淞口，觀看試演恬音、威靖操江、測海四

隻兵輪是月十五回甯，第二年的正月，滌生伯父忽患肝氣，右足麻木，疼勢雖劇，二十六的那天，因爲前任何督蘇廷魁行過金陵，他還出城迎接。二月初二那天，滌生伯父在閱公事，雙手大顫起來，要想說話，口噤不能出聲。當日又愈，那個時候，劫剛世兄本來隨侍左右，滌生伯父自知不起，遺囑喪事宜，遵大禮，不用僧道。初四那天的午刻，猶同劫剛世兄周歷督署花園，督署即天皇府改建者，傍晚回至內室，到了戌刻，端坐而薨。全城百姓無不驚傳火起，又見大星墮地，孝威一直說至此處，忽問他的老父道：「爹爹，你老人家說說看，滌生伯父的古文，倒底可成名家？兒子一生爲人，只有他的筆墨，非常欽佩。」左宗棠不答這話，却是笑着去對劉錦棠說道：「你這孝威世弟，自從中舉之後，獨於古文用功，劉錦棠也含笑，的接口道：『我們威哥，本是家學淵源，自然是好的。』」左宗棠又笑着微微搖首道：「我這痴兒，他是連他老子的文學，都不佩服，一生一世，只是欽佩他那滌生伯父，孝威見他老父笑着在說，尙無怪他的意思，便朝劉錦棠笑上一笑道：「兄

弟的筆路，不過稍與滌生伯父相近，便會不期然而然的學他筆墨。孝威說到這裏，又笑問劉錦棠道：「毅哥，曾國華世叔那年戰死三河的時候，各處所送的輓聯，不下三百副之多。滌生伯父說，內中要算唐鶴九的那副最佳。毅哥可還記得麼？」劉錦棠笑答道：「怎麼不記得？」左宗棠忽然自顧自的先念了出來道：「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洒淚，又殞台星。孝威一面笑着點頭說道：「爹爹記性真好，一面又去對劉錦棠說道：「滌生伯父當時還把成功二字，改爲功成，洒淚二字，改爲痛定。左宗棠因見他這愛子，一經談到文字，便覺精神抖擻起來，也去助他的興致道：「難道爲父那個知人之明，謀國之忠的一聯，還不切貼不成？」孝威和劉錦棠兩個，一同接口道：「這副自然出色，真與唐鶴九那副輓聯一般悲壯。」左宗棠聽了，呵呵大笑道：「不知輓文正的，除我之外，誰的好些？」孝威搶說道：「當時輓聯雖有一百二十七副之多，兒子却愛國璜世叔那副，因爲以弟輓兄，說得十分沉痛。劉錦棠忙問怎

樣做的，孝威便朗聲背誦道：無忝所生，病如考，歿如妣，厥德有常，更如王父，孝友式家庭，千里奔臨空自泣，以古爲鑑，文似歐，詩似杜，鞠躬盡瘁，殆似武鄉，功名在天壤，九原可作耐人思，左宗棠撫鬚點首道：此聯很有手足之情，文亦古雅，還有其餘的呢？孝威想上一想，又念上一副道：承國家二百年孝養，翊贊中興，濟艱難，資倚畀，攬槍迅掃，瀛海胥恬，偉績炳千秋，錫爵允宜，隆帝眷，救東南億萬姓瘡痍，維持元氣，崇節讓，釀休知，卿月重來，大星忽殞，羣生同一哭，感恩況是受公知，孝威念畢道：這是曾任此地鞏秦階道台，那位金國琛金觀察送的，劉錦棠道：這副很好，也和彭雪琴侍郎，那副爲國家整頓乾坤，耗完心血，隻手挽狂瀾，此隻手二字是髮關文正公手掌無紋路相書稱爲玉版世人不知此事者多經師人師，我待希文廿載，痛鄰城睽違函丈，永訣顏溫，鞠躬眞盡瘁，將業相業，公是武鄉一流，不相上下，孝威忽向劉錦棠一指，又笑着說道：毅哥，你那副五百年名世挺生，立德立功立言，鐘鼎旃常銘不朽，數十載闔門銜戴，教忠教義教戰，江淮河漢溪同深，還不切貼不成，劉錦

棠連連謙遜道，我的辭藻不好，完全是個武人口吻，那裏及得上何紹基那副武鄉澹定，汾陽樸忠，泊於公元輔，奇勳旂常，特炳二千載，班馬史裁，蘇黃詩事，愴憶我詞垣，凱誼風雨，深設四十年的好呢？孝威笑着道：這副固是不錯，毅哥的也不讓他，還有滌生伯父的令坦聶仲芳觀察，後任浙撫宜諱楫他的長聯是：出師律以定中原，想百戰芒銷，金甌再鞏，九重枚卜，錫爵增榮，卅年來緯武經文，總歸夕惕維寅，吐握公誠如一日，登泰山而小天下，念衡湘地接，忝蔭桑粉，褒鄂門高，謬施蘿薦，五嶺外御輪親迎，豈意早違半子，音容彷彿，遽千秋，左宗棠插嘴道：這些雖好，未免總有些阿諛之詞，我平生最愛滌生在日，他那年輓賀映南的夫人一聯，以及輓那胡信賢的太夫人一聯，都能文情並勝，孝威忙問道：爹爹，兒子怎麼沒有知道呢？左宗棠笑着道：你那時正在用你的舉業功夫，或者未曾留心，劉錦棠道：爵帥還記得麼？左宗棠點點頭道：記得，輓賀夫人的上聯是：柳絮因風，閫內先芬堪繼武，因為賀夫人姓謝，下聯是：麻衣如雪，階前後嗣。

總能文、以武對文、還不工整典雅不成、輓胡太夫人是、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餘載、周姜京室、帝夢同九十三齡、因爲胡太夫人歿時、已經九十三歲了、孝威忽然聽得胡太夫人壽至九十三歲、仍舊難免一死、爲人在世、有何趣味、於是將他那個殉母之念、復又濃厚起來、當下突對左宗棠說道、兒子倘若不幸、只要也有許多輓聯、那就瞑目的了、棠宗左聽了、不覺大吃一驚道、痴兒這是甚麼說話、你的老父、這般年紀、還不預備死呢、孝威極自然的答道、這是白頭人送黑頭人的很多呢、左宗棠一聽他這愛子越講越現不祥之兆、不要弄得真成讖語、急把說話拉開、去對劉錦棠說道、你們威弟媳婦很覺賢慧、舍下一切的家務、都是他在經理、我那亡荆未曾下世之先、也虧她能帶着三個小婢服伺婆婆、現在你們威弟、身子既是不好、我說讓他回去、有人服伺也好、劉錦棠聽得左宗棠如此在說、照所謂知子莫若父的老話講來、自然不便反對、當下連應了幾個是後、又與孝威談上一陣文學之事、後來也見孝威說不到幾

句說話、總要講出一個死事、聽了使人很覺汗毛凜凜、只好借着去和左宗棠商量軍事、打斷他與孝威的話頭、詞嚴左宗棠也知劉錦棠之意、真的又和劉錦棠計劃了一會進攻肅州之策、方去叮囑孝威一番家事、第二天大早、他們父子兩個、便實行了君往瀟湘我往秦之句起來、瀟湘湖南也現在不講左孝威一個人、遡回湖南、單講左宗棠同着劉錦棠二人、統率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直向肅州進發、一天到了肅州附近、那個名叫得勝集、地方紮下行營、本地耆紳都來犒賞軍士的牛酒、左宗棠忽問那班耆紳道、此地得勝集的名字、還是新的舊的、原來那時常有官兵和土匪打仗之事、會巴結官府的紳矜、往往更換地名的、以便好得將帥的歡心、左宗棠到甘已經多年、深知此弊、因此一見就問這句說話、當時那班耆紳一齊答道、這個地名、還是前朝時候、相傳下來、爵帥今天駐節於此、真是一個彩頭、左宗棠聽了、自然十分高興、等得送走那班耆紳之後、可巧探子來報、說是佔據肅州城池的匪類、就是白彥虎手下的元帥熊飛

鵬、副元帥正是那個黃自信、左宗棠不待探子言畢、早把他的鬚子氣得蹶了起來、正是

遣歸愛子心方定、聞得仇人眼更紅、

不知左宗棠一氣之下、對於肅州地方、究用何法進攻、且闕下文、

評曰、上回是叙戰事、此回忽然大談文字、文章變幻之法、已經使人不能逆料、而左氏父子以及劉氏所談之輓聯、均極十分典雅、於是而知作小說者、若非斲輪老手、斷不能貿然動一字也、

黎錦 暉主 編最 新 歌 曲 集

三星歌集

黎明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四美之歌

薛玲仙編 一冊實價三角

明月夜曲

張 簧編 一冊實價三角

都會之歌

羅靖華編 一冊實價三角

隔牆歌譜

張 弦編 一冊實價三角

玫瑰室曲譜

王人美編 一冊實價三角

出塞新聲

胡 笳編 一冊實價三角

甜歌一打

黎莉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倚琴樓歌譜

徐 來編 一冊實價三角

芸窗歌選

張 靜編 一冊實價三角

天聲曲集

白麗珠編 一冊實價三角

黎明之歌

于斯泳編 一冊實價三角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七十九回 酬殊勛舉人拜相 報噩耗愛子過歸

左宗棠一聽佔據肅州的逆賊，就是熊飛鵬和那個黃自信，而且黃自信還做了副元帥，這一氣還當了得。當下立命那個探子退去，忙問劉錦棠道：「毅齋那個黃逆，真正戲弄老夫不小。現在我們究竟怎樣打算？」劉錦棠並不躊躇的答話道：「敵統領劉錦棠已是四品卿銜，以致左宗棠不能再下委札，乃用照會照會，是並行官體裁，劉氏故稱敵統領。已據沿途探報，逆賊的內容，大概

已經知道。劉錦棠說了這句，便與左宗棠咬上幾句耳朵。左宗棠一邊在聽，一邊已在點首稱是。及至聽畢，相與一笑而散。第二天的大早，左宗棠忽然想起一件事，要與劉錦棠前去商量。他便一個人踱到劉錦棠的中軍帳中，左右衛士瞧見左宗棠去到，正待進帳稟知他們總統。左宗棠忙搖手阻止道：「本部堂自會進去，爾等不必通報。」左宗棠說着，順腳跨進裡面，只見劉錦棠似在看着公事，因為劉錦棠面朝裏，向背脊朝外，沒有見他進去。他就躡手躡足，輕輕地走至劉錦棠的背後，要想偷眼一看，究在看些甚麼緊要公事，及見劉錦棠

所看的不是公事，乃是劉錦棠上年攻那金積堡的時候，偶因地理關係，一時不能得手，左宗棠就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信給他，指示一番地理。此處又將上文左宗棠胸藏地理全

書那事

後來劉錦棠果照信辦理，一戰成功的，可是那封信對於肅州却沒甚麼

關係，不知劉錦棠何故重復在看，左宗棠的心裏雖在這樣想法，但把那封筆走龍蛇的字句，已經很快的映入他的眼簾，又因那封信的成績昭然，心下不免有些高興，便也帶眼看了下去，只見上面寫着是：

前接雷

雷即雷振邦

周周即周受三

稟十五日之事，當即飛函奉致，并具牘行知老湘全軍，

以定軍心，援賊紛至，周張

張即張朝齊

引退，雷又被圍，局勢極壞，尊處未赴峽口之

援，峽口為進攻金積堡之要道，在媽祖廟之北面，彼時劉錦棠之軍隊約三萬分路進發，不在一起。

自是向東南打賊，能將吳忠堡一帶已撫未

叛者安撫，已撫仍叛，通賊者剿之，亦是一策。春冰將泮，轉瞬桃汛，下橋永寧洞，是否準備，至為懸繫，愚見前敵各黨，漸漸收回吳忠堡，而嚴扼下橋永寧洞，紮黃河邊，以通運道，賊既巢堅糧足，難以遽滅，則逼紮亦屬無益，不如先

圖自固爲是，擇吳忠堡地勢高處紮營，嚴扼永甯洞，司其宣瀉，則我能制賊，賊不能困我，又可藉通甯夏糧道，似於局勢爲宜。如實不能支，不能不作退軍之計，則須通盤籌畫，分先後，分去留，不可一併行動。靈州旣克，不可拋棄永甯洞，是下游津要，必宜扼紮。甯夏爲重鎮，又官軍糧道所經，必須力顧。此數處均應留兵，愚意全軍宜過河以助金張，就甯夏平羅之糧，而通靈州下橋運道。靈州宜派馬步七八營，下橋宜派撥一二營，其主退者，宜先審各路有糧地方，以爲趨嚮。綏德鎮靖瓦窰一帶，相去數千百里，途無可用之糧，恐難必達。查由靈州至環縣，由環縣抵慶陽一路，由金積堡打漢伯堡，出惠安堡，韋州下馬關，而至預望城，其二百六十里，由預望城西北去，牛角城百三十里，去王家團莊一百里，皆有官兵駐紮，一徑可通平涼府，或從預望城南下二百餘里，亦可由瓦亭抵平涼，此亦一路。慶陽平涼皆有糧食可取，惟須裹半月之糧，可期必達。此爲退軍出險之策，兩者請與傑軒兄分任之，一去

一留於局勢方穩、總要將軍中公私所存糧食、通籌合計、以定主見、免致臨時周章、壽公忠櫬仍暫停靈州爲安、

左宗棠剛剛瞧畢、就見劉錦棠忽然拍着桌子、一個人大贊那信道、左帥對於此間地理、如此熟悉、真不愧爲人家稱他新亮也、左宗棠笑着拍了一拍劉錦棠的肩胛道、承蒙謬贊、我却愧不敢當、劉錦棠聽了不覺一愕、慌忙回頭一望、見是左宗棠、方才笑說道、爵帥何時來此、我怎麼一點沒聞聲響呢、左宗棠便在桌子旁頭坐下、也笑着答劉錦棠的說話道、我進來時候、你正凝神壹志的觀看此信、但不知你看此信、究爲何事、劉錦棠又笑答道、肅州一克、我們即須出嘉峪關去、我知爵帥對於關外的地理、也很熟悉、所以拏出此信、再看一看、不知可有甚麼老文章可抄、左宗棠復又呵呵大笑道、毅齋真個細心、其實何必如此、儘管老實問我這個古董、就是劉錦棠、即把那信收去道、我的意思、行軍之時、地理固屬要緊、伊犁既與俄邊接壤、必須先以防俄爲上、左宗棠不待

劉錦棠說完，連連擊掌的稱贊道：「着着着，毅齋確有見地，真正是我帮手。」左宗棠說了這句，一面撚着他那鬚鬚，一面很得意的朗聲說道：「我們此次準備大舉出關，以致羣情疑駭，他們所舉的理由，必定說是新疆恢復非易，不如屯兵要隘，分置頭目，以示羈縻，何必竭東南鉅餉，懸軍深入，却不知道烏魯木齊未復之先，並無要隘可扼，而且玉關以外，豈能以玉斧斷之，即使烏魯木齊、瑪納斯得克，伊犁在我掌中，回部全復，我們分置回目，捐新疆全境與之，也須度各回勢能否自存，長爲不侵不叛之臣，捍我西園，才是。否則回勢分力弱，必仍折入俄邊，如此一來，豈非我們斷送腴疆，自守瘠土，久戍防秋，歲無甯日，輓輸絡繹，勞費無所終極，不必二三年，形見勢絀，西北之患更亟，得與不得相等，科布多、烏里蘇、雅台、庫倫、張家口等等地方，何能安枕，然則撤西防以裕東餉，不能實無底之橐，且先壞我萬里長城，真正不劃算了。」劉錦棠一直聽到此地，接口說道：「爵帥料得極對，自然趁此關隴既平，兵威正盛之際，大舉出關，辦牠一個。」

一勞永逸，豈不甚好？左宗棠點點頭道：「我們兩個意見既同，放手做去，一定不致勞而無功，不過你的計策，怎麼還不見效？」此計即上文劉錦棠與左宗棠耳語之事劉錦棠很鎮定說道：「爵帥不必性急，三天之內，一定可見顏色。」左宗棠正待答言，忽見劉錦棠的一個文季，恩恩報入道：「恭喜爵帥和總統二位，剛據探子來報，那個白彥虎，因聞我們這邊製造出去的謠言，說是黃自信已經暗中投順我們，不久即有倒戈之舉，信以為真，立即派了一個名叫龐拉多的親信將官，率領一枝人馬，來到肅州，假以犒軍為名，即將偽副元帥黃自信擊下，就在軍前正法，那個偽元帥熊飛鵬，生怕白彥虎見疑於他不利，此刻已與那個龐拉多正在自相火併，我們的先鋒張朗齋，業已殺入肅州城中去了。」左劉二人一聞這個喜信，高興得心花怒放。劉錦棠也向宗左棠道喜道：「恭喜爵帥，那個白逆果然中計，我方才還說不必三日，那知此刻即有喜信，他們既在火併，張朗齋殺入城中，一定得手，爵帥快快回營傳令，我們一同殺入肅州要緊。」左宗棠聽說，連話也不及回。

答馬上回營傳令大軍卽向肅州進發，還未走到半路之上，又據飛探報知，說是張朗齋已將肅州克復，那個僞元帥熊飛鵬，以及僞將龐拉多，統統生擒過來等語。左劉二人得報，自然更加大喜，一面重賞探子，一面直進肅州。及至城下，張朗齋早已親自出迎，相見之下，略略一叙戰事經過，一同聯轡入城。左宗棠對於黃自信那人，本在大恨特恨，當下把他凌遲處死，熊飛鵬斬首，號令犒賞兵士之後，卽用六百里的牌單，飛奏進京。那時慈禧太后正在憂得西北軍事不能如意，日夜不能安枕，恭王再三勸慰，不能解去一點憂心，及見左宗棠克復肅州的奏摺，方始額手相慶，急將恭王和一班軍機大臣召入商量道：左宗棠倒底是個老手，漢人之中，確是一位忠於君上的臣子，此次既有如此大功，怎麼優獎優獎他呢？當時恭王首先奏答道：左某已錫伯爵，要末晉錫侯爵，慈禧太后搖頭道：這個不好，俺曉得他從前不肯做官，無非想中進士，想中進士，無非想望拜相，本朝會典，雖然載有不是進士出身，不能拜相。

世人皆以非翰林不能拜相，連那陞官廳上郎

是如其實明朝才非翰林不能拜相清朝只要進俺想破個例子授他一個東閣大學士你們以士不必翰林此書即！慈禧之言表閱讀者不可不知也

東閣爲大學士之中最小者世人又以朝廷特設東閣安置左氏此一言也錯蓋東閣大學士早已有的

恭王和一班軍機大臣一齊奏對道這

爲怎樣、是老佛爺的天恩、若以乙科拜相、重視勳臣、也是本朝的佳話、慈禧太后聽說、又很高興的說道、漢朝時候、把那三十六位功臣、圖容麟閣、原是創舉、也非老例、現在俺的用個舉人拜相、也好使那漢人知道、俺們爲人、只重功勳、並不薄待漢人、恭王又奏答道、天恩如此高厚、左某一定感激、現在伊犁地方、雖爲白逆彥虎佔據、俄人正在覬覦、奴才說、那個地方、若被俄人所得、各國恐要效尤、自然趁早收復爲是、這個責任、不能不責成左某、老佛爺既是這般相待、左爺一定拚命的、也要報答朝廷的了、慈禧太后聽說、連連點首、卽命恭王下去照辦、並令左宗棠兼着新疆軍務督辦、左宗棠接到兩道上諭、起先不免一驚、過了一會、方始召集幕友大笑道、上諭命我入拜、乃是本朝二百餘年所僅見的主恩、不過老夫得此奇遇、不免有些愧慚吧、衆幕友先向左宗棠道喜之後、方

才一齊答道、爵相有此曠世之功、始能有此曠世之典、我們說來、這個主恩、更比那個麟閣圖容、還要隆重幾分呢、左宗棠聽得大眾如此說法、只是撚鬚大笑、這天大家快樂了一天、第三天、左宗棠又接到劉錦棠陸了三品卿銜的喜信、當下也去與劉錦棠道喜、劉錦棠也謝了左宗棠的保奏之功、當天晚上、左宗棠又接到曾國荃向他賀喜之信、拆開一看、見是照例稱着晚生、且有昭代偉人的頌語、原來大清儀注、凡是尙書督撫、對於大學士應稱晚生的、當時左宗棠一見曾國荃和他鬧這儀注、忽然想起那時正有一個俄人、住在他的軍中、生怕京中的一班多嘴御史、又要亂說閒話、赶忙親筆覆函道、

徂西以來、所處殆非人境、相知者每憂其不逮、而幸災者頗不免伺揣之詞、內交既寡、同心疆圻共存意見、不肖以病軀苦力、揅撐其間、尙有今日、已爲意外之幸、朝命又以督辦新疆軍務責之、自維受恩忝竊至此、卽亦不敢規避、秋九應輿疾西征、不容稍緩、命不猶人、例遭磨折、兄其謂我何也、昭代偉

人如何敢當，請卽移贈我兄可乎。頃有俄人游歷至此，論者頗謂意在覬國，屬張吾軍示之，弟意隴禍十餘年，無可掩覆，老醜裝作少艾，徒取姍笑，不可示瑕，亦難見好，遂召居行署，坦懷示之，欲繪地形，則令人作嚮導，欲觀軍容，則令人布拙式，欲談製作，則令人局審眎，而請益焉，暇則與之暢談時勢，彼人似尙爲然，或不致被其識破耳。來示循例稱晚，正有故事可援，文正得協揆時，弟與書言，依例應晚，惟念我生只後公一年，左氏僅小曾文正公一歲，似未爲晚，請仍從弟呼爲是，文正覆函云，曾記有戲文一齣，恕汝無罪，兄亦循例，盍亦循此乎，一笑。

左宗棠發信之後，又將劉錦棠和一班幕僚請至，掀髯大笑一陣，始將曾國荃之信，交給大衆看過道，我對文正不肯稱晚，如何可讓沅浦向我稱晚，我當時確在恨我不是進士出身，不能入閣，卽便做到尙書，也得常常向人稱着晚生，不防朝廷對我竟賞特恩，使我對於沅浦之稱，不好直受，誰謂冥冥之中，沒有

循環之理的呢。劉錦棠笑答道：爵相的這個特恩，真是曠古所無。那時文正既恕爵相無罪，今天爵相也恕曾九帥無罪，又是大拜中的一段佳話了。不過錦棠雖陞三品卿銜，對於爵相的一品中堂，應有兩個晚生要稱。劉錦棠本是左氏之晚輩故有如此戲話左宗棠忽又不答這句，忽然咬牙切齒起來的說道：那個如官的媪相，此時曾文也已大拜左氏直呼為媪相也他從前在湖廣總督任上，竟去聽了那些莫虛有之言，和我作對。現在我也居然入閣，不知他將來見面時候，倒底拏那一種面貌見我。衆幕僚附和道：官中堂當時大概誤聽讒言，將來爵相回京時候，他一定要與爵相陪罪的。左宗棠搖頭道：我不希罕他來陪罪。左宗棠說到此地，忙又問着一個能懂俄語的文案道：這個俄人，說是昨天走的，究竟走了沒有？那個文案急答道：已經走了。本要稟知爵相。左宗棠又對大衆說道：我已將他到此之事，告知沅浦去了。也好讓沅浦替我傳揚傳揚，不然是那個姓官的媪相，又要在太后面上說我私通俄人了。大衆聽說，自然又是敷衍一會。劉錦棠忽問左宗棠道：爵相打算

那天出關，左宗棠道：「只要糧食一齊，不論那天出關，劉錦棠道：「今年各處屯田的，年成都好，各縣解來的糧秣，已到十成之九，照我愚見，最好馬上出關，倘若那個白逆一有准備，反費周折。」左宗棠連連點頭道：「這末，明天就走。」劉錦棠忙站起來答道：「我就下去預備。」左宗棠便向劉錦棠拱拱手的笑道：「此次出關，完全要仗你的大力呢。」劉錦棠嚇得連連回禮道：「爵相何出此言，凡是部下，誰不恭聽爵相的調遣。」左宗棠聽了，笑上一笑，又與大眾略談一陣，方才各散。誰知左宗棠的大軍，剛剛走到酒泉地方，忽見他那次子孝寬，跟蹌奔入，向他報着凶信道：「爹爹聽了兒子的說話，千萬勿嚇，大哥已經去世了。」左宗棠不等聽畢，陡覺兩耳嗡的一聲，眼前一個烏暈，立刻昏了過去。幸虧孝寬已在刻刻留心，急與左右搶上一步，一把將左宗棠的身子扶定，大家拚命的把左宗棠叫醒轉來。左宗棠睜眼望了一望，孝寬方始自搖其頭的說道：「爲父早已防到你們大哥必有此著，後來見他尙聽爲父所勸，不致再去殉母的了，所以准他回家。」

那知他竟如此忍心，丟下我這白頭老父，前去尋他母親去了。孝寬忙又勸慰老父道：「爹爹不必太事傷感，身子也得保重。況且太后有此特恩，舉人拜相的，歷朝也少。兒子還沒有替爹爹道喜呢。」左宗棠又嘆上一口氣道：「賀者在門，弔者在室，還有甚麼喜可道？你快把你大哥的病情講給爲父知道，你大哥臨終的時候，有沒有甚麼說話留下？」孝寬接口道：「大哥是弱症，醫生早就說過，兒子同了兩個兄弟，只有勸大哥多吃補食，大嫂甚至每晚上僅睡一兩個時辰，小心服伺，無奈病已入了膏肓，終於無救。大哥臨歿的當口，大家都在他的面前，他只說了他不能再見爹爹的了一句，其餘也沒甚麼遺言。」左宗棠忽又掩面痛哭一陣，孝寬勸止不住，劉錦棠得信，也來相勸。起初也難勸住，後來說到受國恩重，只有暫時強忍一下，不要急壞身子，不能辦事，也是不妙的。那些說話，總算才把左宗棠的悲傷止住。照左宗棠的意思，還想把孝寬留在軍中，一俟收復伊犁，馬上奏請開缺，回去親葬亡子。又是劉錦棠一力主張，孝寬趕緊回

家、葬事固可等候將來再辦、那位孝威夫人、不要痛夫情切、再去鬧出事來、孝寬奉命回家、孝威夫人聽了公公吩咐、或者好些、左宗棠本不是分不出輕重的人物、自然贊成此言、急命孝寬持了他親筆致他家媳的信、漏夜趕回家去、當時孝寬雖有依依不捨的情狀、但因國事爲重、只好硬了心腸、叩別老父、立卽上路、左宗棠眼看孝寬走後、只得同了劉錦棠、率着大軍、出了嘉峪關、先攻哈密地方、又把先鋒張朗齋、叫到面前、指示軍略道、哈密旣苦兵差、又被賊擾、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田不可、然非足下深明治體、斷難辦理妥善、從前諸軍、何嘗不說屯田、其實又何嘗得到屯田之利、又何嘗知道屯田辦法、只知一意籌辦軍糧、不知兼顧百姓、殊不知要籌軍糧、必須先籌民食、民食籌妥、方是不竭之源、否則兵想屯田、民已他徙、單靠兵力屯田、如何得濟、

左氏籌邊之策、雖已見功、讀此小說、真有益處。

疆場決勝原非易、帷幄運籌更是難、

不知劉錦棠走來何事，且閣下文。

評曰：左氏督隴十餘年，經營戰事，最得力者，卽爲屯田之事。以此而知當年之趙充國，固人傑哉。作者對於左氏屯田政策，細細寫來，不厭求詳，亦不以平常小說視此，可知讀者萬萬不能以無聊視之。

明州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五嶽奇俠傳

八大冊 厚八十頁 原價八元 實售四元

本書作者係國術大家李景林將軍之高足。拳術極有根柢。文筆尤為超羣。以國術家之心得。寫武俠派小說。驚人絕技。躍然紙上。能使閱者奮發精神。如入其境。如見其人。於是出版。深。得。讀。者。贊。許。認。為。絕。作。現。已。四。版。出。書。價。值。可。知。

全部情節百分之二一提要

烈火劍，割下幾千耳朵。衆劍仙大破黃土嶺。羣凶爭產，便宜了一個窮秀才。劍俠的酒壺，變了尿壺。二個禿驢，擁着無數赤身美女。斬了徒弟，不覺滴下淚來。丟下一個人頭，硬聘漁家女子。晝天劍割下值探的鼻子。關脚叫化偷算混元數。葉天士吞了水獺妖精的金丹，水獺妖尸會變獨角蟒蛇。溫柔鄉和尚享豔福。一道紅光毀去楠木大廳。救女斬賊亮，火燒蓮花寺。白雀寺淫僧精邪術，喜採取女人人口，補他元陽。飛劍斬不着和尚反被圍困南山。汚血潑乞丐，反滾在三世佛金身上。女人的口口，會煉成一個小紅木魚。殺落的女郎。終南派和慈額打人。火燒白雀寺，救出了十五個奄奄的垂斃的女郎。終南派和慈額派關前大關劍。巫峽過山愁，怪手捏住了咽喉。誅龍劍殘風雷劍。荒山遇野鬼，無術逃過。一陣大風，四人吹到終南山。一張口把火蛇吞下。練拳脚依樣壁上翻。王瑞伯逃少林木羅漢打着兩肩膊，一口氣接住十八把飛刀。三尺童子，竟將條大的水牛負了渡河，鞋底不濕。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八十回 攻哈密深知將領心 侵伊犁坐獲漁翁利

左宗棠一見劉錦棠恩遽走入急問道，毅齋來此何事，可有甚麼緊急軍事麼？劉錦棠搖手道，此間軍事，我不敢負責，若無萬不得已的大事出來，不致再要爵相煩心，我因聽得爵相和我們張總鎮在談屯田的事情，特地奔來聽聽，也好長些見識，張朗齋先接口答着劉錦棠道，爵相胸羅星斗，所論極得要旨，左宗棠不待張朗齋說完，便老氣橫秋的笑，着岔嘴道，毅齋，你快坐下，我本要去請你來商量這件事情，劉錦棠一邊坐下，一邊也含笑答道，爵相對於這個屯田的政策，關內已經久著成效，此間若能次第仿行，真是全軍的命脈，左宗棠點頭道，這是老夫獨到之見，旁人尚在反對呢，張朗齋催着左宗棠說下去道，爵相請說吧，標下好去遵辦，左宗棠笑上一笑，很得意的說道，屯田之事，最重要的是，須要地土適宜，否則雖有我這政策，也不能夠實行，徒托空談，於事無補，幸而這個哈密地方，地土異常沃衍，非但五穀皆宜，而且晴雨有節，氣候既與

內地相同，自應趕緊辦理爲是，不過此地的纏頭，纏頭即田民之土稱已被白逆裹去很多，有了地土，沒有耕種，現在先要從速查明，此地尙存纏頭若干，方能支配耕種之地，沒有籽種和牛力的人，酌給他們能力所及之地，分別發給，使其安心耕穫，待其收有餘糧，官中依照時價收買，以充軍食，還有必須發給賑糧的，也得按戶發給粗糧，俾免飢餓，能夠耕種的壯丁，每人每天給以食糧一斤，老的弱的，每人每天也得給以五兩，好令他們度命，至於給發籽種，也須臨時發給，倘早發給，就要防他們當作賑糧吃了，必至臨時無種可下，左宗棠說到這裏，略喘了一口氣，又接說道：「我方才所說此地的纏頭，必被白逆裹去的居多，但是也有不願去的，以及未曾裹去的，還有被裹去而逃回來的，約而計之，其數未必很少，倘若民屯辦理得法，墾地勢必較多，每年所收之糧，除留籽種及食用之外，餘糧可給價收買，如此一來，何愁軍食無出，官軍既可就近采辦，便省轉運之費不少，此時由官發給賑糧、籽種、牛力，秋後照價買糧，在纏頭一方，既

可苟延殘喘、或且有利可圖、何愁不辦、所要緊的、只在任用廉幹耐勞之官、分地督察、勿令兵勇前去擾累、勿令銀糧出納、稍有沾染、各處聞風而至者、勢必日增、這就是我急急要辦民屯的意思、至於營勇自辦屯田、須得有好營官、好哨官、隨時隨處、多方激厲勸督、始可圖功、每天出隊耕墾、須插旂幟、分別勤惰、每哨可雇本地人民一二人、以作夫子、給以夫價、以便詢訪土宜物性、籽種固須就近采買、或用糧糶換易、牛力倘若不能多得、騾驢也可替用、騾驢再不可得、卽以人力代之也可、三人共耕一犁、每犁日可數畝、最要是照糧給價、令勇丁均分、使勇丁有利可圖、自必盡力耕種、營官哨官出力的、存記功次優獎、否則記過、這個辦法、又是教各營勇丁、吃着官糧、做他私糧、於正糧外、又得糧價、其利一也、官省轉運之費、其利二也、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其利三也、軍人習慣勞苦、打起仗來、可加力量、且免久閒、致生事端、其利四也、左宗棠詳詳盡盡的講到此地、始望着張朗齋說道、你去照辦、包你有利無弊、張朗齋

一直聽畢，很高興的答道，爵相講得這般詳細，真是胸有成竹，就是一個傻子聽了，也得明白。標下在關內的時候，本有所聞，此時再蒙爵帥細細指示，更加了然。張朗齋說着，又望着劉錦棠說道，標下下去，一面即去照辦，一面還得進攻，因為我們軍中的糧食，還可支持半年三月呢。劉錦棠微搖其頭的答道，此地的賊將，就是那個熊飛龍，本領也很來得，一聽我軍出關，業已飛請援兵，我的遲遲進攻的意思，要想等得他們的援兵到時，一齊聚而殲之。左宗棠忽向劉錦棠張目一笑道，我也料定你行這著棋子，故此不來催你。劉錦棠聽說，也報還一笑，便同張朗齋退出，直過一個多月，左宗棠方據密探報到，說是白逆彥虎，已派回兵一萬八千來援哈密。左宗棠忙令探子再去詳細偵探，隨時稟報。探子去後，劉錦棠也來稟知。左宗棠道，我已知道，你快去督率張先鋒小心進擊。這是我們出關以來的第一仗，萬萬不可失利。劉錦棠道，我已布置妥貼，爵相放心。劉錦棠說完這話，正想退去，左宗棠却止住道，你的戰略，我還有甚

麼不放心，但是能夠預先告知我一聲，我更安心。劉錦棠嘴上不答說話，只用手向空中劃上一個人字，又在人字的左右各點一點。左宗棠知道劉錦棠想用火攻，急把他的腦袋亂點道：「這班逆回不是此計，不能聚而殲之。」劉錦棠笑上一笑道：「爵相靜候捷音。」就是左宗棠送走劉錦棠之後，即將各位文案師爺統統請至，大家坐定。左宗棠撚着鬚鬚的問道：「打仗時候，最要緊的東西，自然就是糧餉兩項，軍糧一層，現在我已辦了屯田，似乎可以不愁，只有軍餉一層，僅靠這點協餉，萬萬不夠，籌款之法，諸君可有甚麼良策否？」大家一齊答道：「我等那及爵相，只有爵相說出題目，我等研究研究，還可來得。」左宗棠道：「各國向例，每逢國內有了戰爭，必借外債，我想曾劼剛現為英法德意四國的出使大臣，彼時一位出使大臣往往兼着數國，此處左宗棠一提是為曾劼剛使俄國本這四國之中，英國最算有錢，我想去向英國借筆款子，不知我們的總理衙門會駁否？內中一個姓王的文案，本來深通俄語，當下先答話道：「照委員的愚見，恐怕英國不肯借吧，倘若肯借，總理衙門的那位恭

王爺未必會駁，左宗棠聽了，把頭一側，望着王文案道：「你怎麼會防到英國不肯借的呢？」王文案道：「英國雖然在和我國通商，但對俄國的邦交也睦，伊犁接近俄壤，借了款子，恐怕得罪俄國。」左宗棠不俟王文案說完，連搖其手的說道：「不對，不對，伊犁乃是大清國的土地，又與俄國何干？照你說來，難道俄國真有覬覦我們伊犁之心不成？」王文案稍稍提高喉嚨答道：「俄人恐有此意，總之外國人幫外國人的。」左宗棠方始有些爲然的說道：「果然如此，那就難了。」又問別個文案道：「倘若不借外債，你們可有甚麼辦法？」大家一齊答道：「陝甘向來地瘠民貧，人所共知，本地萬無法想，我等之意，除了奏知朝上，請上下諭，嚴將各省協餉不力等官，迅降處分，別無辦法。」左宗棠聽了，即命大家公議一本奏稿，看過之後，略加斟酌，發了出去，沒有幾時，即奉上諭，大意是：「除已嚴催各省督撫，迅將協餉迅速解甘，如能於協餉之外，再能接濟軍餉者，從優獎叙。」陝甘二省，如有可籌之款，准其便宜行事等語。左宗棠見了這道上諭，雖然感激天恩，體

貼下情，但覺空言無補，正在左右爲難之際，忽據探子報到，說是劉總統親自督率張先鋒官進攻哈密賊人，只用了一個火攻之計，竟將那個熊飛龍的隊伍連同伊犁派來的一萬八千援兵，統統付給一炬，賊軍完全撲滅，哈密全境收復，劉總統張先鋒業已乘勝進攻烏魯木齊去了，左宗棠聽畢，自然十分大喜，重賞探子去後，急用公事傳令嘉獎劉張二人，原來那個熊飛龍雖然有些本領，自從探出左宗棠用計害了黃自信等人之後，早已嚇得心驚胆戰，只當左宗棠、劉錦棠、張朗齋等等，乃是天神下降，不是人力可拒，除了飛請白彥虎大發援兵外，真個一籌莫展，誰知白彥虎那裏正在大出亂子，自願已屬無暇，何能再管哈密地方，這末白彥虎究竟出的甚麼亂子呢？因爲伊犁地方確是靠近俄邊，俄國因見中國朝廷對於伊犁地方鞭長莫及，早有覬覦的念頭，及見白彥虎忽然佔據伊犁，俄國皇帝立即命了一位大將統率十萬大兵，決計逐走白彥虎，要想坐收漁人之利，白彥虎雖有一些小小邪術，倒也禁不住外

國的炮火，白彥虎既要設法抵敵俄將，他還能夠騰出一萬八千的回兵去救哈密，還算有點戰略的呢。無奈那個熊飛龍太沒膽量，一見一萬八千的援兵去到，便將對敵的責任，要想他們完全承擋。這個援軍的主將呢，又是一個不肯宣賓奪主的人物，他們兩方正在雍容揖讓，四字下得刻薄的當口，不防劉錦棠確有一點大將的本事，走去一把火，早將熊飛龍連同援兵主將的所有隊伍燒得焦頭爛額，各自紛紛逃生，不及潰散的兵將，統被火神菩薩收去。劉錦棠既克哈密，自然乘勝進攻烏魯木齊去了。左宗宗這邊，既得這個信息，軍食方面，雖不必憂軍餉方面，當然更加要緊，因為打仗的老例，凡得一城一地，本可就地籌餉，無如哈密地方雖得，若要籌措軍餉，更比甘省爲難，那裏雖非不毛之地，可是本同化外，不然左宗棠也不必亟亟然辦理屯田之事，以及議借洋款的了。左宗棠到了此時，只好函知北京的總理衙門，老老實實說出要向英國借款，以作軍餉，否則功虧一簣，此責誰來担負。總理衙門的那位恭王，接到此信，

不敢怠慢，便與英使威妥瑪開談，那時威妥瑪已知俄國在和白彥虎開戰，照着國際公法的例子，只好中立，不能借款，當下絕口阻止英商借款中國，恭王沒有辦法，只得老實告知左宗棠知道，左宗棠見了那信，便對一班文案說道：我自奉了那道恩諭之後，心裏本在打算緩借洋款，但是前方連獲勝利，各省的協餉，却又緩不濟急，所以只好違心辦事，議及洋款，現在威妥瑪既是阻止他們本國出借款子，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左宗棠說到此地，又把他們的眼睛四面一望，似乎在找從前說過英國不肯借款的那位文案，可巧那個文案出差去了，不在營中，左宗棠找了半天，方才想起，便又接着說道：我們用兵而至，借餉，借餉而議及洋款，此等仰人鼻息，無聊的舉動，原屬可恥之事，但是各省的協餉，又靠不住，巧婦本是難爲無米之炊，我姓左的難道真有點金乏術不成，左宗棠說着，似乎已動真火，復又厲聲的對着一班文案說道：你們赶快替我擬本奏稿，老實問兩宮一聲，各省的協餉，只要能夠解到八成以上，我就可

以不借洋款，否則只有商借洋款，但是決計不向英國去借，就是一班文案，當場擬定奏稿，左宗棠看過發出，只隔半月，上諭尙未覆到，又接劉錦棠的兩分公事，一分是又將烏魯木齊、瑪納斯一齊克復，前來報捷請餉，一分是報知俄人已把白彥虎逐走，佔了伊犁。

讀者總以爲伊犁地方必爲劉錦棠克復，豈知事出意外，竟被俄人收了漁人之利。

左宗棠看完兩分公

事，不覺一喜一憂，喜的是劉錦棠果是將材，連戰皆捷，收回失地，憂的是俄人佔了伊犁，若與俄人打仗，恐怕朝廷不肯答應，左宗棠一個人籌劃半天，忽又想到一事，親自提筆寫了一封信給劉錦棠去，信中大意，說是安集延木敖罕所屬，其國都號塔什干，俄人前此因其國內訌，遂入據之，誰謂左宗棠平時不能留心外國事件耶降其三部，上年臘月，敖罕之舊王子，以其餘衆復取塔什干，悉殺俄軍之留守者，俄人發兵復圍之，破其城，擒其王子，以此不與帕夏通，帕夏能戰，相貌甚偉，自同治四年，竊踞喀什噶爾以來，頗有別開局面之意，其子亦傲狠凶悍，因土耳其結交英吉利，多辦洋槍洋礮，雖俄人亦言其難制，此次我兵進攻伊犁，而英吉利

不惜洋款、意或在此、但得如天之福、能因其前來助逆、一痛創之、後來諸凡交涉、便易著手的那些說話、左宗棠發了此信、忙又飛向朝廷報捷、並奏請對於俄佔伊犁、如何辦理之旨、不久奉到上諭、說是俄人不講邦交、竟佔我國國土、業經明降上諭、着景星以都護銜率兵收復伊犁、着左宗棠督率所部、保守已克瑪納斯、烏魯木齊等處、緊防回人復叛、而免景都護有後顧之憂等語、同月又奉到上諭、左宗棠克復失地有功、晉錫侯爵、左宗棠奉到此諭、非但再三奏辭、而且深以景都護似非俄敵爲慮、又過幾時、劉錦棠派了一個名叫繆甸丞的委員、親從瑪納斯行營、來見左宗棠、面稟經過軍情、左宗棠正因所得軍報、不甚詳細、卽令繆甸丞進見、並命坐下、問着繆甸丞道、劉總統和張先鋒克復瑪納斯、烏魯木齊等處之事、是你親見的麼、繆甸丞答應了一是、方才細細的稟說道、委員到此、方始聽說爵相已有指示、劉總統的信札發去、委員動身的時候、劉總統尙未接到爵相的那封信札、不過劉總統久隸爵相幘幘、稍學爵

相的一點韜略，所辦之事，很與爵相指示之事相合。左宗棠聽說，先一喜道：「毅齋本能辦事，凡有所爲，確能先獲我心。你快擇要講來。」繆甸丞道：「劉總統此次乘勝進攻，先規北路，首復烏魯木齊，旋克瑪納斯，數道并進，又規復吐魯番，力爭南路要隘，鼓行而西，勢如破竹，南路八城一律收復。第一是仰仗爵相的聲威，第二是白逆彥虎，因被俄人逐走，各地叛回，遂致蛇無頭兒不行。」繆甸丞很會說話，可謂不辱君命。

所以有此勝利，那知俄人竟敢乘人之危，逐走白逆彥虎，佔了伊犁，坐收漁翁之利。劉總統雖將那個帕夏連同其子，及其逆黨金印相、余小虎等等，全行誅戮，可是白逆彥虎，單身逃往俄邊，尙未就擒。照劉總統之意，原想立即進攻伊犁，與俄開戰，因未奉着爵相軍令，不敢造次。左宗棠一直聽到此處，方始接口答道：「毅齋此次之功，真非平常。他在拼命打仗，老夫倒得俟封，很是講不過去。好在朝廷已令景都護率兵規復伊犁，只命我等緊守克復諸地。這種國際戰爭，莫說毅齋不敢自己作主，就是老夫，身膺督師之責，也須請旨辦理。」左宗棠

說着、又自搖其頭的接說道、老夫還怕景都護的兵力單薄、似非俄人之敵、因爲缺額既多、糧餉兩乏、恐沒甚麼把握吧、繆甸丞道、這是朝廷體卹將士業已久戰沙場、換個主帥、以均勞逸的至意、左宗棠道、照老夫退一步的主張、我們現在、只須安撫回部、辦理屯政、以爲持久之謀、然後再與俄人開戰、明示伊犁、乃我疆土、不能尺寸讓人、否則遣使致奉國書、與其國王、明定要約、酬資犒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們何又多動干戈、就是他們奸謀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勞逸之勢既分、我國立於不敗之地、他雖國大兵強、未必不爲公理所屈、清時尙有左氏此論伊犁果還中國繆甸丞連聲稱是道、爵相此論、真是攻守兼備之策、何不速即請旨定奪呢、左宗棠道、老夫本在統籌全局、且俟伊犁規復、一定改爲行省、設道置縣、以作一勞永逸之計、因爲設省之後、本省物力、足了本省餉需、古人所云、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此言並非欺我、繆甸丞聽完、又和左宗棠談上一陣、方始辭出、不到兩月、俄人倒不怕那個景都護的隊伍、獨懼左宗棠和劉錦棠、張

朗齋等等似有軟化之意，左宗棠一得此信，立即奏請朝廷，迅派英法德意出使大臣曾劼剛與俄交涉，奉旨允准。左宗棠又函知總理衙門道：

俄人現稱代爲收復伊犁，一時似難遽起衅端。榮侯即曾劼剛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費，故意與我爲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有所藉口，以啓兵端。縱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有也。俄最稱強大，其國境東西廣於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於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之氣少，其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陣與泰西各國相同，火器亦復相似，苟非釁端自彼先開，亦未可橫挑肇衅。蓋彼己之勢均，而我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乍蘇，不禁客感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正是。

老謀深算書中語 滅越沼吳紙上兵

不知總理衙門接到此信，如何辦法，且閱下文。

評曰：伊犁一役，若在今日，誠無如此結局。蓋彼時中國之紙老虎，猶未戳穿也。邇來東省之事，日人如是強暴，若起左曾，亦無辦法。然此書則不可不觀，實爲有益邊事以及交涉之作。

李涵
秋著

還

嬌

記

二册定價
二元二角
(折六)

此書爲江都李涵秋先生最後傑作全書十萬言詳目列後

- 第一回 試佳兒桃花驚豔句
 - 第二回 室邇人遐腐儒空獵豔
 - 第三回 謀嗣續壺婦誕奇胎
 - 第四回 隻女孤男洞房增綺孽
 - 第五回 鬧騎驢鄉老還家
 - 第六回 親上親嘉縹緲成怨緝
 - 第七回 蹶芳蹤曉窺睡帳
 - 第八回 如兄如弟宴爾新婚
 - 第九回 曲曲洞房新人幸好夢
 - 第十回 天地本無私害人禍已
- 暗弱妹萍絮感難蹤
 - 酒闌燈隱游客枉鎖魂
 - 了恩離花娘施毒手
 - 雙棺一榻魅室走驚魂
 - 遊鳴鳳書癡教讀
 - 險中險騷人權作恩人
 - 粉雅譜夜啓華筵
 - 今夕何夕見此衆者
 - 深深妓院標友獻奸謀
 - 家庭多缺陷妍婦熾兒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八十一回 囚全權俄人起交涉 換公事幕友壞良心

北京總理衙門的那位恭親王正在因為俄事沒有辦法受着慈禧太后的責備一接左宗棠之信第二天辰正

慈禧本有個癖好問軍機從此漸漸壞了

太后叫起的當口便把左宗棠

那信呈給御覽太后瞧畢微點其頭的說道左某這個主意不為無見這末快教會紀澤前去就照這個主意辦理恭王奏答道曾使臣遠在倫敦兩三個月之內恐怕不能到達伊犁太后躊躇道咱們聽得景星的隊伍若要真正打仗恐防不濟這又怎樣好法呢恭王又奏答道奴才還想先派三口

三口者上海漢口天津三處也

通商大臣崇厚去與俄人交涉此地去到那邊似乎可以早些日子太后想上一

想道他有這個能耐麼恭王道崇厚久辦通商事宜對於一切洋務總算有些經驗太后聽了就點點頭道只要他能夠幹得了就命他做全權大臣也好早些了結這件麻煩事情恭王奉諭退了下去立即函知崇厚進京等得崇厚一到召見幾次即以全權大臣的名義過往伊犁與俄交涉那知俄人要求的條

件十分厲害，崇厚有些幹不下來，那時左宗棠因見朝上辦事太覺顛預，不懂交涉步驟，既已任命曾紀澤在前，如何可以無端的中途易人，而且又知崇厚這人雖然辦了這幾年的通商事宜，按其實際毫無成績可言，馬上很厲害的奏參一本，說是崇厚辦理交涉，有辱國體，只有迅催曾紀澤前往，方有辦法，朝中簡一班滿漢御史，也是紛紛指摘崇厚，恭王恐蹈保奏不實的處分，急又面請太后撤回崇厚，治以交涉無功之罪，可巧崇厚又不識趣，還來請示，說是強俄無可理諭，只有認吃小虧了事，否則尙有不堪設想的難處在後頭，太后接到崇厚的奏章，勃然大怒，立將崇厚撤回不算外，還責他悞國有罪，把他下在刑部監中，俄人一得此信，很不爲然，所據的理由是，崇厚乃是中國特派的全權大臣，完全代表中國說話，即使中國政府怪他辦理不善，也只有責成他重行磋商條件，斷無將一個皇皇然的全權大臣下獄之理，這樣一辦，中國政府的措置失宜，姑不具論，俄國一面豈不難堪，俄國既據這個理論，於是堅決表

示不與中國交涉，恭王沒有法子，只得放出崇厚，略平俄國之氣，後來還虧曾
紇澤到了那邊，費了幾許經營，總算收回權利不少，左宗棠也還滿意，交涉方
始了結，曾紀澤一生的事業，也就以此爲最，伊犁既還中國，白彥虎生死存亡，
不知下落，不必管他，左宗棠乘機奏請改設行省，太后自然允許，那時已是光
緒七年的春天，又提一句日子慈禧太后因見左宗棠保舉曾紀澤有功，她在垂簾聽政，
能夠開邊拓土，自然是她用了左宗棠的功勞，自己臉上有光，便下一道上諭，
把左宗棠內調，以大學士兼任軍機大臣，以示優異，左宗棠接到上諭，也因久
在邊省，連年辦事，心力交瘁，兼之又得瀉疾，正在有些不能支撐，將他內用，倒
也適合下懷，當下單將劉錦棠以次的那班有功將領，分別奏請獎叙，並令各
率所部進關，安頓軍隊之後，即日班師入都，走至半途，忽接幾封要緊信札，拆
開第一封一看，見是曾文正的次子紀鴻，號叫栗誠，由北京寫來借錢醫病的，
第二封是他的次子孝寬，稟知孝威落葬等等事情的，他就先覆孝寬道：

稟悉清卿學使所書威兒墓銘琳瑯炳耀鸞鳳迴翔近今大手筆也可倩好
 手鈎泐入石待墳地協卜納之再多拓寄來以便送人誌中廕字許書所無
 攷究文學諸君不可不看此種有益小說

假蔭爲合茲以作蔭本寄回因憶吾昔書華山碑著銜茶馬時
 威兒侍側圍請從古作茶當以字有古今銜可從時曉之然其書三忠祠碑
 則仍作茶吾亦未之改也因思往事益爲愴然廕是時俗字唐人書石於門
 蔭無作蔭者然則作蔭正合古篆耳

函件無不錄出藉省書中幾件
 繁文復可使讀者把卷有益也

本書作者司爲時下之文學家詞章家不僅小說家也平時每作小說必以文學慮入其中以權讀者以故凡遇曾左彭三氏關於文學

左宗棠寫完此信即命一個心腹家丁拏了三百兩銀子連夜送與曾紀鴻收
 用遲則恐防醫治不及古道熱腸確非生死異度家丁去後又諭知孝寬孝助孝同三子道

寬勛同三兒同閱曾栗誠託我向毅齋借錢聞亦由家有病人缺資調養之
 故毅齋光景非裕劫剛又出使外洋栗誠景况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贈之
 本係故人之子又同鄉京官應修餽歲之敬吾與文正友誼非同泛常所爭

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栗誠謹厚

好學，素所愛重，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見文正之清節，足爲後世

法矣。文正在日曾致其弟威毅伯書云：開林文忠三千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爲法。文正家私亦僅二萬兩，故曾紀鴻雖作京官，一因有病，竟不能待至左宗棠入都，卽於半途託其借錢而左宗棠又以文正爲法。

歿時老輩固可敬當時也附記於此

左宗棠發出以上二信，因爲其餘之信不甚緊要，隨意覆過，方始直抵京師。到京之日，慈禧太后雖未親自郊迎，也命李連英傳諭，必須次早陛見，等得次早召見的當口，太后滿面春風的溫諭良久，不料左宗棠奏對好好的時候，陡然之間，掉下淚來，太后不覺一楞的問道：你爲甚麼事情驟然傷心？左宗棠磕上一個頭道：臣自四十八歲以後，方始蒙恩錄用，這二十年中，都在軍營辦事，每遇緊急的時候，起早熬夜，力疾從公，因此得了一個見風淌淚之症，太后聽了，似乎很不過意的說道：這是你的爲國宣勞之處，咱們本在時常誇獎你的，這末你既有此毛病，平常時候，又怎樣辦法呢？左宗棠道：臣有一副墨晶眼鏡戴

上便可擋風，太后又問道：「既是這樣，今天可帶在身邊沒有？」左宗棠道：「帶在身邊，太后笑上一笑道：「咱們還有說話要講，你可取出戴上。」左宗棠慌忙免冠叩首道：「太后雖是破格天恩，臣則不敢。」太后道：「這不碍事，你是上了年紀的人，左宗棠聽了，只好取出戴上，那知因在受寵若驚的當口，稍稍一個慌張，當下只聽得撲的一聲，左宗棠那副又大又厚的墨晶眼鏡，早已掉在地上，打成幾片。」太后便回頭吩咐李連英道：「你去把那顯皇帝在日，曾在木蘭狄狩用過的一副墨晶眼鏡拏來，賞給左某。」李連英赶忙取至，交與左宗棠之後，左宗棠先謝了恩賞，方敢戴上，等得奏對完畢，太后又諭知左宗棠速去接了東閣大學士之印，就到軍機處辦事，左宗棠將要退出的當口，太后又止住道：「慢着，咱們知道你是帶兵老手，咱們想把神機營交給你帶。」左宗棠聽說，復又連連磕着響頭的奏辭道：「太后命臣入閣辦事，已經破格錄用，臣查雍正七年閏月，世宗皇帝，因見上海縣舉人顧成天所刻詩冊中，載有聖祖仁皇帝輓詞六章，詞意悲

切不禁墮涕，嘉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卽以翰林擢用。

世宗宗廟祭嘗當中華札見有上海舉成天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

人顧呂留良諸人感憤諷刺之心因傳旨詢問蔡嵩顯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於是檢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聖祖仁皇帝親祠庭章詞索悲切上覽之凄然墮淚諱稱以未曾仕籍之人恆感恩報德之誠個」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詩乃別有寄詞六不知已意之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部引見魏侯錄用成天遂仰蒙眷盼游泮清班後官至三品

又查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上元董教增乃以翰林入直軍機。

董教增卽文恪公某歲在川藩

時俗戒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卽返去勒公知之爲之撤樂乃復飲歡歡當時風尚爲公宴之一變蜀人兩賢之左宗棠提出二人者表示太后用後舉人入閣已破成例神機營向爲親王帶者不敢再感例也

以上二臣已爲本朝僅見之事，臣何人斯破一例子，已覺非分，怎敢再帶神機營呢！

太后聽了微笑道：咱們的列祖列宗可以破格用人，咱們難道不可以破格用人

不成，你只好好替咱們辦事，咱們知道就是左宗棠聽到這話，不敢固辭，謝恩

退出，來至朝房，恭王、醇王、張之萬、李鴻藻幾位王公大臣，已知此事，首先朝他

道喜，左宗棠正待謙遜幾句，忽又瞧見進去一位大臣，不待他去招呼，已在和

他拱手，左宗棠一瞧正是他的冤家對頭官協辦官文，陡的冷笑一聲，問着官

文道：官中堂，你還認識湖南劣幕左某麼？官文此時已知左宗棠的聖眷，比他

還隆當下連連含笑陪禮道：兄弟當時悞聽人言，一時冒昧，還望季翁原諒一些。左宗棠爲人，樣樣都好，剛愎自用，性子又躁，不能代他深諱。他在晚年的時候，連那曾文正公，都得常常抬槓。何況一個官文，何況又是冤家。當時雖見官文向他認錯，他仍不肯甘休，口口聲聲的，硬要官文交出他那劣幕的證據。官文一時無法，只好借了一個因頭，托故避開。此處倒也痛快恭王忙去敷衍左宗棠。官老頭子已經避開，照俗的意思，還請季翁快到翰林院中接印去。左宗棠一聽翰林院三個字，陡然想着凡是大學士到任，照例須在翰林院衙門接印的。清朝雖然不比明朝，必須翰林出身，方能大拜，只要進士也可以了。但他終究還是一個舉人，以一個舉人，並未欽賜翰林，居然破例拜相，真是人生難得之事。這樣一想，便把方才的一般怨氣，不覺消了下去。況且官文早又躲開，急切之間，無處尋找，只好趁便收篷的，回答恭王道：王爺吩咐，兄弟怎敢不遵。說完這句，辭別大衆，回到湖南會館。他那行轅之中，打發家丁，先到翰林院中通知，使

有預備好去接印，豈知他那家丁走未多時，又見一個家丁，導入一個內監，走去朝他請上一個道喜的安道。小的替候爺道喜。

左宗棠官名，叫宗棠，宗棠與中堂二字諧音，旁人不好稱呼，因是候爵當叫京中悉稱候爺。

左宗棠還當那個內監，真是替他道那兼帶神機營的喜，便也含笑點首道：有勞你了。說了這句，即命家丁拏出一百銀子，賞給那個內監。那個內監並不爭多論少，謝了收下，忽又請上一個安道。這一百兩銀子，是候爺兼帶神機營的賞賜，小的不敢再請增加，還有候爺今天得了咸豐老佛爺御用過的這副眼鏡，却得多多的賞賜一點。左宗棠淡淡的一笑道：不錯不錯，我倒忘了這個，說着，又命一個家丁，再取五十兩銀子，賞給那個內監。那個內監陡現怪相，却又請上一個安，含笑的對着左宗棠說道：候爺雖任外官，但是一定懂得你們宮裏的規矩的。左宗棠尚未答話，就見起先去到翰林院去的那個家丁，已經趕了回來，說是快請候爺前去接印。那裏的掌院學士業已預備舒徐賀喜的王公大臣，都已候着了。那個內監先接口道：這是不能慢事的，候爺趕快先去接

印小的賞賜事小，候在此地就是左宗棠聽說，趕赴翰林院中接印，及至進去，各事果已預備舒徐，接印之際，左宗棠很得意的自語道：食蟲何來，駐節於此，這兩句說話，方是從前武元衡之弟武儒衡，因惡元微之的品行不好，竟能拜相，明是挖苦元微之所行不潔之意，左宗棠當時引用此語，却是自謙之辭，彷彿說他不是翰林出身，怎麼來此清聲高貴的地方，接那東閣之印。東閣即弘毅閣所設，因弘毅二字避諱，後人竟有訛傳特設東閣安置舉人宰相這是錯的。當時掌院學士，以及全院翰林，還有一班賀客，一聽左宗棠那樣自謙，爭相恭維一番，那時除了恭王醇王，照例不來親賀外，其餘的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翰翰林院詹詹事府科六科給事中道各道御史無不到齊，鬧了一陣，左宗棠又到神機營接事，那兒知道忽又鬧了小小一樁笑話，原來神機營的組織，就是帝皇的護衛隊伍，更比前代的宿衛還要着重，照例都是極有權的親王所帶，營中所有將領，大半都是貝子貝勒，因為既是親王所帶，貝子貝勒原在親王之下，本沒甚麼問題，左宗棠的聖眷雖隆，可是他到底是個漢人，光緒時代，滿人

雖已都在大唱調和滿漢的高調，那班年紀極輕的貝子貝勒，仍是目空一切，何嘗肯將漢人放在眼中，又因節制的關係，不好不去迎接這位左侯，左宗棠却是在外省帶兵慣的，對於他的直轄部下，照例不必客氣，那天接印的當口，他竟忘了那班貝子貝勒不是外省的軍營可比，人家向他站班，他却大搖大擺，昂頭走過，連腰也沒有一彎，等他走過之後，那班貝子貝勒頓時鬨了起來，私下會議道：「這個左老頭子，怎麼這般大樣，咎們替他站班，這是咎們大家守的營規，他雖兼帶此營，他又不是皇親國戚，既瞧咎們不起，咎們以後怎能辦事？」內中有一個較爲老成，稍懂一點道理的，便對大家說道：「這件事情真難，方才大家所說，自然很有道理，他既瞧咎們不起，不要弄得來打咎們的軍棍，從古以來，可有貝子爺，貝勒爺真去挨軍棍的不成？但是他奉了旨的，咎們又不好彰明較著和他爲難，這層須得斟酌，內中又有一個少年的說道：「老佛爺的上諭，咎們自然不敢違旨，咎們大家不幹這個差使，不見得就會餓死的呀，這

個尙未說完，那個搶着要說，你也不讓，我也不讓，幾幾乎爲了這個要爭說話的問題，內部鬧了起來。此段真是當時軍機營的照相後來還是那個較爲老成的，私下去將此事告知恭王，請示辦理。恭王也怕這班貝子貝勒去和左宗棠爲難，鬧出事來，害他要受太后閒話，只好叮囑那班貝子貝勒，大家暫且忍耐，這是敷衍太后，不是敷衍姓左的。那個較爲老成的，只得照話轉告大家，大家方始不好怎樣。那時左宗棠已經把印接過，恭王復又陪他去到軍機處，各位王公大臣見他去，到卽教章京把那所有的奏摺呈給左宗棠先去過目，左宗棠也不客氣，翻開第一本一看，見是護理四川總督將軍文祥自請議處的摺子，一邊看着一邊就向各位軍機大臣大發議論道：我在軍營辦事，整整的二十年，所用部下從來沒有過我命他們相機辦理，他們竟敢迎頭痛剿起來的，這樣說來，這位文護督多少總有一些處分，原來這樁案子，乃是四川雙流縣裡，忽有幾個地痞鬧事，不知利害的百姓，前去附和也是有的，後來竟將一個汛地官打死了，護

督文祥本是旗人，不識吏治，一見百姓戕官的案子，立下一個札子，給那省防統領名叫李有恆的，前去迎頭痛剿。李統領奉有公事，自然立即照辦，便用大炮去轟雙流縣城。這樣一來，自然打死了兩三百個百姓，百姓見是制台的公事，省中無理可說，只好去到北京都察院裏控告。都察院不肯作主，即將此事去請軍機處辦理。軍機處便派一個欽差，馳往四川查辦。欽差到了成都，文祥自知他給李統領的公事，確有迎頭痛剿四字，他那存卷雖然可以更換，已到李統領手中的公事，不能更換，正在無法補救的時候，忽有一個名叫田定陽的候補知縣，前去向他自告奮勇，說是他與李統領曾經換帖，只要制台照樣再辦一個札子交給他去，自有法子，可教制台沒事。那個罪名，就歸李統領頂着。文祥聽了不解其意，田定陽又和文祥耳語一會，文祥聽完，方始大喜，說是只要此事辦得妥當，定以一個大缺相酬。田定陽退了下去，一面把那公事交與他那幕友挖補，一面就去稟知首府，請首府在一個鐘頭之後，親去拜會李

統領一趨，還怕首府不明白此事，又與首府咬上幾句耳朵。首府本抱救大不救小的秘訣，自然一口答應。

前清做官原有救大不救小，救生不救死，救新不救舊，救近不救遠的秘訣，制台官大，李統領官小，於是李有恆死矣。

田定陽回到

公館，向那幕友取了業已做了手脚的那個札子，馬上趕到李統領家裏，裝出一臉極關切的樣子，問着李統領道：「老把兄，欽差已經到了，你的那個札子上面，究竟還是寫着相機辦理的呢？還是寫着迎頭痛剿？快些取出我看，使我也好放心。」李統領不防其中有詐，即把原有札子，一邊取給田定陽去看，一邊還狠安心的說道：「老把弟，我雖是一個武夫，倒底這個札子上面，寫着迎頭痛剿的四個字，却還認識。」李統領剛剛說了這句，田定陽還沒有來得及答話，忽聞外邊開鑼喝道之聲，首府已經如約到來拜會。照當時李統領之意，原想擋駕，田定陽却嚇得忙去勸着道：「首府既來拜會，必有甚麼要公，老把兄怎好不見？」李統領聽說，只好別到一間花廳，前去會見首府。正是：

爲人不懼良心黑，設計須教頂子紅。

不知田定陽等得李統領去後、在幹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事實、更覺有趣、

李涵秋著

俠

鳳

奇

緣

六册定價
二元四角
(六折)

本書爲江都李涵秋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全會逐日披露於新聞報快活林。現歸本局印行。先生長於社會小說。此書則兼帶言情。復經嚴獨鶴先生代爲編次加評。畫龍點睛。益臻神妙。全書分三十八回。得三十餘萬言。

徐枕亞著

雪

鴻

淚

史

一册定價
大洋一元
(六折)

本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有亦爲枕亞生平第一嘔心著作。凡閱玉梨魂及喜閱哀豔詩詞尺牘者。均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册。得二百二十餘面。

每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八十二回 狹路相逢冤鬼提頭索命 深宵突至闖人獻策生財

田定陽一經攔撥，他把兄去會首府之後，看看左右無人，急把他那身上的
一個札子，拏了出來，放在桌上，復將李統領交給他的札子，悄悄撕得粉碎，送
入嘴中，呷上一口熱茶，吞下肚去。

吞下肚後即使李有極看出破綻已無法
想否則要防搜其身上甚至於性命之虞

吞下肚後，僅過一

刻，即見李統領回了進去。田定陽忙問道：「首府大人究爲甚麼事情來此？」李統
領蹙眉答道：「大概是奉了制台意旨，要我在那欽差問我說話的時候，不可死
頂制台，又說制台倘沒處分，將來一定可以酬謝我的。」田定陽聽說，一面先把
札子送還了李統領，一面又裝出代抱不平的樣子道：「札子上果是迎頭痛剿，
老把兄可以放心，不過這位府大人，真正在用救大不救小的秘訣了，却不知
道制台就算得了處分，至多開缺而已，田定陽說到這裏，又自搖其頭的接說
道：「人家一得處分，豈非有殺身之禍的麼？」李統領倒也細心，起初不答。田定陽
之話，先把那個札子翻開一看，只見那迎頭痛剿四個大字，好好的仍在上面。

方才放心收過，接口答道：「我有這個札子爲憑，自然萬無一失。」恐怕未必不過首府要我帮着制台說話，並不是我不肯，究竟教我怎樣幫法呢？田定陽因見李統領對他所換的札子，毫沒一點疑心，急於要到制台那裏報信，好使制台早些放心，如何還肯再和這位指日身首異處的把兄閒談？但是驟然之間，又不好就走，他便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下假裝失足跌地，連連喊着哎唷哎唷不休。李統領更不疑心，急扶田定陽上轎，回去醫治。田定陽一出李公館，忙命轎班抬他上轎。上轎是屬員到制台衙門，衙門之稱，除此二處均稱上衙門。及進督轎，早見幾個文武巡捕。督撫文武巡捕皆知縣守備以上充之武巡捕皆上充已在那裏望他，下轎之後，文武巡捕問他幹妥沒有，他一邊點頭答稱：「幸不辱命。」一邊還要面見制台，文武巡捕自然替他通報上去，見了制台之面，稟明一切，文祥喜得連稱很會辦事，很會辦事，當下不待案子了結，即命藩司立委田定陽一個大缺，田定陽謝了回家未久，即奉首府傳見，一見他面，急把一個大拇指頭一豎，稱贊他道：「你真是位幹員，你可知道，你尅日就要得簡陽縣缺。」

了麼、田定陽忙向首府請上一個安道謝道、這個雖是制軍的恩典、也是大人的栽培、很會恭維
確是幹員首府慌忙回安之後、又一把將田定陽拉入簽押房裏、一同坐下、悄悄的告知道、老哥可知道李統領已交縣裏看管了麼、田定陽聽了一愕道、怎麼如此快法、首府道、剛才轅上有位師爺前來送信、教我轉飭縣裏小心看管、莫使姓李的有了逃逸、自裁等事發生、田定陽問道、這個看管李統領的意思、還是制軍的呢、還是欽差的、首府道、據說欽差曾經拜過制軍、制軍已把存案的案卷給與欽差看過、欽差瞧見案卷上面、並無迎頭痛劊字樣、只有相機辦理字樣、回他行轅、立將李統領傳去、命他呈出札子、欽差一見札子上面、有了挖補痕迹、一句沒有多說、即將李統領發交縣裏看管、以便請旨定奪、首府說到此地、忽又賊禿嘻嘻的向着田定陽一笑道、那個迎頭痛劊的罪名、自然是制軍栽培他的、這個挖補公事、要想卸罪於統領的罪名、可是你們的那位高師爺抬舉他的、田定陽聽說、也現着德色的笑答道、這是大人也有功勞

在內、倘若大人不去拜會、卑職便沒機會掉換那個札子、首府聽了、自然也極得意、田定陽回家之後、復又好好的褒獎了高師爺一番、那知田定陽奉到署理簡陽縣缺的公事、尙未前去到任、已經知道欽差奉到回摺、李有恆得了挖補公事、妄殺無辜的兩項罪名、即日提出縣衙、驗明正身、綁到校場斬首、欽差回京覆命、田定陽正待帶了高師爺去到簡縣上任、誰知那位高師爺、因要巴結東家、出了這個毒主意、憑空害了那位李有恆、李統領的性命、就從殺頭的那天起、驟得一個心神恍惚之症、竟至不能跟他那位東家同走、田定陽忽見高師爺得病、念他設計之功、送他一千銀子、教他回他綿陽原籍、暫時將養、一俟病痊、再到簡陽、高師爺瞧見東家如此體貼、倒也答應回家養病、當下便與他的東家約定、那天送走了東家先出東門、他就再出北門、由北大道回他綿陽家去、成都省城出東門一直到重慶約十站路程、謂之東大道、出北門到新都而廣漢而德陽而安縣始至綿陽、直至廣元也是十站路程、謂之北大道、却防不李有恆、即是廣元關人、竟與高師爺同路。高師爺一天走到德陽城外、因爲急於趕回家去、不願入城住宿、便命一個二爺打聽城外、

有無清爽宿店，二爺打聽回報，說是城外只有一家高陞客店，但是已被一家盤送靈柩回籍的客人所佔，還有一間樓上空着，此外並無第二家客店。高師爺一聽那家客店的店名，叫做高陞，和他姓名相合，不禁大喜的連連接口道：「就是這間空樓，就是這間空樓，快到那裏去吧。」二爺導着轎班抬進高陞店中，高師爺上樓去的時候，走過那家靈柩旁邊，不知不覺的打上一個寒慄，還不在意，上樓之後，打開行李，擺上煙盤，一個人橫在床上，一邊吸着大煙，一邊方命二爺下樓打聽那家盤送靈柩的是誰，及至二爺打聽回報，說是那座靈柩，正是李有恆李統領的，他的家眷奔喪回他廣元關原籍去的，高師爺一聽，真個冤家狹路相逢，更加汗毛凜凜起來，心裏雖在害怕，但又想到店名高陞二字，或者可以逢凶化吉，因這吉利字樣，能夠解穰也未可知。一等晚飯吃過，就命二爺提了十串大錢，賞給自己的轎班挑夫等人，叫他們儘管去和姓李的扛夫人等吃酒耍錢，開牠一夜，以便混過辰光，挨到天亮，便好走路。二爺提着

十串大錢，正待下樓，高師爺又親自在他袋內，摸出幾兩銀子，塞在二爺懷內，二爺雙手提錢，故爲塞在懷內。道：「今晚上，姑且讓你去和他們大家大賭一場，不問你輸你贏，只要越是燈燭輝煌，越是鬧熱，明天還有重賞。」二爺下去之後，不到半刻，高師爺一個人躺在煙榻之上，已經聽得猜拳飲酒，呼盧喝雉的等等聲氣，同時並舉起來，他的胆子頓時大了不少，當下忽自己喊着自己道：「老高老高，你的本領果然不小，雖只化了少數銀錢，可是這般一鬧，試問還有那麼大胆的活鬼出現不成？」高師爺一個人自言自語，自稱自贊的說了一陣，復又聽得樓下賭錢的人聲，愈加鬧得厲害，不過那些賭錢聲中，却夾雜了一種婦女的痛哭之聲，在內，仍舊不在他的心上。描寫盡致。再把腰間所掛的一隻有喊馬錶，除下一看，已是子正時候，正想自己收拾煙盤，鋪牀安寢的當口，陡然之間，聽得樓下的人聲，突然寂靜下去，同時又見房裏的燈光，竟會變作慘碧之色，跟着復有簌落簌落的脚步之聲，從那扶梯下面，一步輕一步重的走了上來，高師爺那時已知

那種景象不好，並不再管扶梯上的腳聲，是人是鬼，赶忙飛快的把腳縮進帳中，放下帳子，雙手緊抓帳縫，方敢從那帳子裏頭，一眼望了出去，誰知不望猶可，這一望，真把這位現任簡陽縣的高師爺，嚇得三魂走失二魂，你道爲何，原來走上去的並不是人，却是一個滿身血淋淋的無頭活鬼，高師爺一見那鬼，心裏自然十分明白，定是那個被害的李有恆，前去向他討命，但是身居帳中，一時無處可逃，除了雙手仍舊緊抓帳縫之外，毫沒一點辦法，就在此時，又見那個無頭活鬼，因爲沒有眼睛，不能瞧見，儘在雙手向着四處的懸空亂摸，摸了半天，沒有摸到牀上，又見他再摸一會，忽又轉身下去，高師爺一等那鬼下樓，也就忙不迭的一腳跨出帳外，趕緊四面一望，看見靠那窗子外面，有棵大樹，他急開開窗子，跳了出去，爬到樹上，還怕雙手無力，不能久抱樹上，又將束腰的一根綢帶解下，把他身體牢牢的綁在樹上，剛剛綁好，又聽見扶梯上面，復有腳聲，尙未來得及定睛細看，只見那鬼已經走進房門，這次手上可是提

着一個人頭，卽用人頭當了鏡子，四處照着，起初四處亂照，因未見人，還沒甚麼舉動，及至把頭向着窗外一照，照見高師爺躲在樹上，立卽一面拏着人頭，只在手上亂甩，一面忽又血噁噁的叫了起來，高師爺一見那種怕人施施的形狀，早已雙眼一個烏暈，嚇得死了過去，不知過了幾許時候，方才被人救醒，睜眼一看，他的身子已經躺在牀上，又見天已大明，他的二爺連同那班轎班挑夫，統統圍在他的身旁，高師爺至此方始放胆問道：姓李的靈柩呢？二爺接口答稱：早已走了，高師爺又問道：我的身子，那個把我弄到這個牀上來的？二爺又答稱道：家人天亮醒來，因見姓李的靈柩已經上路，趕忙上樓，一眼瞧見師爺綁在樹上，便將他們大家喊上樓來，幫同先將師爺抱到牀上，方用薑湯灌醒，高師爺聽畢，又問二爺道：我昨天晚上，拏錢給你們大家去賭，原是要你們大家鬧牠一夜，免得有鬼出現，爲何到了半夜，竟會陡然之間的聲息全無起來的呢？大家一齊答稱道：回師爺的話，我們大家正在賭得輸贏很大的時

候不知怎樣一來，吹來一陣冷風，就把大家吹得迷迷糊糊的睡熟過去，等得醒轉，天已大亮的了，高師爺聽完，覺得身子已會動彈，急命快快動身，離開這個險地才好，後來高師爺雖然離開險地，不到半月，依舊嘔血而亡。那位田大令和首府兩個，不久也因另案革職充發新疆。此書不講迷信但是善惡分明事實具在故詳記之 護督文祥聽得那位高師爺住到高陞客店，竟真個會高陞到陰間去了。此語令人噴飯 却也有些害怕，雖在自行奏請失察處分，還以為軍機處裏必定不究，樂得大方一點，誰知剛剛碰見左宗棠新入軍機，真的要辦他的處分，當時一班軍機大臣聽見左宗棠主張如此，只好稍稍給了文祥一些處分，左宗棠方始無話，及至再看第二本奏章，見是汴撫奏保剿匪出力人員的，他又大發議論起來，說是這樣一點小小土匪，本是武官應辦之事，如何可以奏保上來，說着，又把他在甘陝剿平積匪的事情，從頭至尾，細細的講給大家去聽，恭王因見左宗棠久任外官，不懂軍機處的訣竅，這樣的看一本奏章，議論一本奏章，幾個鐘頭之內，能看幾

本奏章停刻太后叫起的當口，又拏甚麼說話前去奏對，豈不大碰釘子，只好一邊仍在口頭是是是的敷衍左宗棠，一邊暗暗的遞了一個眼色，給與那位領班章京，教他想法拏開那些奏章，省得左宗棠講個不休，那位領班章京，到底有些能耐，便去捧上一大疊不要緊的例行公事，送給左宗棠去看，道：「侯爺且請先瞧這些公事，因為立待去辦。」左宗棠果然不知那位領班章京用了一計，不知不覺的就去看那例行公事去了，那位領班章京忙將那些左宗棠未曾看過的奏章換了下去，這樣一來，到軍機處散值的時候，左宗棠只得將那例行公事交給一班章京去辦，卽同恭王等人出了軍機處，回他湖南會館午餐，及到裏面，只見那個討賞賜的內監還在那兒守候，不禁有些發火道：「你這個人，怎麼還在此地，這個賞號又非甚麼大事，怎麼這般認真，那個內監却也板着臉的答道：「這筆賞號至少也得十萬八萬，侯爺固是不當大事，小的們却當牠是大事呢。」左宗棠一聽十萬八萬四字，不禁大嚇一跳的，問着那個內監

道：「你這個說話，究竟還是真話呢？還是玩話？」那個內監又正色的答道：「小的怎敢來和侯爺說着玩話？」左宗棠不待那個內監說完，早已把他鬍子氣得蹺了起來道：「我做了二十年的督撫，也沒落下十萬八萬呀！一副眼鏡的賞號，竟要這般多法，我却未曾聽見過。」左宗棠還待再說，忽見一個家丁將那曾紀鴻領入，向他道喜，他就指着那個內監，問着曾紀鴻道：「栗誠，你做京官多年，可曾聽見過一副眼鏡的賞號，竟在問我硬要十萬八萬？」曾紀鴻聽說，先向左宗棠道喜，又謝了三百銀子借款之後，始朝那個內監拱拱手道：「請您暫且回宮，明天可到敝寓等信。」那個內監又和曾紀鴻輕輕的咬了一會耳朵，方才告辭而去。左宗棠又問曾紀鴻道：「栗誠，這個沒愁巴的渾蛋，噤噤咕咕的講些甚麼？」曾紀鴻只好含笑的答道：「老世叔，現在時世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說着又低了喉嚨，接說道：「太后都在要錢化用，難怪這班內監這樣胆大。」老世叔這副眼鏡，確是顯皇帝御用過的，一二萬兩的賞號，照例應該給的，不過他要十萬八萬，自

然多了一點，左宗棠聽了一楞，道：「怎麼真有這個規矩麼？這是我得奏參，此風如何可長？」曾紀鴻又輕輕的說道：「李連英很蒙太后寵用，小姪倒要勸勸老世叔，似乎不必這般風厲，倘若得罪了李連英，老世叔不好辦事。」左宗棠聽說，仍舊不以為然的答道：「這件事情，莫說我姓左的沒有這些閒錢，就是有了這些閒錢，我也不肯送錢去給沒雞巴的用的呀。」曾紀鴻復又再三再四的勸上左宗棠一陣，教他拏出一萬銀子，了結這個賞號。左宗棠那裏肯聽，單和曾紀鴻叙了半天世交，出門拜客去了。曾紀鴻弄得沒有法子，第二天一個子躲到朋友家中，不敢回寓。左宗棠何曾知道，單是拜客之後，又將賞號之事，前去請教幾位同鄉京官，大家都是異口同聲回覆，說是萬萬不可奏參，只有賞給一二萬兩銀子了事。李連英之醫案於此可見一斑左宗棠聽了同鄉京官的說話，雖然沒有前去奏參，可也不肯拏出一二萬兩銀子的賞號，又過幾天，並未瞧見那個內監，去到他的會館，正在有些不解的當口，又見曾紀鴻高高興興的前去向他報信，說是

那個內監已把此事老實告知恭王，恭王生怕弄出事來，業已私挖腰包賞了

那個內監八千銀子，那個內監瞧在恭王面上，總算認吃大虧了事。此種惡風令人髮指，不知左宗棠果

去矣參結左宗棠聽完，只是搖頭嘖嘆而已。曾紀鴻又說道：先君在日天津的那

場教案，辦得並不算錯，竟遭御史奏參，幸得聖眷尙隆，沒有得着甚麼處分，總

而言之，一句現在做官真難，照小姪的意思，就是老世叔和那官中堂，既爲一

殿之臣，似乎也只好棄怨修和，不必再提舊事。左宗棠聽了，却釘上曾紀鴻半

天，方始逼出一句說話道：如此說來，老夫這個京官，怎樣做得下去。真的是曾紀

鴻也和左宗棠相對歎歎一番，告辭而退。第二天左宗棠上朝時候，本想很很

的奏參幾個人，自己也擬奏請開缺回家，誰知那位慈禧太后，彷彿似有先見

之明一般，說話之間，很是勸着左宗棠須得任勞任怨，爲國辦事。左宗棠那樣

一位剛愎的人物，也被太后說得無可如何，只好把他一肚皮要奏的說話，盤

了回去。有一天晚上，左宗棠正在一個人寫家信的時候，忽見一個舊時姓王

的文案、鑒額走入、左宗棠請他坐下、又問陝甘新疆幾省的軍務報銷、批下沒有、王文案道、委員連夜來見侯爺、正爲此事、我們所有的報銷冊子、統統被駁、左宗棠一愕道、怎麼、太后如此重視邊省、爲甚麼又駁我們的公事呢、王文案道、據委員所聞、部裡實在沒錢、左宗棠很不興的說道、我也知道、不過部裏要些費用、無奈我們都是實報實銷、這筆費用、又叫誰出呢、王文案道、聽說部裏的確沒錢、就有費用、也不肯收、左宗棠搖着頭道、這就難了、我們這筆報銷數、在三百萬以上、怎麼了呢、王文案正待答話、忽見一個家丁、慌裏慌張的報入道、宮裏的李連英公公到了、左宗棠一嚇道、李公公深夜至此、必有甚麼緊要密旨、快取衣冠、讓我出見、等得出見、方知並沒甚麼密旨、乃是李連英自己爲着生財之道、特來獻策給左宗棠的、正是、

人爲財死鳥爲食、心似刀來口似糖、

不知李連英究爲何事、究獻何策、且閱下文、

評曰、李有恆一案、私家筆記、雖有片段之載錄、却無如是詳盡、恭親王代出賞號一節、畧見左氏雜錄一書、惟戶兵兩部較諸左氏之報銷、左氏全集、紀載極詳、此書雖屬演義體裁、而事事皆有來歷、若非曾讀萬卷書、曾行萬里路之作者、縱具磐磐大才、亦祇有面壁虛構故事而已、目今小說潮流澎湃之際、眼高手低之流、又夥、稍一疏漏、指摘頻至、以故更難下筆也。

尤學
周編

性的衛生

（折七）角四洋大價定 册一

本書共分五大編。第一編「性學概論。」討論性慾與人類生活上之種種關係。第二編「性慾發生之動機。」敘述發生性慾之種種動機及制止方法。第三編「手淫」及第四編「性慾過度之影響」。暢述不當性慾之爲害。及各種性病之治療法。第五編「性慾衛生」。指示性慾之正軌及性慾的衛生。全書對於性慾問題之種種。可謂闡發無遺。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八十三回 學政作庭參童生吐氣 尙書行國法巨宦歸陰

左宗棠忽見李連英深夜到他那兒，又已表示他有法子，陝甘新疆等省的軍務報銷，可使不駁，自然很樂意的請教道：「老大哥，

六品李連英特賞三品銜明朝內監有宮庭有官制人稱之曰公公清朝無公公之稱有稱之者例外耳

我們三百多萬的報銷款子，每項每駁，兄弟很

是爲難，因爲兄弟赤心爲國，視國爲家，都是實報實銷的，李連英聽說笑上一

笑道：「部裏沒錢，也難相怪，說着又放低了喉嚨，輕輕說道：『左侯爺，嚅教您

即含你老人家之謂

一個好法子，您等嚅們老佛爺萬壽的那一天，遞牠一本摺子，包您一

看即准，老佛爺既已批准，部裏儘管沒錢，那就不怕他們不給了，左宗棠不解

道：「這件事情，太后未必不知，何以必須萬壽那天，才能批准的呢？」李連英又笑

上一笑道：「這個玩藝兒，便是嚅老李的計策了，嚅們老佛爺平常時候，只要聽

得部裏在說沒錢，她就不肯多事，萬壽那天，她老人家本是很高興的日子，倘

若一見您侯爺的摺子，她就一定想到她是一個女主，能夠開疆拓土，很有面

子一個高興，包您連瞧也不瞧，馬上批上一個准字，李連英說到這個字字的時候，又拉開一張大嘴，賊禿嘻嘻，忽去拍拍左宗棠的肩胛道：「只要咱們老佛爺批了准字，咱們那就得了。」好乾話左宗棠被那李連英一拍一說，也會情不自禁，笑逐顏開的忙答道：「這個真正是你公公的妙計。」喜極亂叫李連英又接口說道：「侯爺稱哈公公，怎麼敢當，不過老佛爺萬壽的時候，咱們伺候她老人家多年，哈又蒙她特恩賞賜，戴着這個亮藍頂子，哈的破例，也和您候爺一樣，所以那天，須得好好的孝敬她老人家一份重禮，那知咱們躲在宮裏，沒有甚麼進賬，還得求您侯爺轉致陝甘新疆三省辦那報銷的官吏，稍稍賞賜咱們一點油水，也不枉哈今天晚上老晏的來獻此計。」左宗棠聽說，很誠摯的答道：「老大哥吩咐，並非兄弟不肯效勞，委實因為兄弟本是沒錢人所共知的，我的那班將官，所謂上行下效，他們也不敢舞弊，試問怎有錢來報効你老大哥呀？」李連英聽了，毫無失望的神情，又微微的一笑道：「左侯爺倘肯栽培哈這姓李的那

個報銷冊子，儘管放心掣去弄過，部裏又沒留下甚麼底子，難道還會多說閒話不成？左宗棠仍舊很躊躇的說道：這筆報銷總數三百多萬，部裏一定知道，怎麼可以憑空又去加出若干？李連英不待左宗棠往下再說，又忙不迭的歪了眼睛，偏着腦袋的指指左宗棠道：左侯爺您的心眼兒真老誠，您只要在那報銷冊子的公事上，再去加上一句，先將此數各請發給，餘侯續報的字樣，難道還不好任憑咱們再報銷的麼？李連英一邊講着，一邊又去拍拍左宗棠的肩胛道：略說就是您侯爺年紀這般大了，也替國家很吃過辛苦的了，將來回家去的咬穀，咬穀即糶糶之意，旗人慣用此三字也得留下一些些的吧，左宗棠至此始知李連英這人雖在招權納賄，確也虧他有些歪才，剛才的一番說話，真是作弊的祖宗，當下只好含笑答應。李連英也就大樂特樂而去，後來果照李連英的辦法，太后真的批准，李連英一個人就得了十萬好處，左宗棠的節操本好，他却一點沒有沾染，左宗棠既將那筆報銷大事辦了，對於官文的舊恨也聽了曾紀鴻的相

勸不再去與爲難，平日只在那個神機營、軍機處兩處辦事，至於那個東閣大學士，倒是有名無實的，因爲歷代的大學士，就是左右丞相、國家大事，均須他們支配，清朝自設軍機處之後，所有殿閣等於虛設，軍機處就是皇帝的機要秘書，自然有了權柄，有一天，左宗棠正在軍機處辦事，有位久居盛京的華碩親王，因事來到軍機處，却見左宗棠面戴極大的墨晶眼鏡，見他這位親王並未照例立即除下，心裏很是不樂，嘴上便與左宗棠開頑笑道：季翁，您戴着這副大眼鏡，難道不怕吃力的麼？左宗棠聽了此言，明知華碩親王怪他見他不除眼鏡，未免不懂大清儀舉，當下仍舊坐着不動，單是直指他那大墨晶眼鏡，正色的答話道：此是文宗顯皇帝御用過的，又是當今太后特賞的，還請王爺恕我不恭之罪。左宗棠話未講完，只見那位華碩親王的臉上頓現肅然之色，連連地拱着手說道：侯爺莫怪，因啞久居盛京，不知侯爺得此特恩欽賞這副眼鏡，剛才啞的那句戲言，很犯大不敬之罪的了。左宗棠至此方始站了起來。

回答道：兄弟正因這個原故，否則見了你這位王爺，焉敢不遵例除鏡之理的呢？此時恭王醇王，本在旁邊，因見左宗棠又在和那華碩親王、鍼鋒相對的暗鬥，恐怕彼此生了意見，日後總有事端發生，連忙一齊異口同聲的對着左宗棠岔口道：「咱們的華王爺，確實不知這個特恩，不然，決計不敢來和左侯爺開此頑笑。」左宗棠有了面子，方才去談公事，不提此話。這天華碩親王却是大失面子，退出軍機處之後，便替左宗棠取上一個綽號，叫做「左老牛」，乃是說他戴着那副大墨晶鏡子，彷彿和牛一般，不過藉此殺殺水氣而已。那知事爲神機營的那班貝子，勒貝所聞，大家背後，無不爭着大叫「左老牛」起來。左宗棠的老牛之名，於是傳遍京華。有一次，有位貝子，因在慈禧太后寢宮，陪伴抹牌，無意之間，話不留口，對着太后，也把左宗棠的「老牛」綽號叫了出來。在那貝子一經叫出的當口，很爲着急，生怕太后責備，不料太后一聽「老牛」二字，竟會掩口葫蘆起來的，朝着大家說道：「這個綽號，誰的刻薄鬼替他取的，真是活畫那」

位貝子聽了此話，方才把心定下，退出之後，又把此事逢人告知，鬧得長久。連左宗棠也有所聞，但是無可如何，只好任人背後叫喊。第二年的元旦，左宗棠又因神機營的一位貝勒犯了一件營規，左宗棠卽把他重杖四十軍棍。那位貝勒竟因羞憤自盡。恭王奏知太后，幾個滿洲御史也去奏參。太后也因左宗棠奏賀她那萬壽的摺子上面，曾有三多字樣，三多者，乃是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典故。太后本是寡婦，如何使得，早就知道左宗棠不爲做這京官，可巧江南吏治窳敗，便把他放了兩江總督。左宗棠陛辭那天，又奏了一派國計民生的老話。太后因見左宗棠已是望七的人了，此次出京，恐防難得再會見面，似乎又有不忍驟別之心，只好指指光緒皇上，對着左宗棠說道：你是老臣，此次出京，總得好好的整頓兩江吏治，一時不能急切回京。皇上年紀漸漸大了，你有臨別贈言麼？左宗棠聽說，他就老氣橫秋，對着光緒皇上，一本正經的教訓起來道：皇上第一件事情，總要好好的念書，光緒皇上只好點首答應，也沒甚麼

言語、太后因爲左宗棠是一口湖南腔、沒有聽得清楚、心裏又恐左宗棠真是一位三朝元老、倘是說的緊要說話、自然須得牢牢記着、當下雖見左宗棠業已下了階沿、忙又去把左宗棠喚住、鄭重其事的問着道、你對皇上講的甚麼說話呀、那時左宗棠本已走了幾步的、忽被太后將他止住、還當方才那句說話、只好對着平常世交子姪說的、對於當今天子、似乎覺得不甚妥當、但又不好當場去騙太后、只得老實奏知、太后本來在怪左宗棠的、自然也沒有甚麼說話、好好念書之說若在他處原是金玉良言、但對十幾歲的皇上而講、此話未免令人失笑、此亦當時傳述京師故作者不能不記、及至左宗棠一到兩江之任、第一

天傳見司道、就見有個名叫姚龍勛的侯補道員、曾於癸巳小考、放過湖南學政的、忽然想起了他的那年小考試卷、確爲平生第一次的佳文、竟被橫遭擯斥、沒有入泮、便以惡聲問那姚道員道、你的姓名、似乎曾經放過湖南學差的、姚龍勛見問、趕忙將腰一挺的肅然答道、職道曾放此差、左宗棠不及再待姚龍勛往下再說、立即接口問道、這樣講來你不是還是一位翰林出身麼、姚龍

勛此時早已忘記前事，因思翰林出身，並不算錯，忙答道：「職道確曾點過林的，左宗棠聽了此話，更加發起火來道：『你既是個翰林，自然知道文字優劣，我那年小考的卷子，請問那一處不佳？』左宗棠說了這句，還怕各位司道不信他的說話，怪他辱及大員，急又把他那篇文章，朗朗的先背破承題，次背起講兩比，最後又背後比背着一段，即問姚龍勛一段，何處不佳，究要甚麼文章方能進着秀才，姚龍勛直至此時，方始知道這位左制台在翻老本，自然只好竭力認了疏虞之罪。左宗棠又微微的一笑道：『朝廷放你學差，原是要你好好的衡文，你偏不耐煩去校卷，有了人才如左老三的，不能錄爲門生，如今竟來江南做你長官，你照例還得向我庭參，我瞧你這道台，却非大學之道，乃是小人之道。此種道非其道的人員，豈可在此作道？你會做官河南，不知道造些何孽。』左宗棠一口氣說到此處，便向江甯藩司說道：『方伯快快替我行文河南，調取姚道的劣迹。』藩台因見左宗棠正在盛怒，不便就替那位姚觀察說情，當下含糊敷衍。

了一會，才散衙門。

當時各省學政確有埋沒小考人材情事，左氏之言却也痛快。

第二天，藩臬兩司方去單見左宗棠，替着

姚龍勛求情道：相侯昨天責備姚的說話，很能整飭科場之弊，但是姚道究竟考過相侯，倘若真的前去參他，恐防不知內容外人，信口雌黃起來，相侯反落量狹之名。司裏打算勸着姚道不必在此候補，就是左宗棠聽了，點點頭道：兄弟就瞧二位面上，不與計較。兄弟此次來任兩江，兩宮再三諭知整頓吏治，左宗棠說着，又蹙眉道：兄弟知道紅羊以後，任兩江總督的，都是一班幹材，如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李棠羲、沈葆楨、曾國荃、劉坤一等等，誰非中興名臣，何以竟把江南吏治弄得這般壞法。藩臬兩司一同答稱道：歷任制台本是好的，只因各處的屬員，也是中興的將吏居多，既是中興的將吏，有了大功，缺少人衆，屈居末位，難免沒有尾大不掉之勢。左宗棠聽說，連連稱是道：確論確論，單是中興八旗將帥，起湖北者，多隆阿、舒保、穆善圖、金順、豐紳、富陞，長順這一班人，當時很替國家作事，可惜後來太平下來，都因不識漢文的多，未能個個大用。

內中只有那位都興阿，能夠自草奏疏，也能識拔將材，頗有古大臣之風。當時軍中號稱八旗聖人，他以荊州將軍詔爲江北欽差的時候，曾向鄂撫胡文忠公要求調取撫標中軍胡世英同行，至調所，筭胡世英有幾句是沿途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本將軍歡慰之情，有非筆墨所能罄者等詞。藩臬兩司道說起這位都將軍，時人很以他能重用那個胡世英提督爲譽，不知胡提督究竟是怎樣一位人材。左宗棠見問，便極高興的答道：這件事情，兄弟很是清楚。胡提督曾經隨着兄弟入甘，極有戰功。他那時還是一位撫標中軍，有一次竟以五百人破僞撫王的十三萬之衆於揚州地方，後又攻降丹陽之賊，絕了金陵的外援。他平生的戰功，要算跟着曾沅甫克復金陵，跟着都興阿克復寧夏，兩樁事情最大。兄弟在甘肅命那劉松山、劉錦棠叔姪二人，攻打金積堡的時候，胡提督單騎活捉馬化澂的大將馬鳴琪，隴西始能救平，不過胡提督這人很會負氣，兄弟將他列保案的當口，他却不肯開足履歷，他因瞧見劉錦棠驟得三品京

堂似乎有些賭氣，其實劉錦棠的三品京堂，一半也念乃叔陣亡之功，朝廷故有那個特賞，胡提督本是一個普通將領，如何可以並駕齊驅的呢？後來穆善圖還奏劾劉松山和他兩個濫殺激變，當時不是兄弟竭力代為奏辯，劉胡二人恐怕還有處分，左宗棠講至此地，忽又捋鬚笑着道：胡提督有件最好笑的事情，他方屯兵揚州的時候，欽差下行公文，照例是札該守備，胡提督接到那個札子，一面撕得粉碎，一面還在大嚷道：該該還爾，還不該，自後欽差對他，竟破例用並行體裁的照會，稱他為貴守備，以欽差稱呼一個五品守備為貴，豈非趣劇！藩司笑說道：司裏也曾聽過這段故事，因為現在通俗稱負債，叫作該債，所以這位胡提督深惡那個該字，左宗棠點點頭道：或是此意，他還有一樣故事，也很有趣，他在揚州屯兵，軍營之中，每逢元旦，照例只好借那就近鄉廟，作為朝賀之地，那時分紮揚州的一班將領，至少也百數十員，朝賀時候，廟小難容多人，欽差頭一天便有牌諭，必須三品以上的將官，方能入廟隨班朝賀。

其時總兵萬金榮、方充胡提督的隨身親兵，也有不怕死的名號。一見胡提督，乃是五品守備，不得入廟朝賀，便勒袖向着胡提督大呼道：「同是國家的將官，甚麼叫做三品不三品？俺萬麻子却要拏着統領時胡氏爲統領的拜墊，跟着統領入廟朝賀，胡提督也大聲答應道：「好好，萬麻子，你真正知道俺的心眼兒，不過這個拏拜墊的事情，照例須有東房不用你去，萬金榮又大呼道：「不對不對，東房胆小像耗子，之謂鼠只有我這不怕死的萬麻子，拏着統領拜墊，方敢擠進廟去，胡提督聽了，樂得雙腳亂跳，竟將大帽上的一枚藍翎震成兩截，當時胡提督帶着萬金榮入廟，只見地上的拜墊業已塞滿，真正沒有容膝之地的了。萬金榮一眼看去，只有欽差的拜墊後頭，還有一點隙地，他也顧不得再去請示胡提督，當下就把他手上拏着的那個拜墊鋪在欽差的背後，這樣一來，胡提督的跪位，反在諸將領提督副都統的前面了。欽差既見胡提督站在他的背後，並未怪他不遵牌諭，而且很高興的呼着胡提督的號道，俊臣來了麼，很好很好。

那時欽差自然是戴着紅頂子，站在胡提督背後的那些人員，不是紅頂，也是亮藍頂子，只有胡提督一個人戴上一顆車碟石的白頂子，巍顛顛的夾在中間，使人好笑。那時有個姓奚的記名提督，還在私下悄悄的問人道：「這位戴白頂子，可是新科狀元麼？」大衆因見那個姓奚的不認識鼎鼎大名的胡世英，莫不掩口葫蘆。左宗棠講到這裏，忽問兩位藩臬道：「你們可知道兄弟曾經參過胡提督的麼？」藩臬答稱：「不知此事。」左宗棠復皺了一皺雙眉，接說道：「這件事情，兄弟却是有些錯的，因爲不知怎麼一來，入了我們同鄉劉厚基軍門的讒言，就去劾胡提督。」自己認錯是微左氏胸無成見說他縱兵殃民之罪，後來幸虧朝廷知道胡提督能戰，沒有降他處分，兄弟也已明白悞劾了他，赶忙作書謝過。有一天兄弟路經胡提督的防地，有人勸他前去迎接兄弟，他便對人說：「俺姓胡的，只知道衝鋒打仗，以性命報國，却不知道以磕頭換頂戴。」當時竟以閉門羹嚮兄弟，兄弟也不怪他，但是以後他竟不爲兄弟用了。左宗棠說着，不禁連連嘸嘆起來。

此段故事異端

貴名藩臬兩司正待用話相勸左宗棠的當口，忽見安慶首道施兆春因公進見，便把話頭停下，靜候左宗棠去與施道台談公事，及聽談畢，又聽得施道台對左宗棠說道：相候可知道李少荃制軍的四兄弟，李鶴章大人已經聞着鶴頂紅死了，左宗棠聽了大失一驚的問道：難道是太后賜令自盡不成？施道台答稱道：不是的，乃是巡閱長江大臣彭雪琴宮保，因他犯了一樁強搶民婦的案，件只知守着國法，不肯去講私交，倘若不是李少荃制軍剛剛回籍掃墓之便，那位鶴章四大人還得身首異處呢。左宗棠不待施道台講完，連連的稱贊彭玉麟道：我們雪琴真有包龍圖再世之風，長江一帶，真要他這位有風骨的官兒前來辦辦才好。藩司接問着施道台道：老哥還有公事麼？若沒甚麼公事，何妨把此事講給我們聽聽呢。施道台忙笑答道：可以，可以，正是。

漫誇大似包文拯，險被中傷嚴世蕃。

不知施道台究竟怎樣講法，且閣下文。

評曰、作者記載、無不據實而書、至於書中人物之品行學業、却須讀者見仁見智、自去評判、評者所評、半評作者之文字、確稱史筆、讀者得毋笑爲阿私所好乎、

新華祕記

（折六） 角六元一洋大價定 册二

是書爲武進許指嚴先生所撰。內容於洪憲帝系之黑幕。描寫盡致。如禹鼎鑄妖。溫犀燭怪。又如百戲雜陳。萬醜齊演。令人閱之嬉笑怒罵。不能自已。人物則有六君子。十三太保。兩小妖。十四皇子。十六御妻。御弟皇姪等。事蹟則有瘦馬陰謀。小王爵。玉龍杯。瓊島古碑。乾兒孽。冰燕玉乳湯。彼昏穢史。歡喜佛。芙蓉城主。遮羞錢。寶石劍等類。皆珍聞祕帙。不可殫舉。洵可謂新華宮內未經漏洩祕事。絕非坊間袁氏軼事等書可比。諸君欲知袁皇帝之祕史者。不可不讀此書也。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八十四回 賣私交單聞鶴頂紅 勳公憤共助魚肚白

施道台本爲此事來見左宗棠，他的私人意思，要想左宗棠去向彭玉麟、李鴻章二人調和交誼，一見藩臬兩司問他此事，他便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出來，這樁案子自然屈在李四大人，不過以官官相護的俗例講來，彭宮保也未免太覺認真一點，彭宮保自從晉了官銜之後，又蒙兩宮將他補授兵部尙書，可是彭宮保仍舊不願前去到任，他老人家只歡喜巡閱這個長江一帶，專事尋找貪官污吏，爲民除害，近年來所做過的事情，很爲百姓稱道，上個月他巡閱到安慶的當口，沒有幾天，就奏參了兩個記名提督，一個實缺總兵，這些事情，曾見官報，不必再說，他對李昭壽軍門也極不以爲然，左宗棠道：李昭壽不是由長毛投過來的麼？施道台答稱道：是的，李昭壽軍門自從反正之後，因有戰績，累保至記名提督，大局平定，曾文正公說他大有反相，而又行爲不端，曾經奏參，打算把他正法，以除禍患，後來還是兩宮的天恩，念他確曾立過一點

功勞，不忍殺他，僅把他發交皖撫察看，誰知他在安慶省城住着，甚麼強搶民婦，不先敘李鶴，強搶民婦之案，先敘李昭壽之事，以李觀李文章有法。甚麼毆辱官吏，視爲家常便飯，往後聽得彭宮保連

參幾位提督總兵，都是奏一本准一本的，李昭壽倒也有些害怕起來，以後對於瞧中的婦女們，方才化錢硬買，既是化錢硬買，總有價目可爭，似乎比較強搶好得多了，有一天，他又瞧中一位婦女，此女乃是懷甯秀才金大成的妻子，長得本是美貌，地方人士，卽替她取上一個醉楊妃的綽號，那天這位醉楊妃，剛由八卦門外上坎回城，忽被李昭壽瞧見，便問左右，此人姓甚名誰，那個的妻子，左右老實告知，李昭壽卽命人去把金大成茂才喚到他的公館，不問三七二十一的，掣出三百兩銀子，硬逼金大成將他妻子價賣給他，金大成也是一位名士，自然大怒起來，那知李昭壽一任他去大怒，只是甘言相誘，并將身價銀兩，從三百兩增至八百，金大成怕有甚麼危險，當場托故逃遁，一到家中，就把他的那位醉楊妃悄悄的領到一隻船上，泊在城外碼頭，打算避過這

個風頭，等得安靜一點，再行回家，不防禍不單行起來，那個李昭壽因爲金大成夫婦陡然失蹤，倒也就此作罷，可巧李鶴章李四大人，因知李少荃制軍請假回籍掃墓，他便由合肥接到省城，不知怎樣一來，他的那隻坐船，可巧靠在金大成夫婦的那隻船邊，李四大人一見那位醉楊妃，真正長得太覺風流，自然也與李昭壽同一眼光，不過李昭壽還拏銀子去買，李四大人却不肯拏出銀子去買，倒說一個人一脚跨到金大成的船上，去和金大成攀起鄉親起來，金大成當時還沒有曉得李四大人，也有不利孺子之心，連忙將他避那李昭壽的事情，老實的告知李四大人聽了，李四大人便乘機哄着金大成道，尊夫人本也長得太美，現在我見猶憐，何況李昭壽的那個色鬼，不過你們賢伉儷二位，避在此地，還不妥當，莫妙同着我去到我們公館，莫說我是一位現任總督部堂的兄弟，自然能夠保護你們夫婦，我們少荃家兄，明後天便到他一住到公館，就算那個李昭壽明明知道你們躲在我們公館之中，諒他也不敢正

眼的去看你們、當時金大成聽了李四大人之話、尙在躊躇未決之際、那位醉楊妃倒底是個女流、一見有此大來頭可靠、他就一口答應、情願跟着李四大人去到他們公館暫躲、金大成既見他的妻子已經答應、又沒有知道李四大人存了歹心、方才答着李四大人道、大成夫婦、既蒙四大人如此憐憫、我還想求四大人轉商令兄少荃制軍、立將此事出奏、辦了那個李昭壽、方替地方除害、李四大人聽說、自然連連答應、誰知就在此時、少荃制軍業已船抵碼頭、衆官紛紛迎接、李四大人急於要同少荃制軍去到公館、只得暫把金大成夫婦丟下、及同少荃制軍進了公館、李四大人一個人、越想那個醉楊妃越覺好看、一時色胆如天起來、他就暗派一二十個家丁、連夜去到金大成夫婦的船上、先把金大成摔在水中、然後即把醉楊妃搶到公館、他的公館本大、少荃制軍當然一絲不知其事、李四大人既已搶到了那位醉楊妃、他就前去跪在她的面前、老實說是他的夫人已經過世、醉楊妃如果相從、必以一品夫人待之、當

時醉楊妃因見方才離去龍潭，又入虎穴起來，復因丈夫被摔下水，生死未卜，倘若當面拒絕，她的性命固有關係，她的丈夫果有不幸，誰人去替伸冤，只好反而含笑的一把先將李四大人扶了起來，復又紅暈雙頰的說道：「賤妾的這個醉楊妃綽號，乃是一班無賴子弟替我取的，四大人何故也來謬贊李四大人不待醉楊妃往下再說，便想將她擁在懷內，擬成好事，醉楊妃本待用她緩兵之計，以後再打別個主意，豈知李四大人忽有這種舉動，又怕當場失節，對不起她的丈夫，只得將手一推，將眉一豎，正顏厲色的說道：「四大人也曾做過朝廷大官，怎麼竟敢作此無恥之舉，李四大人到了那時，也顧不得再與醉楊妃多說，他一把將她抱到牀上，實行強暴起來，恰巧事有湊巧，金大成有個名叫金蹄子的遠房本家，在做李四大人的轎班，起先瞧見李四大人把那醉楊妃關進屋去，他雖沒有胆子去到少荃制軍那兒出首，他却悄悄的躲到那間屋外偷看，及見李四大人已在強奸醉楊妃，醉楊妃力不能抗，已經失身，但

雖失身，拼了命的，却把李四大人的鼻子，咬了半截下來，李四大入當場痛得幾乎厥了過去，一個狠心，翻身下來，狠命一脚，就照醉楊妃的要害踢去，醉楊妃自然被踢身死，那個金蹄子也就嚇得要死，馬上逃出李氏公館，一脚奔出城外，打算去找金大成的，不防奔得太急，剛到城門洞子，撲的一聲，却與來人撞了一個滿懷，二人定睛一看，各道一個唳字，原來城外奔來的那人，不是別個，正是金大成，金蹄子急把金大成拉到城根僻處，問着他道，大成阿哥，你是誰把你救起來的，金大成不及答覆，此言單問金蹄子道，你從那兒奔來，可知你那嫂子的信息，金蹄子連聲答道，怎麼不知，怎麼不知，金蹄子一看左右沒人，方將醉楊妃被污身死的事情，撮要告知金大成聽了，金大成不待聽畢，陸的一拳，向那金蹄子打去道，我若不把你這個見死不救的小東西打死，抵你嫂子之命，誓不爲人，人至發極之時，往往有此意外舉動金蹄子急把金大成手抓住道，大成阿哥，你先莫忙怪我，嫂子既是死得這般淒慘，你快隨我去到李鴻章那兒出首，常言講

得好，叫做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金大成疾忙接口道：「他們是親弟兄，怎肯公事公辦，金蹄子正待答話，忽見一個青布長袍的白鬚老者，突從他的背後轉到他的身旁，狠狠地一把抓他那臂膀，突出雙眼烏珠，喝問道：「你方才的說話，可是真的麼？」金蹄子因為並不認得那個老者，怎有工夫前去探他，當下僅把他那臂膀用勁一甩，單對金大成說道：「大哥不必管他，我們兩個且去見了李鴻章再講。」他若真的帮他兄弟，還有彭宮保那兒，可以告狀，那個白鬚老者不待金大成接腔，他又用手朝他鼻子尖上一指道：「我就是彭宮保。」六字金大成本來見過彭宮保幾面的，起先因為氣憤交併的當口，又防不到一位巡閱長江大臣，竟會青衣小帽的來此。此時既聽彭宮保如此說法，急把金蹄子一拉，慌忙一齊跪下道：「宮保大人，小人妻子被奸身亡，說着，指指金蹄子道：他是小人的堂房兄弟，不會說假話的，還求宮保大人伸冤。」金大成一邊說着，一邊連連的在地上磕着響頭，原來那位老者，果是巡閱長江大臣，現任兵部尚書的。

彭大人，他自從奏參了那幾個提督總兵之後，本待巡往九江去的，因少荃制軍指日可到，他便耽擱下來。這天晚上，一個人正在私訪民間疾苦的時候，偶然走過城根底下，忽見金氏弟兄二人，東一張，西一望，鬼鬼祟祟的在講秘密說話，還當他們是兩個歹人，當下便悄悄地跟了過去，隱身暗處，竊聽說話。及至聽到金蹄子說出李鶴章強奸踢死民婦，他已氣得不可開交，所以一把去將金蹄子抓住，還怕內中尚有別情，故又問着金蹄子是否真言。嗣見金大成這般求他，便知不會假的了，忙命金大成金蹄子二人站了起來，復令金蹄子細細地重述一遍，一等聽完，忙不迭的把手一揮道：你們二人，快快隨我去和李少荃算賬去，去字還沒離嘴，他已走在前頭，直往少荃制軍的公館而去。一到門口，不待通報，早已大踏步的闖了進去，口裡還在大喊：快莫放走人犯！其時少荃制軍的一班戈什哈，陡見彭宮保一個人大喊而入，不知爲了何事，但又不敢阻攔，只好飛報進去，所以彭大人尚未走到大廳，少荃制軍已經恩遽

迎出、連問雪琴爲了何事、彭大人先將少荃制軍的雙手抓住、跟着氣冲斗牛的大聲發話道、何事何事、我勸你快把殺人凶犯交出、再談別話、少荃制軍確屬不知底蘊、拼命用出力氣、描寫文官逢急事的形狀、附然紙上推開彭大人的雙手、將他擡至椅上坐下、自身擋住他的面前道、雪琴有話好說、何必氣得這般形狀、彭大人究竟上了年紀的人、起先聽了金蹄子的說話、已是一氣、復又急急忙忙跑上一二里路、此刻竟至上氣接不上下氣起來、一個人靠在用幹字活權老年人生氣之態、極極妙極椅上、氣喘了三五分鐘、方把李鶴章先行強奸、復又踢死金氏婦人之事、簡括的告知少荃制軍聽了、少荃制軍不等彭大人講畢、早已嚇得滿臉發赤、彭大人剛剛住口、只得忙向彭大人一揖到地的、替李四大人求情道、舍弟胆大妄爲、兄弟一定相信雪翁之話、不敢代辯、但望雪翁賣點交情、讓我家法處治如何、彭大人答稱道、我不奏聞兩宮、卽是大賣私交、少荃若再多言、我就立卽出奏、當時少荃制軍知道無法再救李四大人的了、趕忙命人在他第四隻衣箱之中、取出一

副鶴頂紅的朝珠，逼着李四大人聞着自盡，彭大人既見李四大人自盡，又將醉楊妃的屍身討出，交給金大成自去收殮，又賞給金大成五百銀子，命他安葬其妻，趕緊用功赴考，又因那個金蹄子知道仗義，也賞一百銀子，替他再荐一個飯碗，施道台一口氣源源本本講至此處，左宗棠和藩臬兩司無不聽得出神，施道台又求着左宗棠道：「老師本和彭李二位大人都是很好交情，可否前去調和一下，也是邦家之福。」左宗棠點頭答應道：「貴道很識大體，兄弟可以担任此事。」左宗棠說着，立即親自寫好兩封信，交給施道台帶回安慶，先行分呈彭玉麟、李鴻章二人，又說：「一俟晤着二人時候，一定當面再說。」施道台持信去後，藩司笑問左宗棠道：「彭大人這般鉄面無私，爲何從前不去到那皖撫之任？」左宗棠也笑着答道：「雪琴當時何嘗沒有到任，不過他僅到了一天之任，就鬧一個小小岔子，他也自知不宜做地方官，因此求着曾文正替他奏請開缺，所以大家還當他沒有到任。」

上文叙彭氏辭皖撫乃是渾筆，此地方是斷筆頭非先後兩段。

臬司接口道：「老師說彭大人只

到了一天的任，不知究出甚麼岔子，左宗棠見問，話未開口，先就笑了起來。藩臬兩司又一同說道，司裡等那時候，可巧服官邊省，又因軍興時代，道路梗塞，腹地之事，以致不甚了了，老師未言先笑，大概彭大人所做之事，一定有些風趣吧。左宗棠領首道，此事確極有趣，雪琴爲人，他的心直口快，勇往有爲，本是他的好處，不過有時稍稍過分一點，若一湊巧起見，便會鬧出笑話。當時雪琴奉到署理皖撫的那道上諭，因他正在安慶安排水師，那位曾貞幹廉訪，急又望他前去辦理善後，一力攬掇，他立即接印，他也以爲去做撫台，只要盡心王事，便不怎麼，不料第一天出衙拈香，坐在轎內，瞧見滿街之上，還有長毛的告示貼着，回衙之後，便傳首府進見，教他命人趕緊撕去。臬司聽到這句，笑着接口問道，司裡此刻忽然記起，那時安慶首府，不是那位綽號叫魚肚白的徐蓋臣太守麼？左宗棠聽說，復又呵呵大笑起來道，正是此人，說着，又問臬司道，這樣末，老兄一定知道這位徐太守的來歷了。臬司答稱道，司裡只知道徐太守

叫做這個綽號，却不知道得這綽號的來由。左宗棠又點點頭道：「兄弟倒知道的。這位徐太守，本是舉人出身，他在前去赴那鹿鳴宴的時候，不知怎麼一來，飲酒過多，竟在大堂之上，仰面朝天的跌倒地上，急切之間，不能立即爬起，那班同年，於是替他取此綽號，及他做了安慶首府，往往因酒滋事，他的一班屬員，背後很有閒話，雪琴既是教他命人撕去那些告示，本來是樁極小的事情，那知雪琴做事，最是認真，一到晚上，竟去親自覆看，因見大街之上，雖然業已撕去，小巷裏頭，依舊統統貼着，這一氣還當了得，馬上奔回衙門，連夜再傳那位魚肚白徐守，罵他敷衍公事，如何可作首府，一邊罵着，一邊竟向徐守揮拳擊去，當時徐守雖然不能還手，可是出衙之後，就去哭訴藩司，可巧遇見那位藩司，照他資格，本可坐陞撫台，正在怪着雪琴搶了他的應陞之缺，一時無可出氣，一見徐守前去哭訴，說是堂堂一位巡撫部院，怎麼可以出手打人，又說士可殺不可辱，上司對於下屬，只可奏參，不可隨便打人，於是請到臬台首道

等人會議之下，第二天大家不上撫台衙門，雪琴起初尚未知道，及據文武巡捕稟知此事，方才深悔自己有些鹵莽，他一想這種地方官，確與他那性情大不相宜，所以一面先命藩司護院護院即代理巡撫之官一面奏請開缺，所以曾文正替他代奏，有那彭某歷辦水事宜，若令登陸，未免用違其長之語，朝廷據奏，也就准了。左宗棠說到此地，又朝藩臬兩司笑上一笑道，那位徐守後來也曾帶兵去打捻匪，一天打上一個大大敗仗，幾至全軍覆沒，生怕朝廷治罪，一脚跳入河中淹死，據說他死的時候，屍首仰面的浮在水面，却有多數白腹大魚，擁着他的屍首，未致入大海，當時人民，很是迷信，說他乃是魚王轉世，於是他那魚肚白之名，居然流芳千古的了，藩司聽完笑答道，此事不過一時湊巧，斷無魚能擁屍之理，現在司裏竭力主張破除迷信，將來還要請老師通飭三省人員才好，左宗棠擊節大贊道，方伯破除迷信，辦得極是，兄弟一准通飭他們，臬司也笑着對藩司說道，這位徐太守的魚肚白三字，倒是施觀察所說的那個鶴頂

紅好副對子，左宗棠這天講得異常高興，一聽臬司在說對子，他又提起兒童時代的事情道：說起對子，兄弟七歲的那年上，塾中先生就出這個魚肚白給我們去對，當時我即以鶴頂紅對之，我那仲兄景喬對的是燕尾青，塾中先生當時就說我這個人，一定能夠飛黃騰達，仲兄景喬頂多一個解元而已，左宗棠說着，忽又笑了起來道：兄弟此時業已拜相封侯，總算可稱飛高騰達的了，仲兄景喬果僅一第了事，兩司因為坐談已久，趕緊敷衍了左宗棠幾句，即行告辭而退，又過幾天，蘇州有位巨紳，名叫潘瑾卿的，就是潘祖蔭尚書的姪子，潘尚書曾經授左宗棠過因為蘇州地方出了一件事情，地方官吏辦理不善，他是一位巨紳，又和左制台確有世誼，不能不親到南京，見着左宗棠面陳此事，誰知他一開口，左宗棠即把雙手亂搖起來，不准潘瑾卿再行開口，正是：

同僚叙話參衙日，紳士陳情隔省來。

不知左宗棠爲了何事，有此舉動，且閱下文。

評曰、此時曾文正公逝世多年、彭左二氏、已屬中流砥柱、中興名臣、大半凋謝、以致跋扈之文官武將、確有尾大不掉之勢、彭氏而能鉄面無私、亦當時重要之紀載也、

82
282712

